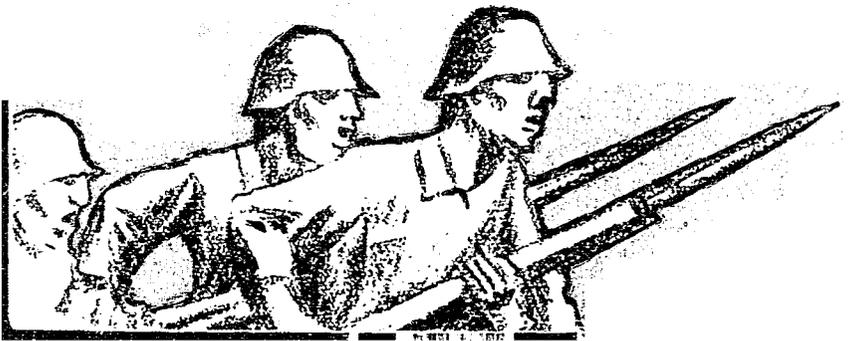


戰場左中國

新



228
2112
146

原著 • "Must We Fight in Asia" by N. Peffer

戰
場
在
中
國

鏞
渥
譯

4475



目次

第一章 遠東的問題.....	一一—一〇
第二章 日本之崛起.....	一一—二四
第三章 中國爲機器時代之犧牲者.....	二五—四六
第四章 遠東的世界戰爭.....	四七—七二
第五章 日本乘機而起.....	七三—八六
第六章 日本顯露手段.....	八七—一〇二
第七章 薩閩在工廠界的勢力.....	一〇三—一二〇
第八章 日本的商業侵略.....	一二—一三四
第九章 俄國對日本.....	一三五—一三六
第十章 美國對日本.....	一三七—一六四
第十一章 中國的出路.....	一六五—一八四

目次

二

第十二章	戰爭的實例研究……………	一八五—一九八
第十三章	美國能否制止遠東戰爭……………	一九九—二一二

第一章 遠東的問題



這不是一本關於遠東的書，而是關於遠東戰爭，將牽涉東方與西方的戰爭的。從前會有一個時期一本，關於遠東的書可以專論遠東各國和遠東的事情，此一時期已經過去了，到現在沒有一本專論遠東的關於遠東的書能夠把遠東的全部真象說得出來，爲久遠計，爲歷史目的計，將下面這幾個問題一加考慮，或許尤覺重要，即東方各國能否覓路走入現代世界之內；能否使其政治，法律，經濟制度，教育，風俗習慣適應於機械文明；尤其人類中最繁庶的中國，能否於生存了三千多年之後，重新得到新的生命，而再度成爲一個大國，成爲一個富有生機的文化學位？這些問題在研究歷史和觀察人類戲劇的人看來，也許更覺興味濃厚，但在目前却是被掩沒了，必須屈居於一個更急迫的問題之後。此問題便是：遠東將發生戰爭嗎？或者間戰爭將於何時發生，戰事初起，將有那幾國交戰——俄國對日本嗎？抑美國對日

本？的確也許比較還要恰當些。

由過去數年間循環演出的國際危機證明，這個問題并不是虛無縹渺，或雖題萬丈的，而且并不是一個新的問題，這問題是隨着現代文明發展相偕而來的有機生長，而且形成已歷有年所，由最近所發生的事件，始深入於世人意識之中，時至今日，已不容再相漠視或躲閃規避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佔據瀋陽，并開始征服四十萬方哩的土地以來，所發生一切的一切，全部昭示世界遠東的尖端已經臨近了，自彼時起，日本向着牠所自定的目標，得一步進一步，這是怎麼一回事，實不容再有誤解，日本的目的是要由直接的掌握或有效的稱霸而成爲東亞的主人翁，特別是要使中國降爲附庸，而且其向此方面的進展，實已超過西方一般所觀察到的。不是半個大陸要落於日本之手，使世界各國坐受其後果，便一定要有一場戰爭。這兩條路一定要走一條，躲也躲不了的。這兩條路指定一個嚴酷的選擇，因爲必然的結果包含着泰西各國要失去百年間所成就的利益，尤甚者，還要失去由遠東經濟發展所可得到物質利益的希望，此等希望各國的經濟演進使其成了一個生存的條件。美國的經濟制度，大

半係建立於由開拓亞洲及其未開發地方所得利潤之上，利益不源源而來，經濟制度至少便不易維持。

在此種情況之下，泰西各國是不願任這些希望失去而不問不聞的。他們以目前的經濟地位，不能夠辦到，此刻勿庸辯難，從現時的一切實據來證明，他們不願這樣做，乃是事實，俄國與日本的武裝軍裝警持於滿洲和西伯利亞邊界，英國與日本對於東方市場正在從事不經宣戰的經濟爭戰。美國與日本對於不能由妥協來解決的問題正在作正面的爭持。美國從未承認使滿洲脫離中國為合法，日本則自矢將憑其武力來維持滿洲僞主權國，日本宣言對其他各國有關中國的舉動有加以否認之權。美國則明白拒絕許其有如此權力。太平洋上正在開始着海軍軍備的競賽，英，美，日三國皆有參加。

一般的趨勢，較特殊的爭執尤足以表現事態之嚴重，向着衝突的推移是明顯而不致弄錯的，其動量一年比一年加速。從前為職業外交的小問題，現已成了中心的原動力，其勢力直接影響到表面上彼此毫無關連的問題，如歐洲的軍縮問題，東歐的均勢問題，國聯的將來，

關稅問題，及國際貿易協定等等。現在的亞洲，正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歐洲一樣。即使現在追溯起來，也絕不能從那幾年間的事件或爭執中挑出某一件來，說這是釀成大戰的。中心的衝突是：如果摩洛哥爭執會得解決，或者奧匈帝國未波士尼亞和赫次哥芬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奪了去，未必就會有戰爭，世界大戰乃是若干向着同一方向的複雜勢力的產物。亞洲現時也正是如此，日本之奪取滿洲或不足以引起戰爭，其要求膨脹了的遠東門羅主義，其侵入英國在印度的織造市場，也都未必需。但是這幾件事中的每一件都是一個連續事件的因和果，恰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歐洲一樣，現在集合着一個疊積的果，並且已經到了危險的程度，最近數年來遠東前後相繼的緊張，每隔一短時間又重演一次，而且每一次都較前一次更形尖銳化，即爲其例證。塞拉熱伏（Sarajevo）的一槍便使歐洲爆裂，亞洲不需較大的火星也便可以爆裂起來，其警耗的微小，也是一樣。

一個歷史的過程正在東方動作着。或者勿甯說，歷史的一個像潮汎般的動作正在製造的過程中，這是一個在自然律上並非不能防止的過程，但在演成十九世紀的情況下却是無可避

免，不考慮這些情況，斷不能了解遠東。認遠東爲另外一件事，在時間中吊空起來，與全世界毫不相干，那是謬誤之見。遠東的事件和目前的危機，苟非從一較大的背景來看，也是毫無意義的。遠東最近數年間所發生的事，無一件是憑空插入，或出於偶然的，另外一個半球的遠方突然爲人所注意，絕不是一件希奇古怪的事。造成遠東問題——和遠東目前的戰爭危機——與使十九世紀進步，造成西方拓張并征服全世界，釀成世界大戰，戰後這些年來不健全的猛進，和一九二九年以後的麻木不仁的，都是同樣的東西。自十九世紀初葉直至日本佔領滿洲，蔑視英義，日本非正式主張以中國爲保護國，侵入英國在印度的織造市場，日本堅持海軍軍備平等，正式使軍縮會議壽終正寢，差不多是一條直線下來的。近百年來的歷史，有一個一貫性，這些事件乃是這個一貫的一部。

一貫的主要原則當然就是西方從電力機器工業主義將來的動力，此動力由較有效的侵略武器，不但使一次規模宏大的進取成爲可能，且爲求實現機器的蘊蓄力起見，更使其或爲必要，這番規模宏大的進取將西方在征服的浪濤中帶遍全球，而以東方爲其初步。工業革命一

經完成了其第一階級，機器增高了的生產力遂做了輸出貿易的誘因。英國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因此要求拓張的動機也最迫切，由英國爲倡導，西方各國便都向外伸張以求外國市場，爲欲保證對於市場得獨享開拓，於是乃激起取得殖民地之心，殖民地的競賽由是開始，迨十九世紀下半部，速度乃愈增，十九世紀將完未空前，整個亞洲及非洲已由三數大帝國劃分割據，專就中國而言，中國既然是東方最可寶貴的彩標，故被征服了幾大幅土地，所餘下的也是處於在爭執中的弱土地地位。不過在這個時期內，征服的動機是以經商爲主體，歐美工廠出產製造品，越出越多，不待不爲之尋求一有利的出路。

第一時期混入了第二時期，第一時期爲通商的帝國主義，第二時期則可稱爲求利的帝國主義，在這第二時期內，主要的動機是經濟的。帝國主義至是已走進了一個更詭譎陰險的時代。其目的不在獲得土地，而是由借款，租讓，設立銀行，建築鐵路，「管理」海關及其他稅源，來把一個國家完全收歸掌握，彷彿做了殖民地一樣，所掌握的大權是經濟大權，而不是政治大權，本來也無須乎要握政治大權，這時候的壓力，尋求剩餘出品市場已沒有尋求剩

餘資金的出路來得要緊，因為由於工業進步，財富已有了空前的堆積。投資於未開發的地方所獲甚豐：條件可由貸款者自定。開拓處女富源最初獲利向來都是很高的；用鐵路水濱開發落伍的地方而收取原料，可以擴大製造品的市場。中國就是在這個時候變成了外交和財政的角逐場所，而以外交做財政的武器。列強所爭的不是城池和商埠，而是建築鐵路權，探礦權，設立半官式銀行及掌握公用事業權，競爭已經到了尖銳得很危險的時候，列強便將其國土劃成勢力範圍，每一國在其勢力範圍內有開拓的獨佔權，這個時期一直延續到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大戰本身大部份也就是此等競爭的產物。德國當時正在威脅着英國在東方的優勢，與日本現今之所行所為正復相同。

大戰使這番競爭暫時停頓下來，侵略國以全副精力灌注於一場死鬥，戰後則又注全力於恢復元氣。在拓張的運動中，忽然加入了一段穿插，東方也得因此透一透氣。不過所謂恢復元氣乃是裝假作偽的。跟着便發生遍於全世界的經濟衰落，由是征服的動力與帝國主義的運用隨又起了一個變局。斯時又回復到早先的時期。製造品要覓出路。我們現在就是在此一時

期內。我們現在又在十九世紀中葉一樣，正從事市場的國際角逐，從事把持弱國的國際競爭，使其為剩餘出品的購買者。不過有一不同之點，那便是：十九世紀的對外貿易是想在經營的正規利益之外，再多得點額外的利益，現在的却是為謀收回成本，各工業國家務須有對外貿易，始足以維持其經濟組織資產負債相抵，且使其人民有工可做，不致失業。對外貿易已經不再是一樁錦上添花之事，而成了一項需要——做了現時經濟制度生存的條件，遠東既是最大的未開發的市場——僅中國一國即有四萬萬人口——正是國際爭鬥的場合，大帝國的利害所關，因此遂要發生為保持在遠東立足地的爭鬥，一場關係生死存亡的爭鬥。

在這歷史的過程裏面，又注入了一個因素。不但使此過程變得頭緒紛繁，即現在的緊張，亦係因有此因素注入所致。這個因素日本的崛起為世界的一個強國。無數相互爭競的西方侵略國，同向一個得過且過，一籌莫展的東方侵略，獲得成功，以之為掠奪物，其間關係，原甚簡單，但因日本在地理上仍屬東方，而其經濟動力，政治施設，尤其軍事力量却都變成西方化，此簡單的關係，於是便受其擾亂。日本自身最初原也是在西方宰治之下的，因西方

自信過度、撒布於東方的網撒得大鬆，故得脫網而出，自己救了自己，在東方民族中，獨有日本得讀了西方，所以出人頭地的祕訣。日本故意的，且慎思熟慮的破除了其文化的遺產，而採行工業主義，以爲獲得權勢的管鑰。一經獲得了權勢的新工具，日本便加以應用，不但用爲得財得勢的工具，且用以爲防衛的手段。日本隨即在東半球上變成侵略者，因爲侵略在物質上心理上都更有利可獲的，何況還有一個原因，倘若日本不從事侵略，西方的帝國便要下手，一經在中國樹下根基，便有進而吞併日本的資格。

日本決心幹西方各國所想像的事，并先動手幹起來。換句話說，日本標定中國爲已有，且從而使用之，日本近年鐵面無情的出動以求達此目的，其努力因地利而愈見緊張。以言地利，西方各國現時是最弱不過的，西方各國所受世界大戰的影響，迄今在心理上，精神上，經濟上都還沒有恢復過來。各國正在重新開展大戰所未能解決的衝突，同時又被經濟衰落圍層層縛住，不能解脫。日本果敢要實現其統治階級爲其設想的命運，務須馬上就幹，刻不容緩。是以日本在最近數年間拋却一切虛情假態，擺出本來面目，公開的要求宰治中國，兼爲

東亞的主人翁。此遠東之所以突又引起了世界的注意。遠東已有百年歷史的爲帝國之爭，現已成了西方各國與日本對中國之爭。目前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緊急關頭，日本將要吞沒中國，不然便須用戰爭來制止。日本若得成功將中國吞沒下來——亞洲東北及亞洲東南往後亦在所不免——必將操有世界無出其右的威權，其他各國縱不至低首屈服，亦不得不對之表示崇敬。所以一任其吞沒中國而不加抵抗，那是未必有的事。然則將與那一國或那幾國開戰？此問題即爲此三十年間國際關係的焦點所在，即較之歐洲血戰的最後時期，也曾不稍遜。

第二章 日本之崛起

凡留意於歷史趨勢的人，都明白遠東近年曾發生某項事情，轉移了世事的焦點，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日本的崛起爲一強國。用深遠的目光未看，這紛擾時期中的事件，沒有一件事意義重大較甚於此者。的確，日本的崛起爲一強國，實爲我們現代的一個驚人現象。我們之覺得此現象驚人，也是我們現代所特有的，由此便顯露了我們思想上的一個根本謬誤。

日本的崛起，無疑是超乎理想的。八十年前，日本尙是一小羣島嶼，位於一個大陸的門前，閉關自守，與世界不相往來，出境與入境都有干禁例，如是者亘二百五十年，生活於一種半閉暫的唯美主義之下，唯美主義與武士精神的趾高氣揚混合着，而武士精神的本身，又是多少有點唯美性的。當時的日本并不多像一個民族國家，而是若干有熱烈的愛地方愛家族色彩的封建侯邑，彼此并無嚴謹的連屬。其人民所過的生活是中古時代的生活，與世界相忘

。直至一八五三年被迫開放門戶，一向都被世界漠視，其被迫開放門戶，正是西方掃蕩東方的一個，事例，而且係由當時尚是世界事件中的一個小角色來強其開放，而不由參與爭權奪勢的大國來幹，尤其感覺興味。日本在當時尚是十分渺小，在較大的帝國戰略中，還不值得加以計較，門戶被迫開放後，忍辱負重，永受着列強對其主權所施的限制。

時閱八十年，日本在世界上現已施展着一個舉足輕重的勢力。日本已成了一個大帝國，成了國際的勢中的一個主要份子，在世界政治的一切算計中皆須算入數內的一個國家。日本可以漠視，且確在漠視其他各國的願望與命令，而且還自提要求，他國對之反須表示尊重，在經濟上言，日本已是一個極危險的競爭者，足以使最富足最有效率的國家畏懼。日本有足與英之曼徹斯特，美之芝加哥抗衡的城市，有銀行組織，有托辣斯，有鐵路，有公用事業，有現代文明的整個機構，其陸海的力量，也非小可。日本在八十年間，居然竟自中古時代進到二十世紀的超等強國！

這番脫胎換形是咄咄怪事無疑的。但西方一般之認作神奇，正反映着西方的思想，而不

是反映日本的成就，不料到日本能幹其所幹過的事，這便是說，英美法德諸國所幹過的事，并無合理的理由。現在不預料東方其他任何民族的有同樣作爲，也是沒有理由的。若有可以驚訝的餘地，那祇有驚訝日本何以成功得如此之速。

幾十年來，白種人一向都是惑於一種差不多事有宗教強迫性的神話，就是認白種人係受命於天，賦有萬能的祕訣，因爲白種人實際會成功在全世界建立卓越地位，遂產生自命爲優越的狀態，差不多深入催眠狀態，此種信念做了大部社會思想的前題，一切集團行動的根據，不過白種人之得以稱雄，事實上并不是超自然的，或奉着神聖的召命。使白種人民偉大的，就祇是科學，發明和以機器的形態應用科學於生產——換言之，即技術主義。有了技術主義，白種人得以開拓天然富源，并將其變作製成的貨品，數量鉅大，使他們得了多至如嚮壁虛構一般的財富，因而就有膨脹的城市，有宏偉的物質建築，有神奇的交通工具，有舒適於榮華，甚至還可制服疾病。有了技術主義，更能製作各種武器——快艦，重砲，晚近則有飛機，潛艇，毒瓦斯等——其他民族當之披靡。白種之能征服一部份天然，并征服整個世界

，可於此得到解釋。使白種人別於其他人數，別於五百年前的白種人——當五百年前白種人與東方民族比較，當是落伍的民族——大抵便是由於科學和科學的應用。被認作永久特權，宇宙的自然制度之一部的，其解釋至爲簡單而平凡。此項特權并不是神聖的，而且或許還僅僅是過渡的。

科學發明并不是祕密的事。未嘗被人視爲人工所造的神祕。機器的使用也不是神祕的或魔術的。凡已越過原始時代的人無一點學不來，習不精。其間并無種族特性爲先決條件。臆斷由科學進步得來的利益可以永爲一個氏族所專有，不但於理沒有根據，且由事實證明是謬論。日本便是最明顯的反證。日人已經獲得了技術，及由技術產出的一切利益。日人也已縮小了自然的非人力所能及的範圍，已積起了鉅量的財富，已製出武器以對付未有同樣武備的民族——台灣人，朝鮮人，最堪注意的就是我們中國人——而立於不敗之地。這裏就有着對遠東所發生的事變的解釋。於此更定出現代國際關係的歸向，兼且會危害到西方的經濟組織。

試將由一件事實所顯露的一切加以考慮。英國貿易的至高無上地位，在全個東方，在其各地的英國領土上，正被日本很有成效的挑戰着。特別是日本正在奪去織造品的貿易，此項貿易在傳統上是屬於英國的，英國的經濟地位即建於其上。而日本的棉織機器，却全都是英國所造，由英國的製造商出售與日本。這件事拾正敍出近百年來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演進情形的縮影，在遠東由日本奪取滿洲，強佔華北，在整個東方由日本有成效的採取商業攻勢，在美洲各國則由經濟停滯反映出來。

英國之以自用的機器供給日本，并不完全是出於目光短近，沒有遠慮。老實說，一半是迷信優越地位的表現，怡然自得的臆料白種人絕不怕次一等的人來競爭。此言係吉勃林（Giblin）所發，很足以代表該時代的精神。但迷信還不是惟一的原因。另一原因，而且是一個比較更重大的原因，却是需要。

在原則上，富足的似是而非，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即已明白表露出來。祇是因爲牠現在更有力的使人感覺其力量，且更普遍的爲人所認識，所以纔覺得是新的。從求利的營業觀點

來講，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生產過剩即已成了經濟平衡的威脅，成了經濟侵略的激動；所謂過剩，是不以需要，而以可容受出品的收入數量來衡度的。在最初時期，此種威脅尚易躲免，因為儘有地盤可供侵略，先從近處着手，隨後再推至遠處。例各當英國的織造生產力增長得太大，而英國的社會因乏廣闊的收入，致不能容受之時，英國的織造商便將貨物輸往德國，價錢比昂貴的手工出產賣得低些，到德國及中西歐其他各國都先以關稅，次以工業化來作防衛，英國便伸張至別個大陸。到所有西歐各國全都同樣到了工業時代的時候，也就步着英國後塵，向別個大陸去尋找出路。這樣一來，歐洲，隨後美洲都總想出方法來推開剩餘貨物品所呈現的威脅。

世界上落伍的地方，換句話說，即還未曾工業化和缺少技術知識與學識程度來作工業化的地方，都做了歐洲經濟組織放氣的保險門，這種地位，各地就算心情意願的承當，也是不能永久担任的。如要舉實例來證明，可取二十年前關於遠東的餐後辯論的一個老生常談。向嘗有人言，既要中國的四萬萬人把他們的棉布長於於長一寸，且年置一件：四萬萬人，四萬

萬件長衫，便要多買四萬萬寸棉貨——蘭開夏和新英格蘭的發達，真不可限量！這確是一個使人眼紅的景象，不過却有很大的漏洞。中國人怎能付出這額外棉貨的代價？他們拿什麼來付？凡依分散不集中的經濟體制而組織的國家，無一國有大量的流動資金。中國付不出現金或現銀，也不能由交換製造品來抵付，因為中國既不是工業化的國家，自無剩餘貨品以供輸出。祇好用原料或向集貨的國家備款來付。

此兩途都是有個限度的。關於第一途，未經開發的國家，無有能輸出大量原料的，既是未經開發，自沒有收取原料所需要的專門技能，至於第二途，售貨與一個國家，而又借款與之來付貨價，顯然是沒有利益，惟用以為臨時的策略。簡單一句話，非至一國付款的能力增加，其做市場的可能性自不能提高。這是不解自明之理——此理做國際經濟關係的原動力做了將近百年之久，現在正是我們經濟難關的核心。

事實上，白種人確曾設法使英國及像中國的其他各國的付款能力。增加之法，即係開發其富源。為推銷出品計，不得不如此做，而且是力所能及的。因為機器生產不但有了剩餘

的貨品，而且有了剩餘的資金。剩餘資金之尋求有利的出路，亦不亞於剩餘貨品，而且資金的輸出，還幫助了貨品的輸出，以金錢投資於落伍的國家以建築鐵路，開採煤鐵礦，建築海港，設立工廠，本身既已獲利，間接又增加了貨款同階級的利益，因其開闢了更廣大的區域，以供商業的深入。投資又使舉債的國家致富，使其人民有工做；造成活動力更大的新商業中心，當地人民於此可養成新的習慣，刺戟起對新貨品的需求。在日本或中國或印度設立紡織工廠，得以節省運費，利用當地原料，尤要者，當地人工低廉，且無社會之法為之保護，故供給當地的需求，得有比較更經濟的方法。且又使各種機器有了輸出的市場，此項貨品於工業主義大大演進之後，是需要一天比一天迫切的。有了紡織工廠的地方，不久便要有別的工廠未磨麵粉，製士敏土，裝罐頭，供給電力，通電話，開道路建房屋。外人確曾開設這種種工廠，結果都如願以償。外人確曾使落伍國家增加了購外貨的能力，由是外人也得增加了輸出，增加了繁榮程度。

不過，也還另有一種結果，中國人和額外的四萬萬寸這張畫還有一個漏洞，而且是一個

致命傷。縱假定中國人能買了這多餘的材料，又有什麼理由料定他們不學着自製？電力開動的紡織機是凡稍有技能的人都會學開的；況且其間又沒有祕密的公式。外人反盡力傳授這項技藝——因為他們不得不如此。外人在他們當中開設工廠；就他們當中來訓練機匠和工頭；用盡一切的推銷力量來誘致他們購買紡錘織機。外人無論就國家而言，或就與他們雜處，過着在他們看去彷彿是半神半人的生活標準的個人而言，都炫其財富，施其誘惑，他們何以不該享有太富安逸和權勢，并且意外的以推動槓桿來代替勞身勞力的苦工呢？他們何以不自謀工業化呢？

他們是曾求謀，且正在求謀工業化的——印度，中國，日本，及其他東方諸國，尤較特著而最有效力的就是日本。當美國海軍底萊艇隊司令坐在大砲後面，出之以禮貌，持以堅決，勸說日本簽訂條約，開放口岸以供通商後，小島上的靜穆空氣，便永遠動搖不甯起來。日本先是被擊昏，隨後更受了暴行，但是經過十五年的猛烈抗議後，也就自安天命。像他們認識了底萊的大砲瞄準江戶現時的東京港的必然結果，而答應了他的要求一樣，他們也認識

了西方列強用大砲轟擊，要求賠款道歉的必然結果，證明沒有武器，抵抗是無用的。他們得了正確的推論：西方的野蠻人是抵抗不了的，除非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他們之下準確的推論，如前所說，也是東方所獨有的：西方之所以長勝不敗，不僅在於武器一端，而是得自一種文化和社會組織，單單建造或購買快艦是不够的。務須還要得上智識，方略，生產體系以及武器爲其產品及其一部的生活方式。

一八六七年，日本廢除將軍與天皇的雙重政府，而以大權還諸天皇，在一羣非常人物的主動和領導之下，定下若干決議和實行的方策，而構成社會革命，廢除封建制度。派遣代表團赴歐美考察，比較，選擇，派送青年赴西方各地去受專門訓練。向各國聘請專家來計劃，組織兼設立醫學，銀行，工廠，機械廠，電報系統，鐵路等等，不數年間，即有新式學校制度，新式銀行，鐵路，大學，醫院，法規，憲法，強迫軍役制，及海軍的發端。鼓勵通商，輸入機器。又創設商巡隊，此次也和許多相類的事業一樣得政府予以津貼補助。仿照西式組織大公司，集成雄厚資金，而佔有地利的城市，則做了大工業中心的核心。

到十九世紀的末十年，已經很穩固的奠立了一個現代國家和一個建於工業主義上的經濟制度的基礎。這些基礎確然是建立於一個舊制度之上成了一種建築上的建築，并不想使新的加入或適合於舊的，或從舊的脫胎出一個新的。其結果自然要有裂痕與緊張，迄今猶未得解，日本的生長或許是一時的現象，但也會是社會的不健全，內心缺少平衡即顯露民今日負擔分配不均，尤其是顯露成中下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形態。不過，就一切較大一點的目的而言，日本已變成西方社會體系中的一部分。其工業器械也許是建築上的建築，但是日本的惟一原動力就是由此得來，自那時起，日本要安排對內對外所要走的路。在文化上，日本從此可以列入西方的國家，感受到西方任何國家所受的同樣壓力，其活動的泉也是來自同一個源頭。在世界大事中，也要居於同樣的地位。

西方列強起先很少受到影響，即有受到，在當時亦不是惡劣的影響。日本全神灌注於其自身的建設與發展。其工業能力被其需要所徵用。其對於西方貨品的胃口，被刺戟到非其能力所能使之滿足——西式服裝，鞋帽，傢具，爐灶，肥皂，車頭，鐵路，設備工廠的機器，

及一般貨品，以是日本對於歐洲入口貨的市場，擴大得甚有可觀。就一般而言，一個開始工業化的國家，不但不能與工業已發達的國家從事競爭，反於其有利，要到工業已十分發達之後，對於其經濟安全始發生威脅。日本與整個西方的關係，可以拿美國與歐洲的關係來作類比。歐洲助長美洲的發展。輸出資金以投資於美國，出售機器及製成貨品以交換糧食，銅礦及其他原料。直至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纔察覺美國是一個未來的競爭者。美洲當時尚在以全力從事供應自身的需要。不到大戰以後，歐洲絕無畏懼之心。一九〇〇年時的日本，正和前十五年的美國一樣。西方並不須在經濟上顧慮日本，祇以之為一個市場和利藪。

不過，在東方也是時移世易的。工業化的基礎一經安妥穩穩的奠下進步便是一日千里。日本的銀行家學理財。技師變成專家，工人獲得技藝，從事大規模組織的能力，現代大企業成功的試金石，都隨着習練而成熟。在新式學校受教育的一輩青年已在長大起來。日本正在得着迅速的物質進步。雖然，苟無世界大戰來臨，要得效果，總得還要經歷一個需時較長的途徑；世界大戰縮短了日本的經濟革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歐洲退出產者的地位，不但

使日本自靠其生熟資源，且將歐洲預先騰空出來的東方市場開放給日本。還有一層，戰爭的需要，使交戰國向全世界最求給養來源。歐洲不但不能供給日本的需要，反向日本求取出品。日本於是就大大興旺起來。儘有在興旺時期多餘出來的，而且大戰那些年的增長多屬沒有根基，不久便即枯痿下去，但是也還有許多得有時間來定立根基的，後來自然要繁榮鼎盛。這裏又合着用美國的對比，大戰告終，日本已是一個羽毛長成的工業國家，在經濟上成了一個有世界地位的強國。

與此結局相偕而至，分拆不開的事，即為在日本國內和日本以外都使人感覺到。至是已不能再說對於西方甚少影響，因為日本在當時已有了一個工業國家的需要，激刺力和推動力，日本原料最不敷用，故需求原料尤勝於其他任何一國。日本又需要市場。其大銀行，大托辣斯，和大商行積存了逾額的資金，求獲重利，并且也和其他各地一樣，到內部發展越過了某個程度，而開始走到收入縮減的定律，便向外尋求出路。換句話說，日本已有了和六七十年前歐洲列強同樣求拓張的動機。日本需要若何，對於得快利機會的呼求若何，正和英德

及稍後美國的一樣難以派分，無經構成此動機的原份是些什麼，其迫切是并不稍遜的。最後，日本斯時已有了依其動機而行的武器，因其已設備并訓練了一個有效的陸海軍。正和歐洲於工業主義的初步能力在本國實現後，伸張到未開發的大陸一樣，日本也是如此。不過有一點不同之點：日本即近在一個未開發的大陸的門前，日本是亞洲口岸外的一羣島嶼。坐是乃有過去數年間的事變，和現在稱爲遠東危機的局勢，日本是已經向外伸張了。

此危機之來，絕不是偶發的。日本已成了強權，已有了可以挑戰的地位。日本之得臻此境，其間並無神奇異跡，日本已獲得了握權勢的方略，如二十世紀所決定的。遠東所發生的，推移世界大事焦點的事，就是早先西方所發生過的：科學的發現，發明機器來加以利用，機器工業主義，及對於經濟，政治，社會所生出的結果。提綱挈領的說，遠東之所以發生事件致使美國類於戰爭，就因爲二十世紀承絕了十九世紀之後。

第三章 中國爲機器時代之犧牲者

日本和其他工業化的國家一樣，向未開發的大陸去謀伸張，其便宜在於接近其海岸邊就有一個。不過，所牽涉到的還不祇是商業便宜上的事。謹此一端即已產生了國際糾紛。使此糾紛增加了緊張程度的事，則固西方各國在這個大陸上業已立有基業，各大國都已深溝高壘的埋伏於東亞。他們在地理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得了優惠的地位，在奪路直入印度和中國的英國看來，亞洲猶是可供開拓的自由境地。在日本看來，則已經是打了牌號的領土。事實上早在日本入場之前，便已成了爭議的地方。日本的入場，祇不過添了一個門將，而日本因地利的關係，對戰具的運輸便利得多。

想了解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入佔滿洲和蒙古的起原，動因及意義，而不把以前九十年間的背景加以考量，這種企圖是無用的。國聯於努力解決一九三一年所發生的衝突中，嘗有此

企圖，就爲了這個理由而遭失敗。國聯臆斷該次衝突爲一偶發的事件，其實却不過是決定此事的一串相連事件中的一件。日本在日內瓦所提出的辯護不足取信於人，不但因其在本質上力量薄弱，並因從未嘗提到其真正辯護所依據的立場。日本被控爲有罪的干犯他國，其背景全未列入討論程序之內，坐是所有的討論節目便成爲矯揉造作，結果竟無所得。曾得了一個反對日本的判詞，却被日本加以漠視，日本依然行動，祝國聯若無物。

遠東之爲爭議之地，早在日本參加爲積極份子以前。這是遠東有力的事實。凡關於遠東本身，或其他各國在遠東的舉動，除非與此事實發生關係，無一能被人了解。日本所剛幹了的，所抱定目的要幹的，都是一個連續事件中的一點。爭議的場所是中國，目標是要據有中國或宰治中國。太平洋的問題也混雜在內，但全都以最後處置中國的問題爲其關鍵。菲律賓，英屬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甚至西伯利亞，全都繫於中國的命運。得做中國的主人翁，即得做全東亞的主人翁——這是說，中國果真要被克服的話。

遠東既然有了國際政治，那麼，遠東的一切國際政治便是就着想克服中國來變動。其結

果較之政治目的更易達到。若說中國得以逃過早被征服，那不是由於缺少此種企圖或志願，或因爲中國力能抵抗，而是因爲有征服野心的各國有着不能決勝負的競爭。各國中無一國能消除其餘各國。無一國能在遠東有絕對佔優勢的力量。日本現在比之曾有野心想征服中國的其他任何一國都較有可爲。中國所受危害之所以大於以前任何時期，其他各國之所以充份引以爲慮，因而重又產生一九〇〇年左右或直至日俄戰爭將俄國消除以對遠東所曾有過的那種緊張，其原因即在於此。

對於外國侵略中國是不必長篇大論的。其經過現已衆所皆知，而且所有的標準著作中皆有紀載。詳細情形尙沒有墨積結果——即樹立現時的背景——來得重要。自一八〇〇年以還，中國不斷的遭受外力的壓迫，前後相繼，有時則爲聯合行動或兩個互相競爭的聯合行動。中國總是不屈。最初西方不過是以要求通商權相迫。無論是出於自傲自大，或想與世隔絕，不相往來，或出於正確的本能，認爲對西方最好敬鬼神而遠之，中國總是拒絕不肯。無疑的三個原因皆有參與，如有相當的正當理由。自傲自大是不爲無理的，蓋中國當十八世紀

時，在清康乾兩帝統馭之下，是一個與當時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一樣雄大，至少也是一樣文明的國家。與世隔絕不相往來也并非不自然，蓋中國佔有一個大陸的大部份土地，有大洋爲屏，山嶺沙漠作障，自成一個世界。懼慮亦屬無誤，蓋白種人行旅於東方者自一五〇〇年以來的所行所爲都是流毒遺害的。歐洲人在亞洲海岸航海探險和經商者，其剽掠劫奪之行，僅現於在中美南美。其行爲做了先機的警告，不拘出於那一個原因，中國總拒絕允許外人通商，或准外人居留，或接受外國外交使節。並且中國拒絕的措詞還往往是含侮辱的。

自十八世紀後半期以至十九世紀初期，爭執日甚一日，因鴉片問題而益增嚴重。因外國在中國的貿易係以鴉片佔大宗。鴉片烟癮損害中國民族，事實顯然，但中國政府雖曾禁鴉片入口，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對於鴉片却力謀營業興旺。英國人在印度種殖鴉片，且因係政府的獨佔事業，其治理印度的經費，至少有一部要靠出售鴉片所得的利益來開支；而中國又證明是鴉片最有利的市場。中國要許以廣州爲租借地，故鴉片概運至此孤立的通商站頭，再由此私運入中國內地，或假手於腐敗的中國關吏。鴉片輸入中國之量節節增加；鴉片烟癮

傳遍全中國；中國政府提起抗議；同時外人也愈急急堅持通商不得加以限制；此事因鴉片的需求增高，證利的可能性加大，而其急切尤甚。外人係據原則立言，即謂各國間本有自由交往的權利。中國則以原則的應用爲其論據，謂係販運毒品。此項爭執的是是非非論駁歷百年之久，現在已經是一個陳廢的問題，可以置之不談，雙方皆有對有不對。在原則上是中國不對。外人論據雖正當，但以此項營業性質的卑鄙，却是大有污點的。

有若干因素合攏來使這個問題瀕於危機。關係前途的一個就是西方業已到了洶湧澎湃的時候，絕不欲加以壓抑。中國則因昧於西方的情形，昧於其自身對付白種人的力量，依然是態度強硬，自信過度，適廣州有一中國官員沒收大批烟土，得其焚燬，危機遂以發動。英國竟與中國開戰。

中國的快意爲時甚爲短促。廣州砲台被英國大砲攻燬，一八四二年，中國被迫簽訂條約，割讓香港與英國，開放五口與外人通商，賠償被沒收的鴉片。在與英國及其他各國連美國在內——所訂的補足條約內，中國更被迫讓步，後來并擴充包括列強規定中國海關稅率權，

外人在中國得享受治外法權，即不受中國司法管轄。又有最惠國權利的條款，凡許給某一國一項權利，此項權利亦自然而然許給其他任何一國。就是在此後幾項規定之下，列下後來絕得以均勢的國際共管縛束中國。

中國屈服下來，但不肯履行所負義務，心想這種約束是在武力挾持之下所訂，當無拘束的力量，對於外商貿易予以種種障礙，阻撓居留外人的行動，并用盡種種可能的計策來否認其所允許的權利。開放與外人的商埠內，尤其是廣州的華人表示憤怒，且曾發生私人衝突，次數多至不可勝數。簡單一句話，爭執不特沒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因爲一樁小小的事件，遂於一八五八年又引起一次戰爭，這次法國也與英國聯合起來。結果又是一個事先即已決定的結論，但是直到聯軍在北方口岸天津登陸，且長驅入北京，大肆摧殘古物，纔迫使答應聯軍的條件。一八六〇年，中國最後批准議和條約，又多開幾個商埠供外人通商，再割些土地與英國，允許外國政府在北京設立公使館。這次條約又承認鴉片貿易和基督教傳教士爲合法，其含諷帶誚，是未嘗意識到的。自是而後，兩者都因有此約而得自由進至中國各處。

掠奪中國之舉於是也就開始，胃口已被打開。拿一件事來講，中國雖則土地廣大，却顯然是容易受害的，況兼西方正自覺得權大勢大，須加以利用。鐵路輪船加速了工業進步的動量。機器已愈加爲人普遍的使用，且已更形精巧，更富於生產力。歐洲美國本身全都經歷着一番變革，雖然不如日本的來得急緊和宛如戲劇，其變革辦是完全的，他們需要更廣闊的範圍，而中國正是明明白白的開放着，且又毫無防衛。往後不出三十年，俄國已得了東西伯利亞阿穆爾河以北的主權，法國已零零碎碎的奪取了現在的法屬印度支那，英國則分去緬甸。很少用什麼飾詞，甚且連聲也不必尋求。他們儘可予取予攜，并且確也就是這樣幹。

到十九世紀的末後十年間，西方帝國主義的潮流已達於最高點。非洲被割分成零碎的小塊。近東也做了賭注或被上其手。任何海洋中凡稍有天然富源的海島，都被用武力或奸計奪取，恰好正常那時候，中國慘敗於日本，益證明該地業已成熟，堪以摘食。於是遂開始所謂租借地之爭。德國取了一幅土地。爲求均衡起見，俄國也另自取了一塊，爲求均衡起見，自須給一塊與英國，於是又給一塊與法國。有時殺死一個教士或一個遊歷的外人便有了藉口，

有時連藉口的禮式都棄置不用。但是割讓土地自後已不甚重要。另有較有效的侵略形式，比較更方便，所費努力，軍隊和金錢也較少，并且還有一重便利，事前無須藉口，事後無須解釋。

斯時已演進到用經濟侵入的技術，若能緊緊抓住經濟生活的總脈即無須費事費錢來對一個地方設兵防守和管理行政，因此祇要得以政府稅收爲抵押，得掌握其鐵路，海港及交通機關，得指揮其銀行，便已够了。如前所言，這個時期乃是經濟的帝國主義時期，不但較領土的帝國主義尤有成功，且還有着一樣便宜，即使工業發達國家所積的剩餘資財，得有一個地方有利的使用，經濟侵略的槍尖就是借款。對於貧窮的國家可借與款項，俾其脫離慢性的困難。借款對於舉債國或至少對其官吏誘惑力是頗爲動人的。這樣一來，他們得以釋却比較苛重的責任，况兼在沒有國會討論預算說明的國家，每借一次債，都可以有一部份歸入與外國貸款者談判的官吏的私囊。否則便是借款建築鐵路和開礦，而以鐵路及礦山爲抵押品，經營獲利，歸貸款者所得。

在中國，也和埃及土耳其及其他地方一樣，西方既富且強的國家齊以款相借。若意存勉強不欲接受，即強迫爲之，有時用言詞誘說，有時則用砲艦威脅。法俄兩國得借與一筆債，中國得以清償一次戰敗的賠款。於是英德也要求有權借與債款而得到成功。俄國得中國允借一債以建築橫跨北滿的中東鐵路後——日俄對該路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成了僵局，最後不免爲日本所得——法比也援例要求在華中建築一路。中國允許後，英國即以哀的美敦書相迫，要求准許在中國各地方建築鐵路。中國對此要求屈允後，德國亦主張有此權利。中國對此自不得不允而使其滿意，英國堅決要求而得中國允許由英人管理中國海關後，法國亦提出要求而得管理中國郵政。英法德俄各以勢力範圍爲樊籬，聲明各不相犯。這樣就得維持均勢，此乃暫時無所措手的一種外交詞令；無一國敢干犯其他各國，并且各國全都未準備取決於戰爭，中國的主權也就是這樣被削了去；中國變成了一個屬國，還加以一層不利之處即頭上有幾個爭吵不休的主人。

中國所失去的主權，不但是——個抽象的政治概念，而且在實質上也覺到處於奴隸的地位

，政府受着威嚇，官吏一籌莫展的本行外國軍事外交代表的旨意，怕擾其怒而遭其懲罰。經濟的生命血液開成渠道而流於中心地點，外人取以增益其資財。人民須拱手以讓外人，就字面上講和譬喻上講皆如是。每一個大商埠內都有一租界或居留地，由外人施政管理，作爲外國的殖民地。最有價值的地基都預先騰空出來讓外商營業；一切便利，交通設備，公共事業，及一般佈置，其取決與辦理，全都就外人福利着想；全國的財富都流到這些商埠裏來。海關稅則由列強規定，依着一個專有的原則——即對於外商貿易有利。關稅由外人徵收，而存儲於外商銀行。外人不納稅，雖然其收入係從中國得來的，并且不奉行中國法律，事實上，中國的生活組織，根本是爲着外人的利益。

中國受了不公平與恥辱的意識所刺戟，嘗作無望的努方以圖自救。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肇亂，起因甚爲複雜，但最後則變作向外人報復，殺死了許多居留的外人，其中多數是無辜的；外人財產被劫掠，北京的外國使館也被圍攻。歐洲派兵來華，毫不費事的即將拳匪擊散，使政府逃竄，并用早先的亞洲兇暴手段大施懲罰。拳匪與無辜農民固被屠殺，宮寶商店同被

攻劫摧毀，全不顧到居民有罪無罪。如此舉動，彷彿猶不足以解決此事，復要中國賠款三萬萬三千萬元，且在京師永久設置國際警衛。與此同時而發的，中國外債增至將近七萬萬，此數實際使中國陷於破產，但是中國終於被脅迫而屈服，祇有聽一天命而無脫逃希望，此種境况直至世界大戰發生，纔得稍稍抬頭。

這是一段氣味臭惡的故事，一段強取豪奪，貪黷無厭的故事。用任何倫理法則，或一般公認的行爲標準來判斷，都是令人起反感的，但却不是在那個時代獨一無匹的事。中亞，近東，非洲及世界上凡有原料，有市場及軍力薄弱，招致先是公開劫掠次施外善內兇的奸計之處，都會照樣表演過，西歐及比較晚近一點美國在遠方的全部施爲，是已被人忘懷的了。在一個意識上是可以被人忘懷的，因爲可以做得出此等事來；對於過去作倫理的判斷總是無用的。就是時間也有着臭惡的氣味，西方是利慾薰心的，還帶着合於此種狀態的種種特質。西方業與文藝復興時代所造成的文化脫離，雖然其脫離是現在纔被人承認。以一種文化而言，本來是尙未成熟的；種族與文化之有暴發戶的心理，并不亞於家庭與個人。從新社會制度所

得來的動力是勢不可當的。時間的關係與動力同一來源，對於此種心理，縱非絕對不能加以抑制，而抑制亦不甚可必，這是歷史的一頁而且是醜態畢呈的一頁。或許也是在所難免的，無論如何，向勢難挽回的專下道德的判斷，殊屬無謂。

不過，在另一個意義上，此故事幸而是忘記不了的，此故事在遠東並未被人忘却，或者頂多也是在意識下的一個水平上。遠東事件之涉及歐美人的，這是說，在與西方的一切關係中，此故事已構成了遠東民族的心意。在理知上，他們或許能夠自行解說，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要了解一切就是要寬恕一切；無論如何應付當前之事實較爲得計。而在本能方面，他們究不能免却由百年來受犧牲所產生的憤恨，猜疑，和不信任之心。此即構成種族記憶所由成的經驗。數年前中國民族主義的烈焰，與所實受的怨抑不相似屬不相稱的，便是隱忍已久的盛情的發洩，其所以民族主義的成分少而排外主義的成分多，并非毫無理由。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功無論是怎樣不完全，已有了使全世界都覺到的結果究屬不假，因其曾激惱日本，由是乃引起目前的危機。

尤其重要的，日本的心意也是成於記憶。日本所受西方之患，較少於中國，但已足以使其痛定思痛。日本之所以對此感覺過度敏銳，所以過分的自矜自豪，所以處處顧到其榮譽，所以強項固執，於此可解釋其大半，日本的一切國際行爲，其前提盡係從憤懣，猜疑與不信任之心中得來。其行動係根據一種假定，即認西方仍然是劫掠遠東的大盜，須由其出而阻止，所以除非日本自將中國征服西方必將征服之。無論會公開表示與否，日本的動機及其認其行爲，爲正當的見解的，在於此日本對其行動的辯護，一到馴以法理及邏輯，即似屬空洞，其理由亦即在此。在法理和邏輯上，日本的辯護固然確是空洞的，但在使日本具此思想情感，因而更給以合理性的與出自本能的動機的實際經驗上，則并不空洞。西方或許可以不再做劫掠遠東的大盜。甚或已經宣布不復再做。但是其影響仍然存在，不能這樣快就可以消除。

關於日本參與壓制中國之舉，本書從來還沒有說起過，這并非因爲日本沒有份，而是因爲在日本未加入以前，事實上當日本還正在同樣做着犧牲者的時候，此過程便已在進行着了，就文化上言，日本自六世紀以來，日本一向是仰中國的鼻息，其文字，哲學，禮教，教育

及許多制度全都得自中國，或直接或經朝鮮傳來。除此之外，祇有零落發生的接觸，行旅往來，間或亦互派使臣，彼此之交往是到西方替他以搭了橋以後。

日本被美國強迫開放門戶後的首二三十年，差不多以全力從事其自身的建設，縱使有想到外事的話，亦祇有希望解除外國對其獨立所施的拘束，此項拘束，幷包括治外法權及外國管理關稅在內。有了電報，新聞紙和駐搭國外的外交代表，日本至是已趕上世界潮流，與之並駕齊驅，眼見中國所受的一切，更使其併力向前。日本還沒有時間或精力來從事向外冒險，抑且尙無此需要；除在朝鮮台灣發生一二事件外，中日間殊少關涉。日本新政開始後，不久，由武人階級的薩閣所發出的積極軍事傳統思想即亟思動作起來。有一派人呼號着想得一個機會在大陸上一試其鋒。廢除封建制度，使他們無用武之地，是其一個原因，但是主持建設的一班頭腦較爲冷峻的人則勸以稍爲忍耐，此輩中有着國內最有力有勢的人，故得佔勝。

在一八八〇年以前，日本尙無想置喙於大陸之事的徵象，厥後日本始與中國在朝鮮發生直接關係。日本幾百年來，每隔若干時候，便派兵入朝鮮，至十六世紀之末，居然蹂躪全島。

，但隨後還是不得不退出。朝鮮也和中國與日本自身一樣，嘗被西方列強所煩擾，其內事亦多被干涉。一八八二年出了一件事，致日本派兵入境，中國亦然。朝鮮原係處於東方所常見的不確定的法權地位，本身是一個獨立國，而同時又納貢於中國皇帝，故中國自稱有保護朝鮮之權。自彼時起，日本與中國在朝鮮傾軋日甚一日。日本欲效法西方，提高地位，中國則從而阻止之。兩國終於一八九四年決裂而開戰。中國迅即挫敗，大失顏面，世界皆驚爲意外。此種驚詫是不難了解的，因爲日本孜孜不倦的建立一新式陸軍，與建設同時並進，而中國則雖或懼怕西方的新式大砲，對於維新仍然抱持鄙夷態度。世界把日本估量得太輕了；祇看到中日兩國的大小懸殊，而沒有看到其他。

日本既戰勝中國，即從而着手於其國際的新事業。縱使日本無意於此，事實上亦是欲罷不能，因爲此次戰勝已引起了國際的反響。日本強使中國簽訂的和約也是全抄的西方的藍本。該約強迫中國償付鉅額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及滿洲南端的遼東半島。日本得了西方不少的師傳。爲證明其有權同處平等地位起見，日本確證也可以魚肉弱者。但不久幻夢

即行消失，列強進展業已十分深遠，不容有東方的攔奪者來截斷他們爲自用而探發的途徑，俄國出首干涉，法德從而附和之，三國共同「勸告」日本勿堅持割取遼東半島。俄國爲使勸告發生力量，即開始移動軍隊。因爲俄國本已東向發展，且已指滿洲爲已有，緣滿洲有一個不凍港，其改以得法德加以贊助，乃爲了歐洲大陸政治上的原因，而非亞洲的因由，自最初之時起，遠東便已成了歐洲政治的足球，任人踢來踢去。日本不得不屈服，而放棄其對遠東半島的要求。但是自此爲始，日本的國際事業，即有了確定的方向，近數年間向此方面進展，已達於最遠的地步。

俄國干涉的動機，不久尋即揭露出來，一八九六年，俄國嘗誘中國簽訂一約，許其在北滿建築中東鐵路，以爲聖彼得堡至海參崴橫斷西伯利亞鐵路的捷徑。此外還得開採鐵路兩旁的礦產，更由該得後來的添註，濶取了該路的一驚備「權。事實上，滿洲已落於俄人之手，兩年後更爲確定，緣是時德國強令中國租借青島，故俄國爲報復計亦脅迫中國租借遼東半島——即俄國前曾干涉不讓日本租出的地方，當俄國向中國取得延長中東鐵路橫跨南滿達海岸

後，滿洲的長整便緊閉起來了。

俄國這時已到了天命將盡的時候了，機會之來，係由於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亂。俄國與其他各國共同出兵，但事後即不與各國一致行動而將兵撤退。俄國并且還更進一步封鎖朝鮮的門戶，對於朝鮮日本是自與中國開戰以來即積極活動着的。事實上，一九〇二年時俄國之在遠東，與現在的日本係處於同一地位：彼時正是在着使中國降為保護國的最後階段，不但中國的命運懸待解決，即日本的命運亦然。向使俄國能成功將中國及朝鮮夷為殖民地，對於日本也祇須再進一步便可依樣葫蘆。自朝鮮的釜山至日本海岸，快艦行駛，不過數小時即達。日本若不願喪失其獨立國的地位，舍一戰外自無他途，日本下手攻擊，日俄戰爭遂以開始。日本竟將俄國擊敗，全世界又為之吃驚起來。世界低估了日本的力量，而將俄國的力量則估量得大高。俄國一面固受距離遙遠與交通不良之困，而其真正的牽制則為無效率與腐敗。俄之敗績，半敗於日本，半亦敗於自身。結果是使日本成了東方的強國。因為由一九〇五年波次茅斯條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有宰治之權，以遼東半島及旅順大連的租借權自

長春模跨滿洲通至旅順的鐵路，連上中國所允許的一切權利完全讓與日本。換句話說，日本不但得解除關係其國家生命的危害，且繼承了俄國在滿洲的地位。此外又還繼承了俄國的野心。就中國而言，一劍換了一劍，但總還有一劍懸在頂上。

第一，日本不久即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處置朝鮮。日本雖曾發出無數的諾言，聲言尊重朝鮮的獨立與完整終於拿着合做西方最會鯨吞蠶食的帝國小心翼翼，想法找到藉口與挑釁，於一九一〇年直截了當的將朝鮮併吞下來。同時又開始抓緊南滿。

關於交換文書，相互保證及後，約言條約要各方尊重滿洲的國際機會均等一類的事，現已無庸重述，日本奪取，俄國在滿洲的權利後不及三年，即明白表示南滿在法律上雖仍可屬於中國，在事實上却已爲日本所有，名義上該地是公開許各國通商的，實際上則對各國加以種種阻難，其目的在祇有日人可以經商——僅除了日人不能出產的貨品不在受阻難之列。曾提過無數官場往來很爲客氣，私下則實覺痛心的抗議，但全歸無用。各國會努力想依國際平等基礎謀一解決，尤以美國爲最，關於美國的努力，往後當再詳敘，但這些努力都全被打

消。有一個戰後爲餘度，就是日俄之間想到一宗交易！日本得在南滿放手做事，俄國也得在北滿放手做事，且互得援助以防止第三者干涉彼此範圍。這已經有了使滿洲成爲東方巴爾幹的趨勢。自波次茅斯條約以至日本奪取滿洲熱河及往後日俄在滿洲與西伯利亞的邊境紛爭，全都是是一條線下來的。

在日本還未曾成功吞沒其新領土前，世界大戰便爆發。大戰給了日本一個機會，戰後的餘波祇會使之減少，但并未將來根本打消，而且日本現在還正在估定其價值，依波次茅斯條約規定，日本祇得承繼俄國在南滿的權利，而此項權利，照中俄原約所載，却是快要滿期的。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將於一九二三年屆滿，滿期後該半島的行政權即應交還中國，日本亟謀除去數年後就要遇到的爲難，一九一五年，日本祕密向中國政府，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件。是項條件分爲五部，其中以三部最關重要。第一部，關於德國在山東權利的處置，中國須同意交由日本與協約國解決。日本因係英國的同盟國，故已將德國逐出青島租借地及週圍區域，且連帶於數月之間，侵越德國權利之外，第二部，中國須將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延長至一九

九七年，至南滿鐵路的經營權，還要更長些；日本人民得在南滿及內蒙任何地方自由居住和經商。第五部，中國須同意聘用日人爲財政，政治及軍事顧問，中國各城市警察須由「中日共同管理」一換句話說，中國當變作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對於二十一條件雖亟力保守秘密，仍然不免洩露出來。此事使重要各國的首都皆爲之震動，但歐洲正忙於作殊死戰，美國又不得專注於保護其中立國的權利，日本當然就是計較到此一着。中國抗不承受，全國民衆亦痛心疾首，日本歛服於中國的憤怒，和歐美的猜忌，遂棄了要管理中國警察的第五部，而對於其他四部則提出哀的美敦書。中國更無別路可走。祇好承認下來，華人對日本的敵視，以及時發時息的排日運動，都是起自二十一條件，而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強奪滿洲爲已有時，日本政府所聲言防中國侵害的合法權利，亦起於此。

第五組是放棄了，但并未放棄其所流露的立意。日本不過施展一個更狡猾的掩飾，日本既不能直接建立保護國，遂間接以求之，既不能使中國政府低首就範，乃決定樹立一個可供驅使的政府，日本即照此進行，由公開賄賂及貸與名義上作爲開發富源而實際上則用作收買

中國官吏及維持其樞要地位的借款，日本居然捧起一個完全奉來東京命令的政黨派在北京當政。得此黨派做其工具，日本即進而求達其目的。隨後即貸與大借款，無論公開的或祕密的，總是揮金爲土，而以中國富源抵押，即所謂西原大借款者是。此等借款數目有種種估計，從無確數，總在二萬萬至二萬萬五千萬之間。不過尤其重要的，就是中國的政治組織裏面，由做日本傀儡的人出面，滲入了日本的權力，迨世界大戰告終，日本對於宰治中國業已進行得頗有頭緒了。

大戰告終，西方又得移其注意於東方之事。同時并以新力量加於遠東，此舉使遠東的發展有了一個新動向，并使日本暫時停止擴大事態，日本征服的一個時代是業已閉幕了。但在日俄戰爭至大戰終了此十四年間，日本在遠東局勢中已成了舉足輕重的份子。現時中國與遠東的命運已不復再是西方與中國兩方面決定的事，而分明已有了三方面：即中國，西方和日本。

第三章 中國爲機器時代之犧牲者

第四章 遠東的世界戰爭

在遠東也和其他各地一樣，世界大戰的主要影響就是把一切政治社會進化移近了許多。世界大戰後所發生的事情，差不多每一件在任何事態下都會得發生：就祇因為有世界大戰所以發生得快些。因為列強有事，給日本得以放手做事，這是本依自然途徑也可以得到的，不過要比較遲得多。其所有的離心力，由經濟生長而得到推動力，是本已向外伸張了的。大戰不過減少其抵抗力，而使其加增了動量。大戰加增了開展的速度，但并未有開展創造出來。

不過中國與西方自是以後都變成了守方。華盛頓會議嘗擬恢復均勢，但祇做了延緩的權宜之計。遠東問題因如何處置德國的山東領土，青島及腹地的問題，在休戰後立即嚴重起來。日本先於一九一四年即將該處奪下，而設立政府，此舉明白徵示其有永久佔領之意。由二

十一條件，日本強迫中國無論與協約國作何解決，皆得加以承認。由祕密協定，更強迫協約國同意日本保有青島。協約國信守着原議，而以青島酬與日本。不過即就和會的標準而言，如此交割總是蠻橫毒辣的，所以激起猛烈的抗議。山東問題的解決成了一個標榜，使美國輿論反對該約，甚於其他一切問題。在中國更產生像火山崩發一般的反感。由愛國心所激發的狂烈震怒遍於全國。罷工示威，抵制日貨，最後更向當時執政權的親日派大施報復以洩憤。學生羣衆搗毀北京政府關員的住宅，將彼輩迫得躲避起來，最後乃不得不辭職遠竄。政府終算辦到拒絕簽字和約。但青島却依然飛揚着日本國旗。

協約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也就不解體。一九一八年過激黨政府與德國構和後，協約國會決定舉兵入西伯利亞。在名義上出兵有雙重目的，一爲預防軍實落於在西伯利亞的德奧俘虜之手，一爲使逃於俄國的捷克兵士退出俄境。但往後發覺的實在目的却是要強俄國重復加入戰團，到已察出此事辦不到之後，則擬攻過激政府之後。美國亦被勸誘加入出兵，但美國於出兵之中，聲明不侵犯俄國主權，或干涉俄國內政。日本亦有同樣的約言。再則日美兩

國都祇同意出兵七千五百人。不過，在一短時間之內，日本所出之兵，差不多已十倍於此。也和在山東一樣，日本便有計劃作久佔之計的種種表示。建築軍營及軍雷庫，用傀儡爲地方官吏，同時更以款接濟作兇暴的恐怖運動。一九二〇年，別的協約國軍隊開始撤退。日本則絲毫無撤退的表示，斯時西伯利亞人已組織了所謂的遠東共和國，且因有日本侵犯而釀成的積恨，不時發生小衝突，至於大決裂亦不過是時間問題。果真發生大決裂，日本便有了永久佔據的藉口。這時美國政府也在要求日本守約撤兵，態度越來越堅決。遠東的空氣，已有了大禍將臨的凶象。

華盛頓會議就是於一九二一年在這種情況下開幕。該會議當發動之時，目的是欲締結一海軍軍縮協定，緣在戰後那幾年的國際擾攘不甯中，大西洋太平洋兩處都在受着競爭的威脅。嗣後將目的擴大，列入遠東的政治問題。因爲究竟是否要有海軍軍備競爭，全視將於次年滿期的英日同盟是否要繼續而定。日本力求避免，但勉強加入，因爲缺席怕有陷入孤立和不得英國援助的危險，故不能拒絕。沒有遇到多大的困難，即得成立一協定，在實質上減低英

，美，法，意，日五強的海軍軍備，但政治結果比例却甚微。

對於日本則要其從頭算起。英日同盟正式解散，大半是由英國屬地和美國壓迫的結果。由美國一國壓迫的結果，日本不得已舉青島及週圍地方交還中國，并撤退西伯利亞駐軍。在遠東有利益關係的九國又簽了一個條約，保證不侵犯中國主權，或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所謂九國公約，不過此種保證，以前已有過無數次，其結果一如我們所見。對於由以前侵犯所得的，則都滅口不言。提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狀態都認爲是不妥的。中國冒了失失的請求歸還中國一切失土并恢復中國的主權。各國的答覆，是給以保證，對其福利作十二分客氣的頌祝。一切都仍其舊貫，就祇令日本吐出其利用歐洲被迫放棄所獲得的。所有過去造成遠東衝突的全都沒有動着。因是遠東的事件遂得演成今日之景象，卽瀕於戰爭。防心現在看去似乎是預先注定的事，那次或許已經是最後的機會。

華盛頓會議對於中國的請求雖婉辭拒絕討論，閉幕之時，也仍訂下戒條，并保證各國間互相尊重，以是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但是接直的後果，却發生於遠東。中國代表懷怨歸國。

中國於兩年間會兩次要求輸救，一次是一九一九年在巴黎，一次是一九二一年華盛頓。兩次都被用口是心非之詞打消，這時已不能再低聲下氣的去仰求於人。大戰中在暗中醞釀，戰後突露到面上來的酵母，至是已經開始鼎沸起來。以前中國是奉命惟謹的。現在却要堅持其主張了。這是可能的。東方已不再是從前用懲罰作威脅和間或用大砲轟施教訓便屈服得下來的東方。事體發生得太多了。全個亞洲是如此，而以亞洲兩國最老最與衆不同的文化集團的中國與印度特別是如此。

轉變的開端可以說是始自日俄戰爭。那次戰爭是歷史最有關鍵的戰爭之一，并非因爲是次，戰爭結果日本奪去俄國做遠東主要侵略國的地位而自代，而是在東方激發了一種新精神，且首倡起一次對西方高越地位的挑戰。一個白種的國家第一次被一個非白種的國家戰敗，一個大國不但第一次被一個次等的國家擊退，且受其挫辱。不管俄國是西方武力不良的型範，外觀華美內裏一塌糊塗。俄國總是白種人，總是一個大國，全個東方要向之低首下心的征服者之一；而現在却崩潰了。顯然並無何種神聖的召命。白種人并不因其爲白種人便長勝不

敗。沒有那樣事是有前定的。日本能做的，別人諒也能做。東方正有着一個努力以求達到的目的。主要的是存有此種希望，此乃謂白種人爲優秀民族的神話完場之始，此項神話，原是當做宇宙間的一種定律，東方與西方一切關係的定理，東方視爲定命而加以承認，正如西方怡然自認一樣的。此神話雖還未曾十分拆穿西洋鏡，總已是百孔千瘡，錯漏百出了。

此事因有世界大戰而益加透明。大戰的景象，整個非白種人世界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看不過眼，和白種人自己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看不過眼一樣，這種事不是選民做的，實在是野蠻的行動。幹得出此等事的文明，并不比所稱爲落伍而自命有權加以訓導的那種文明高些。遂有一層了，白種人彼此互相暴露得太多了，白種人的宣傳太過成功了。一邊的直白無隱倘若不完全，更由另一邊爲之補充。合攏起來，由東方以局外人地位從遠處傍觀所見，協約國與德人彼此相互間的所說所論，把一個真象完全和盤托出。當白種人的這一部份謾罵另一部份罵得那麼令人可信，則其高超卓越自不能永遠是不可犯的了。也和戰術一樣，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那幾年的宣傳是自有其用處的，但以永久的策略而言，却是一個致命傷。

使東方態度轉變其力最大的，就是時間的作用。西方在東方找到一個不單銷售其製造品的市場。并且還輸出思想。回想起來，相信西方能以機製織造品，電話，車頭，書籍，教師，傳教士輸至東方，而又禁止思想出口——縱使想禁止——似乎是想入非了的。事實上，也并未想加以禁止，西方人自視其地位卓越——兼指文明與技術資源的卓越——不但給了他們一種安全的意識，且使他們覺得負有一種使命，開化別人的使命，意思就是說使別種人皆如白人，有一項道德上的義務要履行，而且是有利的，因為輸導文明同時又輸導了對於西方貨品的需求。到別種人學得了西方人的習慣和生活標準——白種人世界晚近對於文明所下的定義是如此的，他們便用白種人的貨品和用具。準是，白種人的道德職責便與其利益成了二而一的東西，在十九世紀誠然是如此，尤以與別種人往還為尤然。所以白種人便在中國，印度，土耳其，夏威夷，埃及和凡有實質上落伍的種族，天然富源及有人口購買白種人出口貨的地方設立學校和教堂，白種人教當地居民懂得大憲章，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克林威爾，華盛頓，林肯，教會傳播上帝是人數共有的天父，人數彼此皆是兄弟的福音。自由，平等，

友愛，公道，等白種人冠冕堂皇的講論，且在政治社會實施上任意解釋的一切抽象名詞，全都注入白種人一面對之宣揚平等，一面據以爲屬下的落伍民族的理智字彙裏面。不幸他們并未學着對這些名詞作空虛的見解，而竟深入了這些字眼的堂奧。還有一層，白種人對於理想雖則說得冠冕堂皇；而十九世紀白種人獨具特色的文明制度，僅次於機器生產一等的，却是民族主義。對於民治主義祇是給與空頭的崇敬，對於民族主義却是腳踏實地的幹，而且幹得生氣勃勃。白種人有行民治主義之名，而有行民族主義之實。白種人的文學與教育都是在闡揚民族主義，故以文學與教育傳諸東方之時，連民族主義也擄之以俱。白種人未克將民治主義移植於東方，大概是因爲在西方本土都還沒有栽活。但對於民族主義却居然移植成功，而且種得根深蒂固。這是不能免的，非因白種人歌頌其光榮，實因白種人待遇屬地人民的辦法灌輸給他們一種認識其民族身份的意識，和一種求得民族平等的願望。所加威迫愈來得兇，求得民族自由民族獨立的熱情亦愈烈。

民族主義已經生了根，世界大戰更從而加以灌溉，使其繁長出新技葉。從統治民族的觀

點看來，威爾遜主義的十四要點誠然是致命傷。十四要點原是對西方各國而發的，而重視十四要點的，却不是西方各國，而是弱小的附屬的各國，對這些國家實施起來，便不能無為難之處，如此一加觀察，即頗感興味，協約國中的各大國對十四點之不起響應，并非出於如美國人所相信的缺乏唯心思想——美國人利害關係較少，故恆作如是觀。其所以不起響應之故，勿甯說是出於現實與利己的意識。果真實行民族自決和顧到弱小民族的權利將使英法在印度，中國，非洲，近東等處置身於何地？就此等字眼的普通定義來解釋，意思就是要使大帝國壽終正寢，因此之故，十四要點絕未受協約國重視——就菲律賓與古巴而言，亦未受美國重視——而且也不能加以重視。十四要點之所以仍得發表，是因爲不便開罪威爾遜又因其對協約國的輿論發生精神的影響。有此十四要點發表，大戰遂似乎得有相當目的，足以抵得所犧牲的代價。但恰恰因爲帝國屬地重視了十四要點的字面意義，遂被視爲是可以使大帝國壽終正寢，使屬地獲得解放的。協約國在和平會議席上，不以戰時措辭的含義而自困，故東方已刺開的胃欲未得滿足，已經提起的希望亦被一筆鈎銷，失望之餘，自感痛心，已被激

發的頭望未曾得償，但并未就此消沉下去，不特不如此，且反而得了一種新的活動愈加振奮起來。和平會議後不出數年，印度，埃及，土耳其，敘利亞，朝鮮，中國到處皆起暴動即其明證。

中國蘊藏着的民族主義因華盛頓拒絕其要求而被激發出來。對於數十年壓迫的憤恨，益以協約國關係戰爭目的之所云，繼被和平會議開玩笑，又遭華盛頓會議加以奚落，遂愈煽動其火焰。俄國之重新加入遠東局面，雖地僅已與前不同，却也昇與身份，賦與力量，西方制度不得人心，俄國正確的診斷出其弱點。對此弱點，俄人可以向西方制度作有效的攻擊，且同時擴大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屬地人民的民族主義受挫，加以因經濟體制未經機械化與政治窳敗而貧困之在所不免，更成播散革命宣傳種子的肥土。俄國已準備放棄歐美立起革命的空想，而看出其惟一希望乃在亞洲，最光明的希望則在中國。

俄國以頗為神速的舉動，慷慨以西方其他各國經請求而猶加以拒絕的相許，俄國宣布願將帝俄政府撥自中國的權利利益，放棄其大部份，由是并視中國為主權而平等相待，俄國仍

然保留着最寶貴部份，那便是北滿的中東鐵路。不過這到底任何大國自動還點東西與中國的頭一次，所以使中國輿論發生了深刻的印象。俄國人，無論是帝俄時代的也好，共產黨也好，對於應付東方，都常比別的西方人懂得多些，故在第一步舉動之後，即繼之以敏外交，俄國給以援助，以示革命的俄國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兼紀念中俄間新成立的新交誼。

俄國施援後正當其時。在那個時候，一九一一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中國國民黨，正擬重新改組。本黨總理和組織運動以推倒帝制的孫逸仙先生又已佔於前列，引導中國走出曠野了。中國人民當時正游移於失望的心理，無所適從。民國原是復興民族希望之所寄的，業已顯然失敗，民衆的處境，較在帝制時代並未較好，國家仍受在國門之內的外敵所圍困，此輩外敵悔約食言，不允作公道之行，中國亟欲得救，有饑不擇食之勢。孫總理與蘇俄駐遠東代表會舉行過若干次秘密會商，重提援助之議。簡單一句話，會商結果，等於蘇俄與國民黨締結同盟，因是國民黨遂成了民族主義的引子，而民族主義裏面，又滲混了一些駁雜不純的思想。此番結合并不是有憤意義的外交政治聯盟，不過已定下了承認蘇俄政府——當時蘇俄

還未得各國承認——及俄國援助中國的基礎。俄國政治軍事顧問於一九二三年之末行抵國民黨的發源地的廣州，故俄國援助中國之舉卽於是時實現。

中國的民族主義立即得有推動。用歷史的透視眼光來看，俄國的影響力殊不應言之過甚。也和世界大戰一樣，并未造成其事；不過使其提前發生罷了。是時代產生了民族主義。印度，敘利亞，埃及都未受共產勢力波及，而民族主義在三處亦復盛極一時。俄國之所成就者，乃在散華人以運用民衆心理及宣傳技巧，授以改組國民黨計劃，及使組織有效率，訓練一批軍官實行現在軍事戰術。尤有進者，以一種希望的情緒注入中國人民心內，此種情緒本中國人民所素有，不過中途失了罷了，前途似又有着絕大的希望，中國民族的消極主義暫時已被打脫，在俄人指揮下所發出的宣傳，目的根本不在招致共產主義的信徒，而注意於一個對中國人民更有誘致力的語調，如要求獨立，解除外人的拘束，釋去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造成中國人之中國，這種語調，中國人當時聽之入耳，感覺至爲敏銳，故以有復興精神的熱忱響應之。

空氣如受了電流。『打倒帝國主義』之聲，傳遍全國，有時且出自不識帝國主義爲何物及有何意義者之口，國民黨所組織的軍隊自廣州長驅北進，一切的一切，皆與之俱來，人民歡呼，且加援助，其進展之由於衝鋒陷陣，不逮於民衆之奮起。當時曾發生總罷工，示威運動，及攻擊外人之舉，民族主義不但成了騷動不甯，且有了不屈不撓的精神。中國已不再卑躬屈膝的祈請，而是提出要求。要求收回在外人手裏的租借地，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及規定治外法權，外人管理關稅等等。

外國政府和僑居中國的外人尙不知時勢已變，仍娛然自得的以爲中國人將永遠是因循苟安的，不但不予以同情，反表示仇視。態度也是含有鄙夷之心，此種態度祇能激使華人作更進一步的表示，表示現在的中國人已不是往日的中國人。外人於是仍援往日老例，謀以禁例和號令來遏止，但兩者均被漠視。曾連續發生過若干次事件，有幾起竟演至中外人在外人統治下的區域內發生重大衝突。這類事件在往日是要惹起慘毒的懲罰，但這時却無能爲力，因爲西方各國所受大戰的影響，猶然元氣未復。各國不能召其人民向世界去作冒險，其人民對

於近在國門的冒險已是疲敵不堪。固然曾派過少數巡洋艦和砲艦，也曾有過些軍隊登陸，但不足以禁制華人。華人已不復以信號便能嚇得下來，單是威脅已不再發生效力，又兼現已沒有警一度作威脅後盾，或可使華人相信有作威脅後盾的武力。華人發現可以幹而不致受處分後，便愈發大胆的幹。列強既然無意考慮廢除或修改條約，華人便以破壞條約來對付。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那幾年就是最激烈的時期。

羣衆掃蕩漢口的英租界，英人被迫退出。已成的事實，依一切傳統習慣——白種人的聲譽，使當地人墨守其地位，倘遇騷擾即施強硬手段等等——本是大不敬的，終被認可，英國正式放棄漢口租界，及其他商埠的租界。治外法權未經正式廢除。可是恰被公然破壞。外人須聽奉華人的命令不問有條約無條約關稅的規定限制被漠視，華人自訂稅率，開始施行。當前又遇到已成的事實，列強出於不得已，同意准許關稅自主——這時已不是一種讓步，而是在武力挾制下的屈服，事實上，華人這時所堅持要求的，超過數年前所欲盛激領受的，四年之間，西方在中國所養育出來的外人權利建築物已經遭了暗算，且有大半已被拆毀，

在那幾年內，華人鼓動的主要標的是英國。等一，英帝國是帝國主義體系的頭腦而最前線。其次，英國是向遠東侵略之最早而最有成功的；雖有俄日兩國繼起，英國仍握有最有價值的戰利品。第三，英國使中國屈辱，華人最爲痛心疾首，英國比所有的西方人更甚一層，使華人蒙受種族卑劣的標記，在其週圍築起一重社會的樊籬，擯斥華人不許進俱樂部，飯店，和公園，在其本國施行一種對黑人的禁律，使華人覺得痛心的，就是這種侮犯其尊嚴與自尊心，遠甚於經濟政治的利用，雖然在邏輯上和實質上後者所予以的損害較前者尤爲巨大，就理性講，華人對於英人法人或其他的西方人或不作什麼區別。然就心理和情感講，則此項怨怒很容易使華人來向英人發洩。最後，英國之所以特別被挑選出來做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射擊標的，是因爲合於俄國的國際策略。英國還是在頭等強國，非使英國就範，歐洲對蘇俄所立的壁壘必不肯放低，倘若以攻擊英國延長了的陣線相威脅，自必容易就範些。

日本在這些年內係處於被動的地位，日本雖一面正式加入與國際間一同努力裁制華人極端的示威行動，却總是站在幕後。日人心滿意足的一任別國去當抵抗的鋒端，而蒙受華人以

惡意相加，如此一來，日本可以改進其在中國的商業和政治地位，其次日本自華盛頓會議以還，其遠東政策已經歷了一個溫和時期。日本在華盛頓所陷入的孤立地位，給予日本的有力階級以重大的警告。甚至軍人階級亦覺察對世界蔑視得太過兇猛足以招致報復舉動：西方的手已經不再被綁縛着了。在參謀本部的眼光所視爲尤其重要的，就是大戰告終，使美國臻於強盛，非從前可比，而其意向亦曾無稍作休歇之想，在與旺繁榮的那幾年內獲得權勢與尊榮的金融階級和商人階級，其注意於經濟的潛能性，尤甚於帝國的命運與軍事的光榮，彼輩認識日本的經濟前途係建在亞洲大陸上，是故中國的善意，實爲貿易競爭中的一項資產，彼輩對於像佔據西伯利亞那一類冒險所需要的軍費負擔，意存觀望，不欲遽行償付。

次要一點的，日本也正覺着由大戰所解放出來的思想的衝突。德謨克拉西（即民主主義）在日本也已成了一個時髦的名詞，雖然祇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同時工業化的社會影響亦已開始表現出來，大戰時期的興旺，有着到處與旺所附帶而來的結果，如通貨膨脹新富人階級，物價騰貴，工廠工人真正工資減低，將勞動階級漁利等，結果同時還發達出一種有組織的勞

工運動和鼓吹全民選舉權。後一項運動也得到中等階級的同情，因為他們在通貨膨脹的那幾年內時運餘不順利，而且他們沾染了軍人和官僚階級所謂的危險思想，他們得有機會受中等和大學教育，又得與聞西方文學，連同社會抗議的文學在內。在復興之初祇是在名義上被推翻的封建制度至是第一次被實際上懷疑起來，雖則其勢力還是牢不可破，中等階級和胸懷不平的勞工階級都傾向於反對黷武政策，此種政策是不免要引起一般的反響的。

結果，政權的均勢暫時遂操於對外主張并實行溫和政策的一派人之手。此派提倡對華採取調和政策，或者至少採取自抑政策，以此立得釋去西方的猜忌，并養成日本最好的顧客。此派掌握政權的那幾年，正是中國民族主義最兇猛最成功之時。在那幾年內中日兩國的情感之佳，實勝於過去三十年間的任何時期，或者至少可以說沒有那樣壞。事實上，與西方對比起來，日本曾表示友好的態度，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二年間，反日宣傳盛極一時，掩蔽了其他一切的政治情感，至是已移作普遍的排反外宣傳，尤着意於敵視白種民族的國家，日本當中國民族運動初起時所有的抑制，一半是日本國內情形使其如此，然而却也是爲了日本自身

的利益着想。

不過日本自不能永遠獨樹一幟，或永遠抱持中立態度。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太密切了。中國的民氣若得了結果，將危害及日本既得的利益。日本侵襲中國的主權雖然是在最後，所達到的程度却是最深。中國若要收復失地，自必要恢復滿洲，從其最初所獲成功表現的神氣看來，確乎有意於此。爲其自身最近的前途計，中國不幸從這些成功上下了謬誤的推斷。其所取的攻勢一日尙是向着西方列強，其陣勢一天還是安全的。英，法，意，美各國都是道途迢遙，在那個時候無從衛獲其利益。但是有兩強都在朝發夕至的距離之內，此兩強即是日本與俄國。俄國還僅有北滿的中東鐵路，日本則握有南滿鐵路，旅順大連及附近之地，宰治着南滿。在法理上南滿各省除沿鐵路線及日本租界地以外，還是在中國的宗主權之下，但實際上則全在日本的掌握中，無論是誰來做省長或一隅地方的獨裁者，都要得到日本的默許，並且要沒有失歡於日本的措施，其決斷祇能及於不涉及日本的事情，就事情的性質而言，必且都是些小事情。

中國既然發表了有不妥協的野心，且嘗表示如有必要當採取直接行動如漢口之例，日本軍閥遂震恐起來。日本文治派近年權勢日盛，故日本軍閥又看出有了一顯身手，兼凌駕文治派之上的機會。滿洲是一個很好的重振士氣的場合，足以鼓勵廣大的民衆。獲得滿洲曾流過赤血，曾花過金錢，日本的記憶猶鮮，日本由流血費錢終得免被俄國征服。由奪取滿洲嘗使俄國陷於絕境，由保持滿洲還可以使俄國仍然陷於絕境，此時因俄國赤化故尤有保持之必要。滿洲是日本帝國隆顯的象徵，是使日本得儕於世界強國之列的標識。滿洲可以視作日本發言人所喜稱之「生命線」，此項稱謂固然并不絕對確切，但是自有信仰的圈圍。滿洲問題并且也是一個賴以重復獲得商業金融兩界擁護的好問題，因為失去滿洲將予日本商業以重大打擊，此種危險使商業金融兩界重新考慮是否值得擁護溫和政策。日本對滿洲的投資據估計已達八萬萬至十萬萬元左右，而且日本商業對於滿洲正仰望着未來的機會。日本正仰望滿洲作其膨脹中的工業的市場，作投資的場所。滿洲是未經開發的，而且人口稀少，但正由中國移民前往充實，此輩移民是總得要購買日本貨品的。滿洲可以種植穀食，年產大豆業已超過三

百萬噸，此項出產就所含食料與副產物而言，都是極有價值的。滿洲又有豐富的煤鐵礦藏，兩者皆為日本大規模工業所不可少，此外還有大量的他種礦產金屬物和木物。溫和已引起實質上的危險。

一九二八年中國國民黨與俄人分裂後二次北伐，克服當時首部的北京。以是遂得有種宣布為中國合法的政府，並將民族主義傳至萬里長城脚下，而達於滿洲界邊。同時滿洲的獨裁者張作霖氏被炸斃——日人從未得釋去嫌疑——而由其子繼位。張學良氏及其左右的一班青年均公開的傾向國民黨，且表示擬歸附國民政府，日本代表於是正式「勸」其勿作此舉，彼輩公然答以定要如此，且竟自為之。日本軍閥已在力主對華有採「積極政策」的必要，此舉愈發增強了日本軍閥辯爭證據的力量。「積極政策」此一名詞從未下過嚴格的定義，但其要領則為對中國用辣手腕，使中國了解可以談民族主義，可以將英人及其他白種人趕出通商口岸的租借地，甚至可以要求關稅自主和取消治非法權；但滿洲是禁地，滿洲問題須永遠收拾起。使中國了解此點的最好方法是終止一切關於主權的外交的托辭和法理空談，而將滿洲名

符其實的奪取到手。

滿洲中國官員歸附南京國民政府并未成爲收復滿洲的前線攻擊。華人就算情感熱烈到成了白熱化，也自知對於收復滿洲還未有充份的準備他們祇利用曾經用來對付他們用得很有效的武器——就是經濟侵入的武器。若干年來，中國北方貧瘠各省有大批移民出關移殖於滿洲，直至滿洲估計的三千萬人口中，華人佔了二千八百萬。此輩差不多全是農民，因水旱災侵，匪氣苛政，或人口過繁，不得已而離鄉背井，但來了農民，遂有商人工匠以爲其用，隨後則有銀行，小規模的麵粉廠，不久又成立小工廠。華人也已注意到滿洲的經濟潛能性了，新填實起來的省區因而蒸蒸發達，但各業皆係華人所經營，墾殖開發滿洲得其利者似爲華人而非日人，似是而非的帝國主義，於是乎又起了一次轉變：以前是祇要實權操於日人之手，中國在滿洲握有主權并無甚關係現在則祇要華人得着經濟的便宜，縱權操於日人也是沒有什麼相干，日本也許得在政治上統治滿洲，但華人却得在經濟上統治，如此分配。完全是於中國有利。

由此又引起了某種躲避不了的具體問題。主要的就是鐵路問題。若干年來，滿洲的政治便是鐵路政治。俄國得讓許建築中東鐵路將滿洲拋入國際政治的漩渦中，自後便由鐵路來決定其政治的內容與方針。交通向着那一方發展，經濟的吸力也就隨之同往。滿洲的交通幹線向來是在北爲中東鐵路（俄人利益），在南則爲南滿鐵路（日人利益）。現在中國也自動從事鐵路經營了。中國在滿洲開始自建鐵路，路線的設計，自然是要將滿洲的出入口改至關南中國本部，而不東向走日本控制下的大連商埠。日本出而干涉，阻止，抗議，威脅，但是中國一本其計劃進行。日本提出爭論說中國嘗簽有祕約，不建築與南滿鐵路平行的任何鐵路線；中國則否認會簽過此種條約。日本於一九三二年在日內瓦數說中國破壞條約義務，其心目中就是指約這一項破壞這是認真使其担心事的一次。迨華人在大連北面本國海岸開始建築葫蘆島海港，日人的担心乃愈復加劇。計劃建築的鐵路系統，將以此爲總樞，貨物由此轉運出口。所以，倘鐵路和海港築成，滿洲由華人移民充實，商業由華人經營，滿洲的財富，必將流入中國而不流往日本。那時節，南滿鐵路與大連商埠兩者皆將屈居於次位，日本行見滿洲

的戰利品將滑出其掌握。由此看來，不經一次鬭爭，日本殊不願放手。如往後不久所揭露的，日本并未放鬆一步。日本於佔據滿洲後，其最初步驟之一，即爲下令停止葫蘆島築港工事，這是含有重大意義的。

滿洲隨即發生第一步的試驗，但是不發生於中日之間，而係發生於中俄之間，前已說過，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與俄國絕交，原因有各種，解釋各有不同、自後曾引起熱烈的爭辯。有些人說唯一的原因是國民黨領袖走到資產階級反動的路上去——即重又自認爲階級效忠。有的又說其動機係怕受俄人統治，至少也有同樣的根據。俄人在一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間，假手中國共產黨迅速獲得國民政策裁決大政之權，却是無容爭議的。孫總理與俄代表超越飛原日所訂的協定，本正式敘明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但曾用盡種種力量使中國共產黨員組織起來，并投入國民黨爲中堅核心。該核心日漸滋長，且因受了有組織的紀律，故勢力亦日增。固然祇是一個少數，然而却是一個有確定政綱，有敏巧的領袖材幹，兼有方法達到目的的少數。到一九二七年夏，竟然公開的想大權獨攬。若華人未與俄人絕交，則往後中國一

切政務將取決於莫斯科，那是絕無可疑的。那麼國民革命的結果，將去了許多帝國主義的主人，而代以一個異族主人，雖則這個主人是共產黨而不是帝國主義者。中國將依然是一個不過名義上的獨立國。然而雖有若干華人誠心信仰共生主義，有些甚或的確了解其學說，究竟絕大多數的民衆仍祇是響應民族獨立。不管怎樣，中國終與俄國分離。斷絕外交關係俄國顧問皆被驅逐出境，同時又起了一次白色恐怖，其野蠻遠甚於共產黨徒之所行所爲。

蘇俄承受挫敗與恥辱而不加報復，此一事使華人益加自負，并且自負太過。在此等情況之下，北滿就起了惡感與傾軋，一九二九年，華人突襲中東鐵路，逮捕俄籍員司，加以拘禁，且將鐵路奪據。這一次俄國居然報復，使中國又驚又愧，俄國報復得迅速敏捷，而且振振有辭。俄國派了一批軍隊，予華人以痛擊，將其擊退，并奪回鐵路。好像很不合事理一般的，第一次認真保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掠獲物，竟不是由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來幹，而是由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况且還是授華人以主義，組織中國民族去抵抗帝國主義的國家來出手。作共產國際大本營的蘇俄，其行動竟與十九世紀英國保守黨的一樣。自有此事發生，中國民族

主義的高潮遂成過去，而且世事更給了日本一個榜樣。此事指出要想保全權利的途向，且更證明中國的嚮強，倘加以猛力的挑戰，必可很快的便即滅滅其威風，使日本軍閥得在其輿論前振振有辭。

實施「積極政策」於是遂祇成了時間問題。日本強硬起來，但中國亦并不退縮。中國繼續進行其對滿洲的經濟經營，日本已明白苟不作舉動，勢將失去滿洲。日本果然動作起來，往後的事我們都已知，且有使東西兩半球都牽入戰爭的威脅。

直接釀成遠東危機的是中國民族主義。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又是時代的產物，和日本的嚮與一樣。有了時代，兩者遂都不能倖免。

第五章 日本乘機而起

一九三二起，中日兩國不宣而戰已起始，并且日本已侵犯兼佔據了面積大逾法國的土地，國聯派一調查團往滿洲，調查衝突情形，并提出解決的建議案。此舉是無用的，情形無調查之點，因與本題無關；若不容許日本業已到手的，任何解決日本都必不肯接受。日本一經相信中國民族主義威脅到日本在南滿的地位，其在一九三一年所採取的行動便成了預定的結論，日本自於一九〇五年將南滿收入掌握以來，從沒有一個時候不欲堅持到底以保有所獲，自那時起從沒有將其驅走的任何可能性，除非有力量較強的軍隊，就是現在也沒有別的可能，無論正當與否，這已成了三十年來遠東政治的公理，所以一九三一年衝突的直接起因便無關緊要了，若沒有一個藉口，自必另有別的藉口。果真需有藉口的必要，日本自必會憑空造出一個來。沒有把握敢說日本不這樣幹的。

機會循着自然的途徑來到。在這樣複雜，這樣富有爆裂性的局勢之下，機會之來，實所難免，滿洲的中韓人會發生過一次爭鬥，日人幫了韓人。此事的後文是朝鮮漢城又殺死一百多中國人，雖然日本在該處是置有重兵警備的。隨後有一日本軍官死於在中國境內，日人指爲被謀殺，兩國皆羣情憤激，日本軍閥遂得了加以利用的機會，可以舉出證據來支持其「積極政策」的主張。於是開始加緊宣傳用武力對付中國，全國都有準備。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間，南滿鐵路瀋陽附近有數尺路軌被人拆毀，——也許是中國人所爲，也許是日本人自己所爲，往後種種調查，連同國聯調查團的在內，都未能決定兩說孰是，將證據衡量起來，似以日本方面之說爲勝，尤其是將以前種種併衡量，更覺其然，因爲日本慣於製造費端。但究竟孰說爲是，皆已不復切當，結果具在，日人已自行裁判而且執行了。三四小時內，軍隊即行出動，天尚未明，瀋陽已被佔去，其餘的事，都是最近的歷史。征服滿洲之舉已經開始了。

日本動作敏速而堅決，處處證明係出於算計而非衝動。二十四小時內，軍隊即由大連總

部開到，而沿南滿鐵路全線進攻，鐵路地帶內的每一個重要城市盡落於日人之手。日本政府向全世界提出保證說日軍祇是預防鐵路再受攻擊，但日軍則自行其是，凡着足之處，都準備作久留之計。中國行政機關被迫解體，代之者即有日人自行設置，或假手於傀儡。日本政府諾言與日軍行動之不相侔，近年已數見不鮮，此事已成通例而非例外。相信日本外務大臣出於不意，做了日軍措施的犧牲者，亦往往自由其理由，日本政府每每被人視為背信食言，其實都是由於缺乏消息和缺乏實權，一九三一起的事，沒有把握說日本政府會核准討伐滿洲，以後的事也沒有把握說曾與日本政府商榷。當其向國聯提出保證之時，也許祇是在表示希望，而不是宣布政策。

國聯差不多立即被牽涉進去，因應中國的請求而出面干涉。國聯召開特別會議，所取報告，磋商研討，加以裁判。國聯曾下過許多次裁判。曾命令日本退出佔領區域，並且是不祇一次而是至再至三。每一次命令跟着總是多佔了些地方，還不到年末，日本已把南滿蹂躪追逼。日本的外交代表一面在辯論滿洲的生理問題，而日軍則總使交涉成爲多餘之舉。中國

軍隊已被逐出滿洲，中國官員或遭拘禁或被解職，中國警察或被解散，或置於日軍監督之下，兵工廠，營房，公共機關銀行，尤其是鐵路，均被奪據。遇有必要或便利事機，華人即遭槍殺，全境到了一個恐怖時代的程度，「盜匪」是消滅不肯屈服的人的飾詞，用起來很便當。

日人既得了積年所求的機會，便即充份加以利用。他們并不以南滿而固步自封，同樣以勦匪（這個名稱是隨需要而下定義的）爲飾詞，派兵入北滿，越過中東鐵路，而侵入俄國勢力範圍。在北滿的措施，與在南滿同出一轍，不出數月，俄國勢力所剩下的就祇是名義上握有中東路。俄國依然保守緘默，但是自那時起即開始發生迄今，猶未弛緩的緊張，因爲俄人隨卽派兵至遠東，在西伯利亞與滿洲的邊界上建築防禦工事。

國聯是時猶在辯論，并且隔些時又向日本警告一次。經延長商討之後，決議派李頓調查團赴遠東，俾向行政院報告「影響國際關係，有擾亂中日和平威脅的任何情勢」。其命令原意并不含有譏諷意味，但調查團出發遠東之時，日本正據全滿爲已有，且已由少數指派的華

人組織臨時政府，此輩華人有日本顧問包圍，起草命令交其簽行。

一九三二年初，又有六星期上海之戰爭，可是說也奇怪，依然不稱作戰爭。戰事的發生，係因為日本憤恨華人抵制日貨（此為華人所僅有的武器），致蒙受重大損失。日本向上海的中國市政當局提出哀的美敦書。華方業已同意所定下的條件。但是日本依然進攻，深信華人必定聞槍即逃，和滿洲一樣。但是積年的民族運動和上海民衆有較高水準的教育，故養成另一種不同的精神，華人居然抗戰，雖然日本，坦克車，飛機，鐵甲車和汽車載運的大砲來臨，中國的迫擊砲，機關槍，和半受訓練的農民兵士，最初還是大獲勝利，使日人大為驚恐。日本全賴機械優越，華人終被擊破；然也祇是到上海的一部已成焦土，飛機擲彈於擁擠着逃難平民婦孺，炸死千數人之後，纔得做到這一步。這一次勝利，頂多也是不十分榮耀的勝利，日本并未據以為基業，日本後來還是把兵撤了去，雖然還留着一部駐在上海作前哨，但是此戰分了世人對滿洲的注意，日本在滿正在鞏固其地位，減低往後日內瓦和解的聲價，成了外交上的裝場面。

日本不畏人言，并不稍加掩飾，但還沒有準備充份公然吞併滿洲，祇是突然想使滿洲人民獨立，滿洲的人民既然差不多全是中國人，此種願望誠可謂異想天開。願望不久即得實現，一九三二年二月間發表了一篇「獨立宣言」，幾天後旋即宣布成立滿洲新國，又過幾天一九一一起被推倒的滿清末代帝王，（時年五歲）亨利溥儀被帶至新定首都長春，權爲執政，以待最後決定政體，溥儀就位，由日本文武官員翊贊，儀節係由日本籌備施行，作爲華人民的表示。溥儀原經民國准居住北平，一九三四年被逐出宮，而托庇於天津日本租界。日本據瀋陽後數日溥儀即出現於南滿日本口岸大連，至於如何得至大連，則從未有滿意的解釋入，因爲日人的解釋總是含糊不明的，「加冕」之時，又以同樣的方法帶至長春（現稱爲新京），歷史上的分立運動，從未有過一次發動得這樣自然，成熟得這樣迅速，完成得這樣容易的。但是歷史上也從未有過一次有這樣強有力的支持者。

三月九日，溥儀被擁登位，滿洲遂變成一羽毛長成之國，與中國的關係正式斷絕，後四日，國聯調查團行抵上海，將往滿洲調查使日本於舊歲九月進兵入瀋陽的爭執，這不但是一

個含有諷刺性的巧合，兩件事都是互相關連的。日本之急急從事，自有很健全的理由，使國聯信服于涉毫無用處的一個方法，就是給以一個已成的事實，所以到國聯調查團行抵滿洲之日，除從事一番歷史的研究外，已無事可做，那時已成立了一個新政府，有一個皇帝為臨時執政；有樞密院，有內閣，有立法院，并具備一個政府的一切其他附件；但是政府，每一個機關的主管旁邊，都坐着一個日本人，有時為名義上的顧問，有時則為實任官員。不管顧問也好，實任官員也好，總是手握實權，取決該機關的大政。一切規章法令，要在已經發布之後，署名的長官纔得看見。事實上，新國所頒布的頭一道命令就是一通宣言，聲明承認日將在滿洲的一切要求；特別是關於鐵路要求；南滿鐵路的平行線問題，日本求之已數年，至是遂永久解決。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於九月四日在北平完成簽字，而於十月一日呈交國際聯盟。報告書的建議之一為日軍撤退入鐵路地帶內并取消滿洲獨立，滿洲當成為中國主權下的一個自治省區，日本先下手阻止討論這種已死的問題，九月十六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

與承認同時并舉的，還有兩個很堪注目的辦法，第一，駐滿日軍總司令兼關東租借地總督武藤被派兼任駐滿洲國大使表示日本對於遼東半島殖民地與滿洲獨立國有所區別的意思。實際上武藤就是駐滿洲國的大將。第二，日滿簽立議定書，兩國同議，「協力維持兩國的安全」，爲此日本得准派「爲維持安全所必需的日軍」駐於滿洲國，簡單一句話，滿洲已成了日本的保護國。

日本的工作還沒有完的，還得把滿洲國建築完備。還得使中國也承認已成的事實。華人在方面在國內大無畏的不認有滿洲國存在，在日內瓦則極力提出法理問題，要求國際干涉，其問題係根據非戰公約，華盛頓九國公約，及國聯所派調擁團的調查結果提出，簡直不能置答。總得使中國屈服下來，正式承認失敗。更得要使滿洲成爲一個已結束的問題。

當國聯正在舉行衣冠整齊的會議，辯論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日本正在日內瓦受着世界公論的裁判，日本在遠東却勇往直前，抱着一種差不多輕都漠視的態度一意進取。滿洲國西南有熱河省，又稱東內蒙。該省面積約六萬方哩，人口四百萬，十分之九係華人，其餘則爲蒙

古人。該省又有大量鐵鑛藏。南以萬里長城爲界，距北平不到一百哩，所以俯瞰着整個華北。簡單的說，日本繼續進取熱河。不知是否係出於惡意，日本於國聯大會通過一個報告，認日本犯有調查團所定的罪名并因此否認滿洲國存在的後一日，以二萬五千人向熱河開始總攻擊。日本不但奪去熱河，且繼續近迫，越過長城而入中國本部。攻擊係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開始，到五月中旬，日本已是兵臨北平城下，距天津僅有四十哩之遙。此時中國已惶恐起來。眼見得華北就要步伍滿洲的後塵，倚靠國聯是無用的了。中國祇好同意直接談判，這本是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祈求的。隨即以等於完全屈服的條件，成立停戰協定。

中國同意北平至長城間的差不多全個華北地方不駐軍隊。原有軍隊須撤退，僅留一保安隊，由辦事能使日方滿意的人員任其長官。如此辦法意思就是說使五千方哩左右的土地，全無防禦，日本如欲由熱河來攻取，可隨時任意爲之，跟着就是說此後不但中立區域，即全個華北亦須聽日本支配，實際上現在就是如此正和滿洲既陷入了朝鮮在未爲日本併吞以前的地位屬華北現在已陷入滿洲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的處境，雖仍在中國主權之下，却須聽命於日本

。政府是中國的政府，施政却須得日人的容許。其措施須不害及日本的利益，纔不受限制。頂多祇可希望管制日本認為於其無重大關係的事件，滿洲已成爲日本的保護國，華北亦已成爲日本勢力範圍。華北，係隨日本的意思而仍得爲中國的土地，這樣日本的征服已前進了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係以簡單的邏輯提示出來，中國已被威脅下去了。還得使西方承認新狀態爲不可抗之事，而拋棄干涉的任何期望，日本退出國聯以爲對國聯表決調查團報告的抗議，但是還須有些更積極的舉動。中國的新境地，日本的新地位以及強加於西方的中立，於是均須加以表明，俾將來再無質問，懷疑，或挑戰的地步。在西方得有時間融會所發生的種種的幾個月之後，日本遂有一番表白。一九三四年四月間，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發表一篇聲明。這是一個毫無顧忌的警告，警告列強對中國放手。中國是日本的囊中物，在那篇聲明裏面，可以看出位本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種種舉動的解釋，和還希望着要幹種種的預備。那篇聲明在世界各國首都所產生的震動是理所當然的。就是滿洲國的成立對於遠東前途也沒有比這更爲重要

些。

那篇聲明於聲彼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其在東亞的使命」後，繼說：「日本認爲爲保持遠東和平及秩序計，日本必須單獨行動，并獨負其責。日本認爲除中國外，其他各國無一國堪以同肩此責。」因此日本當反對中國想藉其他任何國家的勢力的摒斥日本的任何企圖。因此日本更望外國對於由滿洲及上海事變所造成的特殊局勢加以考慮，并認識對中國的技術合作，財政合作，必定要有政治的重大性。」

具體的應用此項推論：

「日本因此不得不在原則上反對此等辦法。任何外國單獨與中國談判關係財政或商業提議，但使此等提議有益於中國，而不威脅及東亞秩序的保持，日本不欲加以非議。若此等談判有擾亂遠東和平的威脅，日本迫不得已，當起而反對之。」

「例如軍用飛機供給中國，建築飛機場，派軍事教練或軍事顧問至中國，又或貸與債款以供政治用途，凡此皆顯然足以使日本及其他各國分離且終將證明有害於遠東和

平，日本當反對此等計劃。」

由上所得的推斷，至爲明顯。該宣言通稱爲亞洲門羅主義，其實這裏并不是一個門羅主義。文內通告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一切關係皆須由日本經手辦理，至少亦須得日本允許，日本對於中國，凡認爲適宜者，皆得放手爲之，而中國則須承受日本爲其定下的命運，中國不得向任何國家購辦軍火，祇可向日本購辦。甚至技術協助，如國聯所給與中國，勸其如何辦理衛生行政那樣的；也遭禁止，「借款供政治用途」，一個有伸縮性的名詞，可以伸張至包括一切信用借款，均在禁止之列。歐美與中國的普通貿易不加禁止固然是真的，然而祇限於要「此等提議有益於中國而不威脅及東亞秩序的保持」。但是那種貿易威脅及東亞秩序的保持，却明明的要讓日本來決定，因爲經已裁明對於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日本必須單獨行動，並獨負其責。」換句話說，沒有別的，祇有貿易一項，而且還要日本所許可的貿易，尤其重要的，中國的外交須經日本簽證。意思明明是要日本來宰治，使中國整個變作它的保護國。

因爲這件事對於列強比滿洲的前途或非戰公約的尊嚴關係尤較密切，故列強紛提提提議，而且非常迅速，非常有力，日本外務省迫不得已，將聲明的邊際略爲放鬆，用攏統的話語，保證日本不破壞其他各國的條約權利。但是該聲明從未被否認，或被否認，或被明白撤銷。該聲明係一面公表，同時通告東亞各地日本領事和外交官，即使不是當做訓令，料也是宣布政策的，對於此項事實，也從未加以解釋。事實上這篇聲明，是不能撤銷的，因爲所敘的乃是日本的野心及其志願。

第五章 日本乘機而起

第六章 日本顯露手段

欲知遠東事的要義所在，不必考察日本的侵犯滿洲或退出國聯，最好考察外務省發言人的宣言。由發表該宣言而造成之外交事件，用正統的外交手段，即用躲閃的方法得以敷衍過去，各方面都同意向另一方面去看，而說看不出有些什麼。但是含藏於該宣言背後，并由該宣言發表出來的，却依然存在。其所明指的，總是躲閃不了，那就是遠東衝突的心核。

該聲明的中心事實乃是其中并未含有新的東西。只不過將日本二十年來所期待并以種種方法求得如願以償的綴敘成文罷了。該聲明表出日本政府及統治階級的信念與冀望，同時也表出日本民衆的信念與冀望，因為日本民衆總是擁護其政府及統治階級的。二十年來任何時候，日本政府倘有任何代表是同等的坦率爽直，自必也要發同樣的聲明的。

這篇非正式的發言人聲明，措辭魯莽而絕不含混，凡其所云，皆可從日本自大戰發端以

來的舉動中看出來。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條件即係最初的明白實陳，前面已經說過，要求中的第五部份，允許日本管理中國警察，並在中國政府內設置日本軍事，財政，政治等項顧問，實等於置中國於日本保護之下。其次則藍辛石井協定，日本要求——並且在大戰外交壓力之下得到——美國認可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又是一個較質白的實陳。企圖保有青島和縱橫於西伯利亞，大意正復相同。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用所謂借款資助北京的親日內閣亦是如此。華盛頓會議後那幾年的調和政策祇不過是一個過門。到一九三一年，其永久存在的目的又復表布出來，自後便日愈堅決。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還不夠控制一切的身份，未能毫不妥協的主張其立場。至是日本身份已夠，或者相信其身份已夠。日本已使自身權勢日益增長，而世界其他各國則已就衰，至少也是暫時就衰。外務省發言人的聲明意思就是說日本要稱霸東亞；稱霸一事，是日二十年來所隱圖而現在纔公開直說的。

所以日本在日內瓦的態度在事後已可了解，而在事前亦應能推測出來。日本對於國聯即干涉滿洲亦不容其有此權利，并非出於頑固，自尊，或強詞奪理，而係完全符合其自定的較

大的目標。其堅持須由中日直接談判解決并非策略的運用，而係實施所定的原則。容許有第三者干涉，無論其爲一國單獨行動，或數國共同行動，無異承認日本與中國并無獨特的關係，更無異放棄統治中國的一切希望。承認有干涉征服滿洲的權利，即無異否認所以要征服滿洲的目的。

奪取滿洲和拒絕退讓的動因，可於日本的命運觀念中得之。而此觀念又不僅係將自國家張大狂，頌重腳輕的軍國主義，自尊自大的願望，或經濟的急迫需求，雖然這種種皆是其因素，尤以末一項爲然；并且另有某種歷史的源流。日本的行動哲理的根本前提乃是以武力爲決定國際關係，特別是遠東的國際關係惟一因素。以最近百年間來作解釋，這個前提是駁不倒的，尤其在遠東駁之不倒。日本能舉其自身所得的經驗，兼從其對中國，菲律賓，爪哇，馬來，印度等地的觀察以爲證。日本重新走入世界，倒在一個不合常態的時期，一個外表裝作仁義道德而實際肆行規奪的時期奉行強取豪奪法則，用心之虔誠，成功的完全，沒有一個地方勝得過遠東。在非洲國際的掠劫祇不過來得較爲厚顏些。在那裏可以殺戮原始的部落

并竊取其土地而不須有煞費心思，善爲設辭的辯護，如處置較爲發達的亞洲人時所視爲應有的。掠奪原始部落的財產，如遇反抗即加殺害，比較容易向他們證示說是爲提高他們自身的文化始有此舉。自一八五三至一九一四年以前，日本留心察看列強互相競爭劫掠中國。至於在近東和非洲的，他們雖目不能見，却可從書報上讀到。日人所作的聯想是不幸的，但頗合乎邏輯。他們加以推斷，認爲強國欺凌弱者，絕不受任何拘束。凡能者皆得取之。日人應用此推斷，以一種假定作爲其侵略中國的根據，此假定就是中國反正是要被征服的，只不過在乎那一國爲其征服者的問題。日人自己選定自己是很可理解的。的確，倘若日本另選別個國家爲中國的征服者，那就理解不通，因爲果真如此，便要違反自保的本能，顯而易見的，如由日本以外的任何一國征服中國，其第二步便是日本也要被同一國家征服，下此結論，百年來的帝國歷史儘有充份的證據。

由此即可推出其結果。日本倘欲實現其野心，務須於最近數年間爲之。時候的相宜，再沒有勝得過此時期的。中國現時國勢弱到極點，抵抗的力量亦最微。西方現時也是弱到極點

，反對的力量也最微。日本欲得成功，此兩項條件皆不可少，且須同時并至，同時兼具此兩條件將永遠不會再有第二次。事實上也是絕不可必其再遇的，除非另有力量為預言天命的人作辯證，而世界長處於一個分離渙散的過程中。

拿一件事來說，在做了帝國玩物的屬國間，如果民族主義是要激發起來而不痿頹下去！——這本來差不多是社會吸力定律所應有的——那麼，中國之求恢復獨立，勇力必將有加無減。而且隨着時勢去進行，多半更有成效。中國也已開始維新了；生產與軍備兩者都正在應用着科學。中國建設若得成功，其民族主義必不僅僅成爲口頭上或情感上的一回事，必將具有重獲平等的工具，恰和日本從前一樣。中國人口較日本人口多着大約五倍，這是日本所不容忘懷的一個根本因素。

尤其重要得多的，如其果真還有國際競爭統治中國之舉，那麼與日本競爭的各國現在正處於最不利的地位。西方受世界大戰的影響，還依然精疲力竭，元氣未服，在經濟上，歐洲還患着虛弱之症，一半是大戰兇殘的結果，一半則由於經濟演化的關係。在政治上，還在戰

亂相尋，爭持不已。戰前在遠東要求地位的主要國家英法德三國因為歐洲的敵對行為所限而不能動。每一國都須提防其邊界上的危險，不能冒險分移精力或注意去管遼遠的亞洲的事。各國此刻皆須想法圖存而不能再謀帝國的擴大，但是各國在遠東也都有已得的利益，或為領土的，或為政治的，或為經濟的，所以全部必須冀望着遠東的潛能以圖恢復，目前的局面可以說祇是一個暫時的局面。到敵對行為平靜下來，或經一度戰爭得獲解決而又把心事丟開之後，歐洲必定又要顧及其遠東的既得利益和會將其一度吸引至那個半球，現因需要愈鉅，吸引力亦愈大的潛能性。蘇俄已經失了帝國的威力，兼且還須竭盡其種種資源以建造一個新的經濟組織，樹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但是從畏懼蘇俄強盛者的觀點看來，蘇俄的進步是示人以預兆的，——就日本的野心而言，更是足以致死命的，除非是蘇俄現在有預料不到的變故，否則的話，便一年比一年更能阻礙日本的進展，即使不能將其擊退。美國現在也是不能動的，半因大戰會給予教訓，對於歐洲事業不能漠不關心，半因現在正受着經濟的磨難。但是美國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也已有了要居世界領袖地位的預兆，再則美國已有不能誤解的證據

，證明其對遠東的關懷，一種超過狂愚的關懷。就算僅僅爲了經濟的理由，將來的關係也有日愈密切，而不至日愈疏離。對於此一層，美國在最近數年間屢次不認可日本的志願便是實證。

日本參謀本部看定了世界真象，然後要求政府贊助系統的征服遠東程序，其所執之辭是無可斥駁的。現已有了大前提——即遠東將爲一個充份強盛的國家所征服，日人認爲宜由日本來做這個國家——對於日本應當就着手進行這個結論，便無可置答。因爲可以十二分有把握的說，要幹現在就幹，否則永遠幹不起來。所以反駁的祇有說整個事件是反社會，所根據的大前提是陳腐的，因爲現已由一種新的國際精神主事，列強在遠東的奮動機也已經有「變更」。

關於第一點可以說是真的，不過與實際不生關係。日本所發揮的定律是野蠻的定律；依此定律來講，各國應作生存的競爭，和平祇可說是戰爭當中的休歇時間，戰爭纔是國際生活的經常狀態。至謂此舉乃人類可怕的，甚至自殺的前途。也得不錯，不過却與是否是事

實無關。問題祇在日本的分析是否與從現代國際社會將來的證據相符。

據所得證據而言，日本的大前提是陳腐的嗎？在什麼地方算得陳腐？在歐洲嗎？在凡爾賽和約上嗎？在法國與小協商各國的關係上嗎？在意大利對奧地利和匈牙利的謀略上嗎？抑或是在國社黨德國的發放上或在英美海軍辯論的高深平等數學上嗎？關於國際關係的新精神，會屢有措詞冠冕堂皇的言論，但總還是未曾成形具體的精神。凱洛格公約會斥戰爭爲不法，但各國咸斤斤於舍供戰爭外他無所用的武器。軍縮會議開而復散散而復開者已有多次，但除大羣嗚嗚望治，雅好自由兼天真如嬰孩的美國人外，世界絕無一人有絲毫裁減軍備之意。國聯盟約誠然是新國際社會的憲章，但簽字加盟的會員國中，國勢強盛，足以漠視之者，有那一國會有多過過惠的服從？有那一國會表示願將其本國的行動，政策或利益交付國際檢閱，或使其主權屈居於任何世界機關之次？甚至美國，即在奉守最虔的時候，亦不讓門羅主義去受國聯的管轄，隔些時嘗有一種文辭優美的新制度訂立出來，但是無一國會容許從新制度得來的任何勢力來禁止自身達到所期望并且力能達到的目標。新制度是已經公布成立了，但

行爲仍然是舊制度下的行爲。

在遠東其沒有什麼新的分配。此殆由於大戰後西方各國未嘗作的新侵略，不過頭一層，他們是在復原期的狀態中，第二層有中國民族主義和日本潛在的反對爲其阻障。後者是蘊而未發的，不過却已心下明白。西方各國雖未作新的侵寇，對於從前侵寇的，亦未稍有放棄。他們宣布自即日起要行新道德，但對於舊時的不義，依然護持之惟恐不遑。如此辦法并非完全不利。在無力取勝之時宣布暫停角逐，各國便立即關起門來，不讓地位佔優勢的新份子加入，并保有其已得錦標。

西方各國對中國固嘗作相留的讓步，但凡所讓者，全都是比較無關重要的。雖然是無關重要，仍然係用力向各國搶奪而來。無一樣是自動放棄的，苟非中國起而反抗，更無一樣會得放棄，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的前事，便是充份的證明。西方各國對中國民族民主義退讓，因爲不得如此，并且還是完全退讓，只是對於其領土的前哨，除一二不甚重要之處外，還在把持不放。日本對滿洲的中國民族思未嘗退讓，因其勿須如此。其間

也還有這點區別，要求西方放棄的與其整個的世界陣容，關係微乎其微，而要求日本退讓的，却是其帝國陣容的很濶地。西方連治外法權都未嘗讓步絲毫，對於日本却要其讓出在滿洲的一切，這在日本看來，未免太多，並且多得無可比擬。惟施責於日本之時纔引用道德法則，引用起來，又祇限用於遠東。

西方各國並未有更改其對遠東的心境，變異其希望或動機的任何確實證據。他們曾發表宣言表示公平無私，但是就在他們系統的規掠中國的那些年代，也是發表着同樣的宣言，那麼從日本的觀點看來，西方各國之不再向遠東求謀拓張，是因為他們已改惡從善，又或許是因為他們筋疲力竭，無力為此，若果為的是後一個原因，那麼便儘有理由預料到他們元氣恢復，又得自由行動之時，他們自必要續起在一九一四年被迫停歇下來的工作，誠如是，則不但已將一個黃金的机会失之於日本，而且日本不採取初步的預防，乃是自取其咎——這是還沒有加之於日本的罪名，到那時節，日本的希望會要因不在其位而歸於消滅，並且，自必有強大貪欲的帝國的前哨，深溝高壘的布防於其國門之前。日本必定自挫其野心，而蒙受

不安全的影響。

這是無庸憑空揣測的，事實已甚明顯，日本已在列陳前進。日本玩弄國聯，至於退盟。自行其道，其趨向已由外務省發言人標示出來。滿洲是日本的，且將繼續是日本的，不以內部崩潰或外力相加而廢。杜撰一個有啞口政府的獨立國，祇要於日軍的意圖，或日本金融家工業家的機會無十分大阻礙，必仍予維持。如其有阻礙的話，滿洲必將朝鮮一樣直截了當的被併吞，中隔的這幾年將做了緩和麻木歐美靈敏或覺的藥劑。歐美承認滿洲國與否，毫不相干。這像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樣，已經是一件被人忘懷了的公文。

滿洲國現行的政體，或將來所或有的政體，關係太小，不值得加以敘述。無論將採行何種政體，終究是一個舉行日本命令的機器，中國人和滿洲人一天還忠順，將留其在位一天，作為樹窗裝飾，但也就祇是在他們還忠順的時候。就一切為實用的目的而言，政府是日本的，且將來也還是日本的，在政治上言，滿洲國是日本的，將來也繼續是日本的。在經濟上亦然，各重要銀行均已被接收，併合為一中央銀行，由政府管轄。所謂滿洲國政府。差不多

最初的一步舉動就是與日本政府管轄下的南滿鐵路訂立契約，授以管理經濟滿洲國鐵路的全權，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新鐵路的建築，其勢如火如荼，全都着眼於日本的軍事策略。其次則汲取現猶未經開發的地方。各線的意圖，全在吸收該處的資源與商業，歸日本獨佔。連絡蘇俄與遠東的中東鐵路的功用，自一九三二年起即已開始談判讓渡與日本或滿洲的國，縱使談判不成，此等新築的鐵路線亦必摧毀其功用，（譯者按按該路談判已成，業於一九三五年春間實行讓渡）。為投資鞏固舊路並建築新路計，南滿鐵路會社已增資二萬萬元，幾達原有資本額的一倍，此事即為半官的事業，資本又係來自日本，那麼日本會不會退出或滿洲國輕輕放過，是可以猜想得到的。現已在成立着政府獨佔，以開發經營該處的各项，天然富源及公用事業——如油業，煤礦，金礦，電力，森林等等。也和日本一樣，各項獨佔的經營，將為與日本政府主政入物有家庭關係和利害關係的少數財團的利益，故將由這些財團——日本財團來投資，或許也有滿洲國內恭順的中國人參加少許，因有投資的關係，便等於入質，自然要繼續恭順。由此可以推知日本退出滿洲究有多大希望了，將來總有一天日本會要說，

日本與滿洲國的關係連結太密切了，倘給滿洲國以充份的自由，便不能危及本國的安定。這些就是日本現在孜孜不倦的纏成着的連結。不過這並不是獨一無二的進行程序。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克服弱國，其最初的步驟便是要有留存在那裏的合理防衛，藉以自保。例如英國之於印度便是這樣的。

如此一來，滿洲將繼續是日本的。但是帝國主義的拓張還有一種兇狠無情的邏輯。得進一步又逼着要進第二步。日本必不肯及滿洲而止，恐怕也不能夠停止。「完成」滿洲國的工作並不因得了熱河便算完畢。直向滿洲國之西，有蒙古，界限劃分不清，和亞洲東北各處一樣。由是便發生安全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每前進一步便要使所獲新土地與前面土地接近的一面受敵，一個滿洲國家得了美國的長島，一定是把持不牢的，除非連曼哈坦島（即紐約）也得到手，得了紐約市，如果美國軍隊仍據守着哈得遜河的耶西河岸，也是絕對不會安全的，所以了戰略的關係，自須也要佔取紐耶西山。其餘亦可如此類推。照這樣，每一次帝國主義侵略便做了進一步侵略的留質，這是帝國的吸引力，也就是其弱點。所

有的大帝國都是這樣的伸展，一直到張力用盡之時，就分崩解體。

日本參謀本部能以絕大的理由辦論說，滿洲國的邊界殊難與接壤連境，曠無人烟的蒙古劃分。因外蒙行使蘇維埃政治有年，蘇俄在該處已是深溝高壘，刁斗森嚴，故此項論調尤其振振有辭，無論如何，日本前進的先鋒隊業已深入內外蒙古，軍事商業人員，而且軍人往往扮作商人，在滿洲國確立後不久，便即陸續秘密闖入，業已併入滿洲國的，蒙旗之地內有蒙族人甚衆，據估計數約二百萬，那麼使他們共隸於一面旗幟之下，而以與其有血統關係的滿洲征服者的後裔溥儀爲其主上，自是合於邏輯之舉，蒙古地曠人稀，自滿清推倒以來，雖一向是在中國宗主權管轄之下，關係却甚爲疏離。蒙人蠢蠢欲動，已非一朝一夕，且已演發出一種自治運動，其起源半係自然的發動，半受外方的刺激，刺激的活躍，從沒有勝得過現時的。在政治上，蒙古沙漠地乃是一池混水，日本正以殷勤的心思靈巧的手腕乘機漁利，至少內蒙將蹈滿洲的故轍，這句話不是預言，而是動力定則的記述。外蒙的命運，則要待日俄兩國的總結算來決定。

以上所論關於蒙古種種，亦可同樣適用於西伯利亞。不過西伯利亞的水不混，不容人前去爭漁。西伯利亞的地勢，宛如滿洲國頭上的一頂皮帽，罩齊兩耳。距耳的一邊不遠有海參崴，地上及空中的槍砲；其密如林。蘇俄一日橫越亞洲而伸出太平洋，對於日本的披張便一日有加以制裁的可能性。但是不能以處置蒙古的方法去處置西伯利亞，沒有一種雜混的技巧是夠充份的。設有一種使內部自相爭攘的陰謀會發生效力。虛構杜撰不能成立隊向蘇俄的整個武力作直接正面攻擊外，無法能保滿洲北界「安全」，而使日本的大陸帝國功行圓滿。

前面已經說過，萬北現在是處於一九三一年以前滿洲所處的地面。但是這個地位太不穩定，不能持之久遠。在滿洲歷時尚不到二十五年，且在此時期內，有一半時候日本權力甚小，尚須瞻前顧後，在華北歷時就不會那麼長久，現在日本自信已能玩弄世界於股掌之上。中國任何地方都有着演變的力量在活動，力量的種類並且太多，不但長久處於半明不白的境地。不穩定的因素也是太多，不能長久維持這樣繁雜的均衡。民族主義是低了頭，但並未被撲滅，總還要抬頭的。因遭日本擊敗，恥深辱重，越發更要苦幹，各處既都拚命的要收回領

士，民族主義終將起來恢復其失去的一切。其於一九三一年以前在滿洲所下的挑戰，必將捲土重來，來勢亦必更勇，因為華北人口稠密，早經開發，為中國政府的所在地且數百年之久。日本不能坐待其成熟。如其坐待，便不能不危及其既得的一切權利日本必將使華北也成為一個已結束的問題，和對滿洲一樣。

第七章 薩閱在工廠界的勢力

既然如此，自可以說除非有一場戰爭將日本打敗，或日本內部發生經濟崩潰，或發生全世界經濟崩潰連日本帶進去，又或發生一次世界革命使國際關係的整個內容爲之改變，日本必將成功將全個東亞變成殖民屬地，由是成爲縱非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亦必爲最強大的帝之一。必然的結果，西方各國到那時必將被逐出東亞。在這些不意的事件中，世界經濟崩潰和世界革命以難以預料的。分析目前時局的任何企圖，總須爲此一層預留地步，不過甚至最有把握的假定亦不能以此爲根據，這也許會發生，也許不會發生的。

日本國內經濟崩潰，其難以預料，也不過祇有等級之差，雖然許多關於遠東的著作都有一種傾向認日本因國力貧困，實行其大計劃，不能無力竭難支之虞。日本固然是貧困，但不能據此事實即下武斷的結論。世界大戰已證明公共財政與國民財力的經常標準不能適用於戰

時，或須盡舉一國命脈以赴之的任何非常情勢，當一九一四年時，曾有人以數學的準確，證示大戰不能支持到兩年以上，因為到那時各國必定要破產；可是大戰支持竟了四年之久。交戰各國多數確乎是在一九一八年會要破產的，但是居然還能繼續作戰。日本是也許還能繼續進取的，縱然從會計方面來衡量收支未能相抵，到那時日本人民的遭遇或許艱難，衣食或許不給，但并不一定影響到外交政策。事實上很少有發生影響的，據此推論，可以說一個國家爲了戰爭或對外侵略的目的，政府祇要得人民的擁護，收支總可相抵。

尤有進者，就算日本資源目前十分貧弱，不足以供一個帝國的征服，奠安和行政，這些資源并不見得不會增加，反而大有增加的可能。日本固然是還在着工業化的初期階段，但進步甚速，如其對亞洲，非洲及中美的商業侵略之所示，像一百年前的英國一樣，日本已上了圖表上升線初起的帝國途徑，其間有一顯著不同之點，那便是當一百年前，全世界在經濟上正是圖表開始上升的時候，現在却是已經成了平線。但是日本除非受全世界經濟破產所牽累——日本現與世界經濟組織關係頗夠密切，故很有此可能——其財富必將增加，其供應對外

侵略的能力，亦由是而增，時間原素是最關重要的，繫於日本完成其計劃的速度與潰散——如果要發生潰散的話——力量的速度；日本能使其東亞的開拓成爲有利的快慢與行此企圖時罄盡其資源的遲速。這其間未知數太多，不能列成任何方程式，變異太繁，雖智者亦不能加以揣測。

不過，日本由計劃進取滿洲而用去的資財，亦不宜等閒視之，政府的預算數字已經是夠難辯。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即估據滿洲的前一個財政年度，政府支出定爲日金一、四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即估據開始後的財政年度，則爲日金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了五萬萬元，即全部三分之一。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度度的支出，預算爲日金二、三〇九，四一四，〇〇〇元，又增了三萬萬六千萬，即全部百分之十五。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度的預算計日金二、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若能依足預算的範圍，則略爲減少，不過這是多半難以辦到的。不管怎樣，政府的開支自滿洲事件開始以來，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滿洲對於此等數字的關係，可以從三個顯著的事實看出來，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特別神定爲日金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度的則爲日金九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又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度的總預算中，陸海軍費將近十萬萬元，即佔去全數的百分之四十五，而且預料還要超出預算，未了，日本國債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僅略爲超過六十萬萬，一九三四年則幾達九十萬萬。滿洲事件發生後的一年即已增高了八萬萬。自那時起，日本財政年年不敷，其數額大約即與此數相埒，這便是說，日本自奪取滿洲以還，政府支出短少着三分之一。

這種情況顯然是不能持久的。日本若不是須達到使滿洲獲利，便要在國內另闢新財源。日本不能無限的舉借外債，其人民也不能繼續負擔巨額不敷所加的額外賦稅。時間的原素將爲關鍵所在。日本的將來乃是一場殖民開拓成功與國內貧困至潰裂點的競賽。但是至少有一場競賽，隨便下結論說日本的帝國擴張將爲其目前經濟限度所阻抑，是有重大疑問的。簡直沒有結論可下，的確沒有一個結論够建強，足以支持對於遠東和平的任何保證。

不過這一點是確有把握的。倘若日本在一個估量得到的時期內被內部力量所阻攔，那祇有迫在眉睫的財政慘禍的威脅，有一件爲美國人放言高論的不意之事可以除外，那就是日本民衆會要向其軍閥責問，而迫其改絃易轍。當一九三一年時，主張國聯與美國對於滿洲採堅決態度，以保國際和平機關威信的人，高倡此論，甚囂塵上。據說日本民衆不肯擁護黷武政策，尤其在西方各國倡言反對之下不肯加以擁護。又說外國輿論有力的表示，可以鼓勵日本自由派和商人對抗其軍閥。事實證明此論絕少根據。日本人對於其軍閥差不多拿具有宗教性的熱忱來擁護，事實上，有少數社會人物，被人疑爲會要發表反對言論的，都遭了暗殺，而暗殺兇犯則予以輕微的處份。日本輿論對於這些暗殺舉動及輕微處份并不加以非議。此種議論實反映出美國自由主義理智上的幼稚，而不是日本輿論的情態。將來或許會有一個時候日本的社會進化要產生充份的騷擾不甯，對外征服的軍備重担使日本人民大受其累，而激使彼輩起而抗議且有力暈使抗議發生效力，但是此一時候尙屬遙遙無期。現時則維使日本人民果真嫌惡其軍人統治者的舉動，亦必毫無辦法。在熟知歷史和目人心理的人看來，絕不信會

論其他的行事，決定日本國際行爲的原來中，國民心理所佔地位至爲重要，必須加以了解。

對於「自豪」的日本民族——種族的自豪可以用合式的演說，有大標題的報紙，和編輯金當的課本在任何民族中誘發出來——雖曾有過幾許不通之論，日本人於其國家的本體，確乎有獨具一格的意識，而於其與其他民族的相對地位，感覺亦甚敏銳。此舉半是白種人世界拒絕承認其有平等地位所造成的，白種人國家在日本威力正盛的時候給以同於其他東方民族的待遇，予日人以澈骨的痛苦，恰和給予所有東方民族的一樣。協約國在凡爾賽會議拒絕正式宣布黃種人有平等地位，還有美國和英國屬地對日本移民高樹壁壘，益發加增了其苦痛，日本自然是要想由證明其地位平等而儕於已醫好了創傷恢復了名譽的國家之列。不過，日本的心理大半是思想與因襲的背景的產物，由一自覺的教育程序加以推行。

每一個國家的教育雖然都是傳授一種國家的唯我主義，其他各國中却沒有一國慎加設計以求達此目的有如日本的。日人差不多的確確的經師傳授，謂彼輩係神之選民，結果遂成爲達到國家擴大狂程度的武士道。傳授於日本兒童且爲絕大多數成年所相信的歷史，係合神

話與迷信而爲一，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皆無其匹，且亦爲十分開化的民族所不信，他們不但相信其天皇係乘神輿而垂治；兼自命係神聖苗裔，得爲其臣民卽無異有半神之份，故與其他人類顯有區別，其他人類都是劣等的。這番神話掛上了偽玄學的名詞，大學校的歷史家，社會科學家，心理學家對之至少皆得口頭上認爲是真的，公然懷疑此項神話在平時須遭放逐，在像目前這樣非常時代下，則有被刺殺的危險。以一個旅行用火車，交通用無線電，閱讀日報，選舉議員，駕駛最繁複的機器，用最繁難的外科手術治病，能自誇有卓越的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的國家，居然還承認其爲事實。愛國思想之在日本，并不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有回教熱情的宗教，并且還是一種用最巧妙的現代宣傳手腕來傳授，散布，維持的宗教。其構成的原素雖多已陳舊，可是最近纔經過一番整理，使成爲系統化，自是遂常做一種教理來刻意灌注於人民的腦中，此教理乃是支持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力量，并且已經培植得根深蒂固，使主張行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階級不但成了萬有萬能，抑且地位穩固，不爲民意攻訐所動搖，反對已不祇是政治立場；簡直是一種大不敬。

日本的社會背景使官傳成了一樁很困難的工作。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封建制度就制度言業已廢除，但在人民的思想與情感上，却依然存活着。就組織成都市生活的各大金融集團，鐵路系統，國營獨佔事業以及工業大混合組合而言，日本還是有着封建的精神，忠君思想還是支配一切的動力，且代表着精神法則的最高價值。只不過是從家族轉移到較大些的集團。日本已有了一個限制尚寬的憲法，雖然如此仍祇是奉之如具文，票選議院議員也是在形式上舉行。一八六八年以前統治的階級，現在尚依然統治着。不過係換了一個名義，用了一個不同的方法來統治。人員稍有變動，名額也略為擴充，封建貴族之不能適應新法，業已成了過去的人物。大多數是都已適應了的，封建的如果未曾與工業金融巨頭化為一體；總已與他們發生了關係。直至數年前，每一個大族系各從陸軍，海軍及樞密院統治着全國，而所謂的元老派則與一個大貿易金融會社有密切的聯絡，現時關係已不大直接，不大確定，然而關係總還是在着。倘若起了任何變動的話，那就是滲入全國社會制度更深更寬了些封建的太爾已把寶劍搜成了借款與合同，把地產換成了銀行和工廠，但是大權依然在握着少數的貴族還

照舊統治着——縱然不是絕對的而且雖則表面上和名義上受了相當的裁制，至少在一切實用目的上還照舊統制着。無論如何，統治自有統治人物的觀念，乃人民所公認——縱有攻訐，亦力量微薄，因而就祇是可以等閒視之的少數人所爲，工會會員也許會罷工，但也祇是以下人的身份來罷。服從少數統治階級，此種觀念還未到日本絕大多民衆的挑戰，仍然是生活的常態，和社會關係的中心。

依憲法規定，陸海軍係單獨對天皇一人負責，而不對內閣和國會負責。所以陸海軍完全是自主的，而且萬一文官不肯就範的話，事實上有資格推倒內閣，即憲法上無任何規定，他們也必定是有同樣的地位，因爲有了封建的忠君思想，封建的尙武精神的，崇高隆貴還得存活着，在日本人民眼光中，這種理想還是從兵士的身上表現出來。薩閥——即職業的武人階級——的法則仍然是日本人的精神法則，上面或許薄薄的蓋了一層西方思想的皮壳，鑲了一層西方的風俗習慣，在衙署，工廠，及工業貧民窟叢中多少有點模糊看不清楚，但是在日本人民的本能上，仍然可以激起反應，對戰爭光榮失去幻想，反抗戰爭制度，現已通行於西方

民族之間，但在日本人民則不但不參與其事，抑且還視爲不可理解，直認爲是另一個世界的事。其甘如治。

陸海軍取得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掌握的控制全國的大權，絕無需舉行任何政變。此乃自有之理，日本與德國或意大利都不相類，不須宣布行使獨裁大權，祇將該國所獨有而且具有然永久性的趨勢強化起來就夠了。日本軍閥就是主宰，因爲依日本的標準宰治乃是他們應有之權。事實是日本願聽從其軍人領袖徵召去幹任何冒險的事，去從事任何征服的爭戰，去與一個國家或所有的國家交鋒，係自取滅亡，在所不計。他們之中或許已有些人知道是自取滅亡的，因爲已有人慮到縱橫東亞的最後結果，即是他們絕不敢公然發表出來。他他是否要發表也還是成爲疑問的。倘於不意之中發表出來。他們必被處以極刑，而不須經過法律手續。一九三二年的幾次暗殺便是好例。日本軍人階級對於人民可以欲爲，其理由可在日本文化結構中找出來。對於遠東的任何研究，都必須以此事實爲出發點。

關係日本自由思想爲日本軍事侵略的制裁的種種談論因此便都是空洞的。甚至連現實性

終也沒有。祇不過是一片好意的美國遊歷者的空想，他們從旅行家的皮毛觀察不假思索遽下推斷，和沉醉於宴會演說的親善情感。日本並沒有歐美所見解的自由思想。有不少的日本人，其中有些是聞名於美國的，發表其自由思想的言論以誣外人，但都不過是空口白話，言而不行并不一定有誠意。日本軍人階級無論在什麼時候有破壞他們公開擁戴的主義的舉動，他們不但是噤若寒蟬，而且還要引咎自責。到事已了結，軍人階級認為滿意之後，他們又做回他們的自由主義者。確也有少數難得的人物，真正的採行自由哲學，并真正的反對違背非戰的國際社會規律的國家主義行為，但是他們并無左右力量，縱不改遭受脅迫而啞口無言。也有少數胸懷不滿，存心過激的工業工人，和為數更少的胸懷不滿的農民，但是其中多數信念并不堅固，逢到任何國難，他會被羣衆情感的第一道浪花沖了去，至於其餘的，則數目太少，不值得加以考慮，其勢力之微，較之無足輕重的還次一等。此輩人物和勢力是會增加無疑的，祇要有着任何工業社會的社會進化動力，但是來不及對遠東正在進展着的力量量的施展發生影響。

謬誤之點乃在於想以西方的思想和主義去了解日本，并因某幾種建制名目相同，遂拿西方的社會組織來作類比，錯處就在於譯出其名稱，而沒有將其建制也加以譯釋，例如日本有議會，但是其活動與歐美所實現所了解的議會制度毫不相干。日本有憲法，但是其意義在日本政治實踐上和日本思想上與歐美的并不相同。這些都是在西方有着某種社會關連的建制。在日本并無沒有此等社會關連，爲少了此等社會關連，便沒有同樣的旨趣和實效，自由思想可以說也是如此。應用到日本便成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詞。責任政府的真正概念似有若無，民意控制統治的貴族階級乃外來的思想。既不能相提并論，也不能下比較的判斷，就歷史上言，日本或許是在西方文化系統之內，因爲日本採行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那裏的文化套衣較之西尤爲鉅大，西方形式仍不過是一層外披，還沒有深入到日本感覺與思想方法的軸心。動機是大量生產的動機；而衝動却是封建制度的衝動。就是這番國家中央集權與封建的忠君思想相混，巧妙宣傳與迷信相混，神祕觀念與技術效率相混，中古時代精神與坦克飛機相混，使日本難爲現代思想所解，難憑現代標準來測度，而且在一個由複雜的經濟關係造成西

脈絡的世界中，至小是希望避免戰爭的世界中，成了非常危險的份子。他們是不受時間限制的：他們行動的泉源是中古時代的，而助他們行動的工具却是二十世紀所產的。

動機與行動工具是二十世紀所產的，此事實應勿忘却。國家崇拜實多過於浪漫式的生活，或文化的返本還源。經修改而適應於最近的民衆對封建貴族的擁護，并不僅僅是滿足階級的自我思想，國家擴大也不僅僅是滿足一種元氣橫溢的尚武精神。此事不僅是由國際政治的策略所促成，日本的動機係二十世紀所產生的動機，因其已採用了二十世紀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日本是已經工業化了，工業主義已賦與權力，也以種種義務和懲罰加諸其身。可惜日本對於工業主義供給不能週全，是減日本的不幸，更或是世界其他各處的不幸。機器生產的三大西業即煤，油與鉄，日本所有量甚微。據最可靠的估計，日本的煤藏，若照德國用煤的速度，四十年內便要告罄。一年間的油產量尚不及美國一日之所產。鐵礦也不夠支轉到廿年以上，事實上，日本對於工廠生產所必要原料，幾乎全感缺乏。惟富於絲產，銅產亦稍有可觀，沒有天然富源的儲藏俾其極可使用，日本即不能完成其工業化，但是日本又非充份工

各國所施的殺戮，必定受不了，無論爲何，其工業化的程度已經太深，退既不能，止亦不可，但是除非成爲一個羽毛豐富的工業國家，又不能養活其人口。

業化不可。否則便不得存活。前面已經說過，日本若沒有從役使機器得來的權力，對於西方於此尚須談一談日本的人口問題，此問題嘗被插入關於日本行動與政策的每一次討論，成了日本擴大國家的每一舉動的主要恕詞：日本人口過密，必須有地方供其展布。事實是無可否認的；其辯護三言兩語便可說完。日本人口自維新以來已增多了一倍，確須有地方供其展布。但是日本的帝國主義意圖與此需要殊少關係，日本對於謀領土擴張的努力并未向着爲日本殖民求地盤這方面去做。日本自一八九五年即已據有台灣，但是任到那裏去的日人，其數微乎其微。在一九〇五年從俄國手裏搶得南滿，以至一九三一年正式佔據全滿這期間內，移植到那裏去的日本人，祇不過二十萬，朝鮮亦然，十年後的全滿將仍復如是。據有滿洲對於日本無論有其他何種希望，爲剩餘人口供出路一層總不在內。日本農民或小商人在那嚴寒的北方氣候之下，於圖存之外是否尚能有其他作爲，又或能否與移植來的中國農民競爭圖存

，實屬疑問，中國填實該處人口業已有年，不能將其排斥，因為該處苟非有人居住，於日本自不會得有經濟的利益。尤其要緊的，日本農民未見得肯下努力，他們從不想移殖於未開發的區域，他們在這種地方做殖民也不會獲得成功。尤難望日本軍人階級去躬親嘗試。這一層他們是計較不到的。人口的壓力的已成事實後的怨詞，而不是造成事實的理由。日本的行動若不是由純粹的軍事野心和地利上的情由，則其所以想控制遠東，便是出自經濟的需要。

這個需要是真正的需要。日本對於其日益增加的人口，若不給以機會在工廠做工，便不能供其衣食。工業化是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的方法；并且是唯一的解決方法，所以日本必須得保證有原料供其工廠之用，尤其須得保證有一個市場以處分其工廠所出的出品。這是日本生存的一個條件，無論以任何手段來求達目的，都堂堂正正的有理由自辯為合理，固是乃有要得據有東亞，或獨自控制東亞的決心，蓋東亞本是天然富源的庫藏，也是世界上未經開發的最大市場。以純理性而言，日本儘可得到此保證而不須握有其地或控制其地，僅僅由運用經濟定律便可辦到。因其與亞洲大陸鄰近的關係做買主賣主都比其他工業國家更佔便宜。與其

各工業國家競爭起來——須該地公開任所有來者一律得參加作公平競爭——可換必勝之權，但是歷史給了日本教訓，知道此種情形是違反事實的。遠東的國際政治是各國前後相繼的努力分據領土以爲已有。爲帝國的爭鬥證明欲求在經濟上得自由接近一個地方而不受拘束，其惟一保障就是將其收歸掌握，除非那個地方是在一個軍力強盛，足以擊退一切有征服野心者的國境內。如前所云，日人不信此項奮鬥已被人放棄，且在現代國關係中，絕沒有證據以作此種信念的根據的。

現在還可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可由其現所從事的努力而得到其所必需的保證，可以說，東亞並沒有大量的原料品足以維持像英德或美國那樣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儘有不少的證據以支持此項假定。可以說日本從用武力統治東亞而得到的利益將被施行統治的所費抵銷，更可以說日本使東亞俯首屈服，得不到任何利益。日本不能以其工廠的出產推銷於物質上未經開發的中國，因爲到那時節已無資未購了。中國惟有自身成爲工業化，絕絕能成爲够作日本繁榮尾閘的市場。到那時，中國不但已能自給，甚或還成了一個競爭者。并且，若俟

中國到達已具有技術資格的程度後，必已有能力自衛以抵抗日本了，這是經濟帝國主義的中國矛盾，終將帝國主義化爲烏有，還有幾點往後尚須考察的。現時則祇消說都沒有怎麼相干。因爲日奉相信其所定的途徑，將使其達到其所希望的目的，無論此信念健全與否，日本必將本此各而并且還會得到其人民的擁護。日本人民是必須加以擁護的。他們之爲此并不僅僅是出於封建的忠君思想，設使他們受了某種異跡的驅遣，不再迷惑於空想的國家主義與武力的光榮，他們便不能再有所抉擇。因爲在目前情況之下，對他們的軍人統治者去加以非議，縱使能夠辦到，也無異是自斷地們的惟一生路。

日本人民不能裁制他們的軍閥，他們不願裁制，也不肯裁制。

第七章 監國在工廠界的勢力

第八章 日本的商業侵略

既然這樣，除由外力外，對於日本自不能加以禁抑，而唯一能發生效力的禁抑，厥為武方。簡單的說，除非發生一場戰爭，否則日本必想統治全個東亞。日本如果真將紆治東亞的話，結果東方民族將變為屬國且不必去說他，其對於西方的結果，將較損失聲威為更甚，甚且尤甚於損失殖民地，租借地，以及在東亞的其他領土前哨。其損失將更為顯著，害處亦較鉅。

日本受了無數條約的拘束，須尊重門戶開放政策——那就是保證各國在華有通商的平等機會。日本曾正式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門戶開放，其保證係假手於名義上的滿洲國官場發出。但對於門戶開放，頂多也不過是用奧妙的方法奉行，尤以與日本有關者為然。的確可以說，日本從進出的門，從此已被封鎖，不許他國出入。可是用專門術語來講，日本總是得在法律

保護之列。在國際實踐上，以及在國內共同的實踐上，最容易使法律的命意化為烏有，雖然表面上還是信守其文字。日本就是這樣一面使門戶開放在實踐上成為空談，而仍能保持其合法的地位。滿洲和華北當然還會有些不屬於日人的外國貿易，可是數量極微，在比例上竟無足輕重。此事將如何發生，實無庸加以推測。一九〇五年以後南滿所發生的種種，儘有事實的記錄。以破壞國際公法和國際條約為辭，而對日本所提的民事訴訟，縱能勝訴，向來亦極不容易。可是日本在南滿取得地位數年後，歐美的商號都已不見了。所碩果僅存的，概須假手於日人來經營。

在滿洲外和華北都將照樣重用此種手段。英德美人無一被排斥，而其經營的專業竟皆倒閉。中國人，滿洲人，或蒙古人無一被禁止與歐美人通商。但是英國利物浦某廠商的代表售了一票貨與瀋陽的某中國商人，貨物照着慣常的手續運出，并已到遼大連，從船上起卸之時，首先就碰到說不出理由的延擱。其次過關時又是一番延宕，其原因從來弄不清楚。到了關上，海關查出發票有誤，須舉行特別調查。這樣一來，已是遲誤了兩三星期，且須擔負額外

的開費。最後貨物已經通過海關，且可載上貨車運往瀋陽了。又爲了某種說不出理由的原因而不能載上，或者已經載上又該列車又被脫漏在停車場的某條支路上，以此又被遲誤了幾星期。最後，貨物運到瀋陽，送達目的地，於是又發現在轉運中因受某種意外有一部份已有毀壞。過了幾晚夜，購貨的中國人在筵席上遇到另一商人，述及其遭遇。由這番延誤使他的失了許多生意，金錢上大受損失。而且此等事情，每隔一定期間總要照樣發生一次。他的朋友對他說他的面上從未出過亂子。他是向大阪某廠定貨，從無絲毫困難。頭一個商人試驗幾次後，也就改向大阪某廠去定。這樣他纔得省了麻煩并減少金錢上的損失，到瀋陽的中國商人全都得到同樣的結論後，駐瀋陽的那位英國代表所接到的定單數目太少，不足以維持開銷。利物浦的總廠祇好將滿洲業務收束。但是并無一事破壞了任何條約的任何規定。也無一事法院可以認爲不合，無一事英國領事可以據作抗議的根據。樣樣在法理上都是對的，可是英國的製造商已經沒有地位了。

不須用繞遠路的策略，即能產生同樣的效力，單是運用經濟法則便已夠了。從前曾有過

的交時期貿易跟着國旗走的。現在却係跟着金融走，越過國境的貨物買賣已不再是一件立獨的交易，而是與先前的交易有關連，且以之爲條件，主要的一項就是信用的推展。此處所指一信用并非緩付貨款，而是供給流動資金，并造成購買力。在外國有信用便利的國家有最好得機會以謀得貿易，尤以在未經開發，因而缺乏資金的外國爲然。因爲可以貸與借款，能在當地富人間組織公司，由是更可開闢營業的新途徑。對於新企業可以加入一部資金，而指導其營業方針，尤其有權決定向何處置辦工場設備和日後要用的材料。倘若瀋陽的一個麵粉廠的那裏的日本銀行貸與一大筆借款，自須向日本廠家購辦差不多所有的器材。若該廠將素想得到一個銀行債戶有時必須得到通融，便不得不這樣做。不特此也，得有信用便利的人，可以發起，促進，或主持開闢新領域兼由造成對出品需要以造成貿易的新企業。凡此都是說在從工業眼光看來還是新進的國家出售機器，棉貨匹頭，或牙刷，所賴於有勸誘力的推銷術者較少，而賴於幹練的銀行術背後有充份的資源者較多。銀行家是現代的工業先鋒。先是在滿洲國，隨後則在華北，銀行業必將全屬日人，或由日人佔優勢。滿洲國內向其他銀行團求作

經濟援助的企業，日本人將其了解他們是要被暗算的，至於華北的將來，亦可從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對西方各國所發不得貸款與中國的警告窺見一斑。日本保留着以經濟資助中國開發之權，因此也就保着由中國開發所獲利益之權。中國的對外商業趨勢將被集中於日本的銀行機關，此等銀行機關將成爲日本製造商的主要經紀人。況且貿易是跟着交通線路走的。

無論是由繞遠路的策略，抑或由經濟法則的運用，日本稱霸東亞的結果，歐洲都必將被排擠出一個由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構成的市場，而且還是惟一有照十九世紀規模擴張可能的市場。這是擊中歐美要害，而且又是在最易受傷的時候擊中的損失。這也就是使遠東最近的將來成爲世界騷亂中心的原因。

以絕對的數字表示，西方在遠東所有的利益，並不怎麼鉅大，在中國的外國投資總額估計不到四十萬萬元，其中美國祇佔七萬萬至八萬萬左右，貿易的數字也並非大到怎麼樣，一九三一年總值不到二十萬萬，外國與中國的貿易在國際經濟上並未佔有很大的地位，不過有兩件事實使其相對的具有較大的重要性。頭一件是近年有顯著的增高，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三

一此二十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已是三倍於前——自六萬萬元增至十八萬萬元，在同時期內，其他各國的對華輸出自三萬萬五千萬元增至十萬萬元以上。此種增高，從一切經濟法則來看，都是要以更大的速度繼續上增的，因為中國剛纔進入工業化的最初階段，且決心儘又能從速推進。增高的突現，正是使中國市場重要超出現有真價值比例以外的。

第二件事實就是在現時各大工業國無一能放棄最小量的對外貿易。各國全部與日本處於同一的地位，雖原因各有不同：日本因為工業化尙未完成，必須有原料以多設工廠，且須為工廠的出品求出路，俾其日在增高中的人口得有工作；西方各國則因為他們工業化的程度大過深遠，出產力超越了對於出品的容受力，這是為大多數民衆的收入與購買所限，正如本書開首所說，國家的拓張，已回復到一個較早較簡單的時代，即爭奪外國市場的時代。今日的國際關係以外國市場的競爭為轉移，在電力機器工業主義下的經濟組織，已經演進到對外貿易不是多餘之事；而是一種需要的程度；已不再是正利以外的利益，而成了維持機輪轉動不停，工人得有事做，人民得有衣食的工具。此種情形，因經濟衰落而愈劇，倘演進係繼續

着同一途徑，對外貿易即爲生存上之所必需，剩餘的產品必須向外國銷售，始能保持收支的平衡。非至達到一個經濟平衡的新地步，無論是由恢復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的狀況——如有可能的話——或由一番社會的根本改造，對於外國市場的競爭，其尖銳化自必有加無減。

各國現已從事着這一場競爭，節節增高的關稅便是一個徵兆。禁例，限制，獎勵，以及依現代釋義的互惠，貨幣的操縱，這些又是其他的徵兆。勿甯說這些都是一場剛在發動的商戰中所用的武器。就一般而言，要求減低關稅壁壘以便利國際商業可以說正在活動着，但就一般而言，都是答應不了的；實際上和體驗上，這些壁壘乃是許多國家收支平衡的必要條件。這些壁壘並不是經濟收縮的因，而是其果，苟非將其需要除去，終須用某種方式將其提高，高到無以復加，世界政治現在與國家聲譽，收回領土運動，界務調整，語言自主，以及外交的先入爲主之見，已沒有多大的關係，所關涉得較多的，却是輸運油麥銅礦和衣料的權利，與夫付款的方法。

日本現正孜孜不懈的環着遠東樹立關稅壁壘，同時對於世界其他各地對其所樹的壁壘，

又努力使其平減，關於後一點必須鄭重說一說，這些壁壘乃時現代的病徵，且與遠東樹衝突有關。日本一面在遠東的根據地鞏固其地位，一面又在遠處從事商業的進攻，其所以躍起在世界上出人頭地，一半也得力於囑興爲羽毛富豐的競爭者，與各大工業國一見高下，所以各國於努力與經濟演進的收縮和經濟衰落一蹶不振奮鬥外，還須應付此新近而勇猛的敵人所施的打擊，日本近年侵襲亞洲，馬來，中美等地已頗有所獲，甚或所獲業已太多，此等侵襲固確有重大的影響，但並未預示任何橫禍的先兆。其真正的意義乃在其所徵示的：是即說西方工業進步的利益，已經到了末日。

日本所獲是可以使人發生印象的雖其所引起的驚恐超出比例之外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其他各國的輸出雖縮減了三分之二，日本在數量上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即以價值言，雖貨大跌，亦已完全恢復了一九二八年的水準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即其他各國輸出縮減的時期，日本的輸出以數量言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價值言，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非官方的數字且證明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仍可維持其增加率，但是這幾年適在日本放棄金本位和隨着幣價

低跌之後，又值全世界經濟陷於極度紊亂，很容易產生偶然而非非常的情況，並無永久重大意義的情況，日本的進展係歸因於兩個因素，即幣價低跌與成本輕微——存續着工資低，工時長的東方舊標準。此兩個因素之中，大概以前一個關係較重，因為廉值勞工的經濟，尤其是尚未達到西方效率標準的勞工的是否有益於競爭，尙待有實例證明。兩個因素都可以說是過渡的。日本不能永久守着低貶的，漲落不定的幣制，理由至爲明顯。世界經濟果直要恢復常態，必須使各種幣制劃一。這是恢復常態所不可少的一個條件。日本也不能使其工永久守着工資低工時長的標準。日本的工業既經擴大，權主與工人的關係日愈疏遠，工人級必將陪和其他各地的一樣，組織起來以改善其境遇。事實上工人階業已開始從事於此，雖然封建勢力還在存活着，雖然政府中與工業家聯成一氣的人採取壓迫手段，結果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且預料得有工程師公式的準確，西方與日本成本的懸隔一定不免要變狹，不過有永久性質的，却是日本起而與歐美的出產國競爭世界市場。日本將繼續在世界貿易中佔有一席之地，並競爭加入貿易的新領域。其所獲將不復有一九三一年以後這幾年的狂熱速度，但是必可維持原

有地位，而且說不能還有所增加，不過這又祇是證明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二十世紀繼之而來。

所謂日本商業競爭的其義乃在於其地理的分布，曾在工業上的新領域內，嘗被歐洲各帝國為其自身經濟便利而加以控制的領域內很有效的實施出來。英國既然是頭一個帝國，也就做了最顯著的犧牲者。印度就是受打擊受得最甚的場合。英國在十九世紀全部時期執商業牛耳的基石乃是蘭開夏的織造品貿易，特別是對印度的貿易。一九二八年，英國的棉布輸出，佔世界棉布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而日本則僅佔百分之十八。到一九三三年，英國就祇佔百分之三十八，而日本竟佔其三十九。僅印度一處，日本的輸出在兩年間竟增加了百分之九寸，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往印度的棉貨及人造絲，以數量言，實際已凌駕於英國之上——是誠為世界經濟史的一件大事。織造品乃英國傳統的商業領域，印度又為英國英屈一指的殖民地，雖印度專對日本提高關稅，雖英印兩地的英國製造商人嘗作有組織的抵抗，日本出售織造品，仍較易於英國。亞洲其他的英國領土亦復如是。日本輸往海峽殖民地的棉貨及人造絲

二倍於英國，輸往錫蘭的，則幾達英國的三倍。因此一九三三年全年及一九三四年的全部英日兩國遂有遷延時日，爭執劇烈的外交談判，連廢除兩國商約亦在談判之列。在英國方面，此舉係想阻止日本經濟進步浪潮的努力，雖然在大體并未得到效果。

各屬因到處都是一樣。日本對荷屬東印度的貿易超過荷蘭本身的貿易，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間增加了一倍有半。輸往坎雅和烏根達的織造品，六倍於英國所輸往的。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輸往埃及的各種貨品已增了兩倍有多。對東菲且增了四倍。對中美的增加雖無同樣的比例，却也甚為顯著。

凡此便是說，白種人當內部壓力爆裂，須靠世界上別的地方以維持其工業組織，但對於這些地方，日本已奪門而入，羅盡所有的機會和可獲之物——恰恰就是白種人用盡政治力量以求達經濟目的的地方。因此遂有競相增高的關稅壁壘，外交的運用，政治的糾紛——所有這些，不問其近因如何，其表面的內容怎樣，全都是從經濟演進所產生的縮減和經濟壓力的急迫中生長出來的。因此又有對遠東發生強烈興趣，和日本在遠東軍事侵略有危急性的重大

意義。帝國的根本目的是要擺脫一切外來的附加物，并且是全然可以自視的。就西方各大帝國言，帝國的根目的已被否認。帝國最寶貴的戰利品行將被一個帝國所掠奪，此帝國乃是一個新進，而且是提出挑戰要爭執牛耳的。

亞洲是歐美可望逃避有不能容受之勢的唯一的方，倘若日本實行其對遠東的政治意圖，亞洲便要關塞去一半。因為倘若日本能在沒有政治優勢的地方幹其在過去數年間所幹的事——對於非常而且暫時的現象的過甚之辭儘量打去折扣——那麼日本在遠東已有了政治的優勢，遠東的將來自可以很容易的加以預測。在經濟上，遠東將成爲日本的囊中物，不容歐美染指——在他們非冒國內崩潰的危險不能容受不許有向外謀出路的時候。對於幾千噸海軍造艦都要起激烈的爭議，便是其前兆。因為在國家主義之下，海軍乃一國履行其最高任務的工具，而此任務又是時時要增進全國經濟的利益，兼在危急之時加以保護的。因此日本海軍之大小，實不僅有戰略上的重大意義，堅決反對英美海軍與日本海軍勢力均等，也不僅是職業的軍人自我主義。因此兩國都是必須最猛力的爭奪經濟前哨與市場的——一國是要

保護其在往時已鞏固了的地位，其他一國則要得到將來所必須獲得的地位。

日本之稱霸東亞，有危險的實不祇殖民地，國家威望與國家榮譽。苟非經濟演進的途程或由奇跡或由天意阻截下來，逃出經濟無頭路的機會，便有在日本的征服中失去的危險。西方各國非忍受國家收支不平衡的危險斷不能容許日本據有遠東。據一切歷史的先例來看，他們是不見得會肯容許的。

第八章 日本的商業會社

第九章 俄國對日本

惟有戰爭纔能制止日本。然則當與何國開戰？祇有三國成爲問題，即英國，俄國，美國。

三國之中，英國在此時期可辦開不說，英國在東方重要的東西太多了，其無遠不屆的帝國是其強處，亦即其弱點，因其在東方與任何有攻擊力的東方國家對敵起來，是最易受傷的。英日戰爭一爆發，香港，新加坡以至整個馬來半島便要立即陷落。甚至印度也要受到嚴重的威迫，英國通東方之路縱不實際斷絕，亦必感受危險，在政治上言，這個問題乃是假設的，英國有一派人贊成與日本攜手，且事實上悔恨奉從美國壓力而與日本解散英日同盟。此派人雖然確乎是一個少數，不過却是一個有力的少數。雖然不會有一個多數來贊同不畏美國敵

視與日本締結同盟，却有一個多數會同意這個主張，即英國在東方一日尚有屬地，必須或與東方最強的國家攜手，或覓一同盟者與該國對抗，當日的英日同盟便是根據此原則來裁制俄國的。但俄國一日尚行共產主義和反帝主義，聯俄以對日總到底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就實際政治言，英日戰爭儘可以擱開不說，其可能性相懸太遠了，英國或認要用種種外交經濟策略以防止日本的蠶食，但是除非國際局勢完全重改陣容，英國必不採有實行衝突威脅的手段。

就實際政治而論，英國是可以這樣做的，因為就算日本的擴大危及英國的安全仍可抑賴別的国家來担任這個義務，此點說不定就是做了英國今日在遠東的行動哲理根據的原則，雖則并未發表出來，甚或還是下意識的，因為俄美不能不列為日本潛在的敵人。反之，日本與二者之一間的戰爭，縱無必然性，現在亦應視為已確有可能性，討論及遠東戰爭之時，意思就是指蘇俄與日本的戰爭，或美國與日本的戰爭。

茲先論日本與俄國：

第十章 美國對日本

美國對於遠東將落入日本之手的前途，較之其他任何一國尤不肯以消極的態度來承受。這裏我們要論到遠東的國際局勢的癥結，在遠東較大的日俄戰爭的危險，由未經事先綢繆的事件促其發生，如果日俄戰爭能夠免除，政治經濟的力量，我們現的整個發展，必定向着一場日美戰爭推移。美國在最近數年間已經是以加速的步位向着這方面走。可是竟沒有一個地方像美國少人了解此事。

這裏也是事實甚於雄辯，如其還有用理論申說的必要，那是因為美國政治思想的幼稚。最近時事的含義已經足夠明白的了；在一九三四年流產的倫敦海軍談判中，日美間的問題業已明白提出來。談判之所以破裂，就是由於美國堅決拒絕允許日本海軍得有同等噸位。英國力求妥協；美國絕不肯讓步，日本之未能爭得海軍平等，日本祇怪美國，而不怪英國，的確

，日本表示是欲求與美國平等，對於英國就是再高一點的比率或許都還可以同意，在當時，也和任何時候一樣，日本已認清與之作對的乃是美國因爲美國的堅決想使日本海軍小於其本國，并非一時間強調奪理的氣分。現時日美之所以不照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德的榜樣從事海軍競爭，而有如此競爭一定要產生的後果，那祇是因爲經濟無辦法所不許罷了。

同樣，一九三一年後領導全世界以謀阻止日本征服滿洲的，也是美國，國聯祇是研討，而美却是行動，在美國，輿論會被最徹底的激動起來，在美國政府的公文中，言詞鋒鏗營露，美國政府對於由違反凱洛洛非戰公約，即用武力造成的領土變更，首先明白發表不承認主義。美國首先爽直的宣布使滿洲脫離中國爲不合法。兩個月後，國聯纔決議國聯會員國有不承認由武力造成的任何局勢之義務。祇有美國加以實行，其外無一國會實行到超過簽字於議決案，表示各國有不承認滿洲不復爲中國之一的道德義務的，其間有一點不同之處。無論法理上的巧妙如何，日人總認美國是阻其行事的首領和前隊，所以就對美國咬牙切齒。日本退出國聯，却向美國發其惡感。這是并非無因的，蓋因美國時時破壞其好事。也必須了解

這一點：除一九一七年的宣戰外，美國在近代對於任何國聯問題從未有爲對日本征服滿洲之取如此強硬立場，而且又非出自一時的作難的。

美國輿論對於此事的自以爲是，係基於兩種緣由，第一，美國民衆對遠東保持漠然態度，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不能激其起而作戰。這一點可以丟開不說，因爲值不得加以嚴重考慮。除大西洋岸的某幾種人之外，美國人中，十有九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對歐洲也是持漠然態度的，到是年之末，他們便驅逐米蘇里洲各市街上的波希米亞籍麵包匠，嘲罵不肯認德國人在生物學上退化，不稱德國酸萊爲自由垃圾的教授，美國的人民，也和他人民一樣，無論何時，祇要政府決定開戰，是可以召其赴義的。他們對日本一直到開戰前六星期，都還可以持着漠然態度，到那時始聽見要殺人流血的呼聲，其可怕的程度，并不因衝動係由人工採造出來而稍遜，戰爭的熱情也許是由零碎合起來的，然而一樣能令人民慷慨就義。一個深知其所需并可指揮輿論機關的政府，或統治團體，其所造出播散的宣布，自無人能抵抗其驅迫的力量。大量生量惜感的技術是與大量生產用具的技術一樣有效率的，說到戰爭，輿論是不

干的。無論何時，祇要政府決議開戰，或於無意中報入戰爭漩渦而不及自拔，自可製造出輿論來。原料隨時都是就手的。戰爭與國際敵對行為的發生，絕非出於自然的爆炸。事先彼此就有了刺戟物，兼有一個容易燃起情感的背景，所需要的祇是出一事件——如奧國大公相南斯拉夫王遇刺，又或在美國向日軍抗議，不能再向前進之後，日軍攻擊北平或上海，殺死了二十個美國人之類，美國人凡遇認為要開戰的時候，就要與日本開戰。

其自以為是的第二種緣由，則以美國在遠東利益，價值殊微。此事實是無容置小辯的；其中論也是不合邏輯的。美國在遠東的金融投資的確是相對的微小——除去教會事業教育事不計僅為二萬萬金元，佔全部對外投資的百分之一稍強，對華及對滿貿易在合常態的年份總數約為二萬萬五千萬得至三萬萬金元——佔全部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在亞洲大陸并無領土屬地，在整個遠東亦祇有菲律賓羣島，僑居中國及滿洲的美國人為數約七千，尙不及紐約市近郊的人口，有形的利益的確是微乎其微，美國有形利益與美國政府對遠東舉動上的不相侔，足以證明美國係在漩渦之內，兼證明目前利益之外，還有些東西在受着危險。美

國在遠東的物質利益既是相對的不重要，然則若能提出任何辯難，那必定是有某種力量將美國牽入遠東糾絕之內。

這種力量並不是新的力量，其吸引力在發生作用，已近一百年之久，除就時間作透視外，對於遠東或美國在遠東所佔的地位都是不能了解的，於是可以弄出美國有一種命運的觀念，此種觀念雖則是生來就有的，可是直至最近都還是蘊藏未發，因為直至最近，美國都能把彰明較著的命運當做一種虛無縹緲的事。在對外關係上和在其他一切事件上，堪以代表美國狀況的事實一向都是一個廣闊，富足，和未經開闢的大陸。美國得免受政治的向內發展，倘若大陸上人口充實，地盡其利，那是別無他途的，但內心上總是顯到一個有潛能性的動力，其方向係向着太平洋，美國西望太平洋，兼越海而西的地方，當大西洋與太平洋間的土地還在漫無人烟的時候即已開始，正如日本人用修辭的氣概說，「當最初幾個人從東岸登陸，便即開始向西着眼」，這句話倒不祇是修辭上的辭句，其間確有實證存在，美國政府對滿洲的論議畫策，已不自今日始，而是有長時期積成的先例。

十九世紀前半部將終，當歐洲對太平洋侵略正在進行之際，夏威夷羣島已爲歐洲各國所垂涎，尤以法國爲其主動，一八四九年，時美國疆域之在密士西比河以西遠者不到五六州，美國卽已加以注意，雖然夏威夷羣島距美洲大陸達二千哩之遙，是年總統泰來對國會致詞，論及三明治羣島（卽夏威夷當日的稱謂）云：

『吾人絕不能任其轉入其他任何國家統御之下而不加過問。』
數月後，國務卿韋白期，轉在一篇關於夏威夷羣島的公文中云：

『美國斷不許見該羣島爲歐洲商業國中任何一國據爲已有。』

注意：說的是歐洲大商業國，在常時亞洲還沒有大的商業國家。

過了幾個月，總統費爾程 (pres. millard Fillmore) 在他致國會的咨文裏，提出具體的解釋。費氏於說明美國爲最先承認夏威夷羣島的獨立後，繼稱：

『北美西岸與東亞不久之後商務必當大盛，該羣島適當中道，美國對於此事，頗受上述緣由的影響。……此等緣由之重要，因美國利益在加里福尼亞驟然有盛大發展，業已大有影

響，已不待言，故前此對於該羣島所採政策，將再接再厲的實行。」

注意：北美西岸與東亞不久之後商務必當大盛，這裏已有了一九三二年胡佛總統與國務卿史訂生政策的胚胎，此政策確會再接再厲的實行，祇須把滿洲當作夏威夷羣島，而以日本代替歐洲大商業國家，便明白了，再則還須記一美國利益在加里福尼亞有盛大發展——現已實現，美國的利害關係已自太平洋中心的羣島，進展到太平洋對岸的大陸了。

實際上，對於中國被迫屈服於西方國家的過程，美國業已做了一個重要份子，在一八四二至一八六〇年間，前後相繼，迫使中國墮入新境况的要求，談判，條約等，美國均曾活躍參加，美國固然沒有參與對中國的任何戰爭，也沒有奪取任何土地，對於一個還有半個大陸未有人烟的國家，領土的誘致力是很微弱的，但美國確會要求最惠國待遇，中國給與其他任何國家的每一項利益或權利，全都當然要給與美國，這樣一來，美國兵艦沒有轟擊一個口岸，沒有派兵登陸，但遇英國或法國這樣做，而強迫中國開放一個口岸通商——引起華人惡感時，美國要求在該口岸與英人或法人有同等通商權利，而不引起華人的惡感，美國在遠東從

未參加任何帝國主義的強的豪奪——祇有在「購買」菲律賓羣島的曖昧情形下，和往後殺戮菲律賓人以使其屈服的那一次是例外——但却保留分取帝國主義強取豪奪的利益的一切權利。

美國當時正在多事之秋，使美國在遠東祇能佔比傍觀者稍多那一點的地位，頭一件就是南北戰爭，其次則為自改造直至一九〇〇年——的繁榮時期——中間祇有過一八七三與一八九三年兩度恐慌，在這個時期內，造成了鐵路大系統，發現並開發了儲藏的富源，收用並開墾了空曠的土地，發明使工業化得臻於成熟，組成現在支配全國經濟生命的大工業組合，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神去顧及別的大陸。更且也沒有引誘的動機。本國已有利潤讓大家都沾，那時正是建立金元大王朝代，造成大富大有，使美國在世界其他各國眼光中成為神話般的富翁國的時期。不須派大商船去尋覓金銀島，在國內便可以尋獲，何必要想及遠東呢？可以將其放入下意識——但並未加以思索，或加以認識。

不過這只是全國故事中的一個過門，幸運的時期業已告終，機會固然還沒有窮盡，但已

分別存記，全個大陸已經彰感出來，最初開發的利潤業已到手或已開出財路，不慣甯靜的美國精力對於精深的發展沒有耐心，美國人慣於求急功近利，而且心大眼大，經濟企業仍然是一種有大財注的賭博——輸贏在於一擲，美國人仍能自信縱然賭輸，尚可另行集注再擲，而且美國人又是不怕輸的，因為本性一向喜歡浪費，但是已經到了不能再浪費的時候了，必須頭腦冷靜，忍耐着，小注小注的賭，這是與美國人習慣經驗不相宜的。

一般都相信最後的邊界已於一八九〇年完成，在數年之間，美國即第一次即越過其海岸線以外，殊非偶然的事，在數年之內，總統泰萊，總統費爾穆，國務卿米白斯特心意中所想到禁抑法國統治夏威夷羣島之舉，業已明顯，由湊合帝國主義侵略奉為正義的種種情勢，美國對於不許法國行使的統治，遂起而自行之，並因發生西美戰爭，而連帶成爲具體化，夏威夷是被吞併了，又因西美戰爭而連帶得了菲律賓，半作購買，半作戰爭獲勝的戰利品；於是乃又開始解放古巴的戰爭，結果在世界的另一邊又分得一羣小島，總統麥鐸利 (Pronetkin) 於委派和平代表，命其堅持要以菲律賓歸美國所有時，曾提及「美國政治家不能漠視的

商業機會」，忠實的回應到前任總統在五十年前所發的言論，美國至是已跨過太平洋了。

不過，太平洋的磁力，並不是由海島來吸引，吸引的却是亞洲海岸，和亞洲大陸上的中國，美國當時對於中國活躍的，勇猛的，並以歷史的傳統觀念加以注意，一八九八年，列強瓜分中國已有不能避免之勢，用所謂租界爭戰的初步方法正在小塊小塊的分割，美國即照向例保留其權利，照往常一樣，美國並不要求土地，所要求的祇是自由通商權利，一八九九年，美國宣布後來稱為門戶開放的主義，向各國要求允諾在其自命有特殊地位的區域內不得排擠其他任何一國。這是說，縱使某一國得了一個中國口岸，或在某幾省區獲得勢範圍，不得以關稅，海口稅，特別捐或其他任何手段來干涉在該區域內作自由競爭。列強都欣然允諾，但無意遵守，倘若可以躲得脫的話，並且有心破壞——列強在遠東或其他任何地方對於此等事情，例如凱洛格非戰公約，向來是願意發出社會行爲的諾言的。

他們的經世肆志的氣概並非完全是道德的，美國向他們要求的是放棄他們的利益，此等利益正是他們奪取中國領土的動機，美國的講道德說仁義，不惟於美國無損，反於美國有

利，美國並不要得土地，但想在該土地上得有機會售貨和投資，要得從該土地上提抽出來的利益，而不須負擔征服其居民的義務，和施行管理的費用至於由違反他國對該土地的願望而加以佔取，將引起種種國際危險，還不去說他。但是擔負義務費用和危險自己也想得到利益，以償其所失。美國的理想是一種不花費的奢侈，倘若可以算得是理想的話，在原則上，門戶開放政策是保證免得再有爭統弱小民族的戰爭，但此項原則只是對於在本國境內有充份土地與富源的國家有利，況兼美國在其所控制的外國地方，如菲律賓與波多利齊，並不一律行此原則。美國在那些地方用關稅稅則得了優先權，因是就得了實際上的經濟獨佔。

對於門戶開放政策，美國是爲了其自身的利益，且奉行不懈，或許有理由可以爭辯說，美國之突然干涉遠東國際政治，并不是自己出的主意，而是經英國的提議。英國首先想出遠東門戶開放政策，當海約翰(John Hay)未就國務卿前，還在做着英國駐英大使的時候，以巧妙的手腕移殖於海氏腦海裏。在那時門戶開放政策對於英國也是有利的，英國在東方無增加帝國的急迫需要。想企圖多獲土地必致引起俄德仇的視。該兩國當時正在國勢最強盛的

時代，如此舉動，必使兩國合作，非以武力將其戰勝不能達到目的，正因德俄兩國當時已到了可以同英國的優越勢力挑戰的地位，所以英國的策略就要保持現狀，使遠東的國際形勢凝固而不生變化，英國在遠東已有了金融領袖的地位，而在中國被外入佔據的區域內，亦已有了政治領袖的地位，此種地位使其在商業上得佔優勢，英國所需要的就是使此形勢延續下去，俾能繼續輸出和從前所輸出一樣多的貨物，如有增進，更可多分其利，依定路線的貿易機會均等對於英國也是有利的，如由英國正式提倡門戶開放主義，自必要遭遇較大的反對，歐洲的嫉妬心對於凡屬英國的提議，都會生出猜忌，英國自不得不有某種讓步以爲交換，美國在遠東的帝國主義爭鬥中是一個中立國家，在任何方面都不爲人所重視，因此要美國來提倡門戶開放放在英國實在是很好的策略，但也合於美國由需要令其採取的方針。

門戶開放條約訂立後，貿易權利均等遂有了保障，至少在名義上是如此，美國第一次成了須以遠東問題向其諮詢的國家，正式成爲遠東的一國，由是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亦大加改變。門戶開放已成了國際公法，習慣上於國際公法所應有的遵守，對於門戶開放亦如之，一九

〇〇年（庚子）拳匪肇亂，列強（連美國在內）派兵赴華營救外僑，一時又瓜分之勢，美國又用其左右力量以保全中國的完整——又是於英國無損，且不撓其怒。各國隨即撤兵，獨俄國則否，益俄國看出有機可爲已如前述，俄國在一九〇〇年後所想立即獲得的，與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想獲得的若不多恰相比擬，只不過國際形勢限制俄國，使其不得施較大的機謀，與縝密的處置；其他歐洲各國并不因戰後疲敝與經濟困難而屢戰，俄國留兵於滿洲，伸張到朝鮮，而遙瞰華北，其第一步手般，即排擠所有在滿洲經商的其他外人，美國以門戶開放名義提出抗議，措詞銳利，且不只一次，對門戶開放提倡者的地位，顯然鄭重視之，且存心在遠東繼續爲有索取權者。

此問題因日俄戰爭爆發而結束，就美國而言，最堪注目的事實就是在該次戰爭中極力袒護日本，在官場上美國是保守中立，但美國民衆却是袒日的，而且是感情衝動，行爲浪漫的袒日，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出任調停，先使雙方休戰，隨後在波士茅次（Potsmouth）舉行和平會議而得到最後解決。那一番干涉多半救了日本，因爲日本很難再長久

支持下去，其資源已快將告竭，戰事延長會使其坐斃，波士茅次的解決，表面上似乎是妥協，實際上却是日本得了勝利。

日本奪了俄國在南滿所得的權利，連其野心也一併奪去。起先日本也從事排擠在滿洲的其他外國人，美國袒日還不過昨天的事，到是又開始向日本抗議了。而且從未中止其行動，不數年間，先是對日本懷疑，繼即生出確定反日好情感，此種情感與年俱增。日本節節進取，既較俄國更近其目的，美國對日本的抗議，其借詞亦較對俄國所提的更為銳利，美國不但抗議，并且遠想加以阻撓，一九〇九年，國務卿諾克斯（Knox）曾努力想使各國同意將滿洲鐵路國際化，以爲保全門戶開放之策。此企圖結果歸於失敗，此舉將使門戶開放成了現實，爲任何一國所不願有的，甚至英國在當時也正於歐洲，不敢開罪於俄國或日本：一九四年，經近在目前了。美國向實際政治的冒險結果反促成日俄同盟，相互保證彼此在滿洲的地位。供在其北而日在其南，不許有野心插足的侵入。

美國對於遠東政治的冒險，并不僅些一端，塔夫脫（Taft）就任總統後，美國的行政正是

在金元外交時代，爲欲分獲在華中建築新鐵路系統的讓與起見，塔氏親向中國總督提出干涉，此次頗獲成功，美國又爭得加入爲六國銀行團的一分子，該銀行團將包辦對中國的借款，金元外交不只是塔夫脫，諾克斯及紐約財團的奇想，實在是一種社會病徵。托辣斯的時代業已過去了，已經獲了厚利；此時正在實行爲美國特色的金錢集中，資金有了餘剩，超過國內開發所需要，并且照向未用若干資金以獲若干利益，此刻也一定用不了，汽車和電力時代的機會沒有想到，有資財各公司的技巧，財政改組，銀行業操縱的技術亦正待熟練，資金須向慣常的途徑求出路——即向國外搜資於未經開發的國家，遠東傳統的商業利益現已有了財政上的生力軍。

此問題這時并非已告結束，而是因發生另一場戰爭——即歐洲大戰——而暫時懸擱起來，此問題至是并且業已理出頭緒，前此對於遠東糾紛有許多趨勢，無一可以遵行；其間錯綜纏結，五花八門，這時多已滅除，歐洲列強被退出對於遠東優越地位的競爭，祇剩下日本一國獨往獨來，在美國看來，反對關閉機會均等的政策是阻撓日本進取，問題已第一次弄到國就是日本與美國對立。

以後即從不再變成含糊，日本節節進逼，美國則堅持均等比率，再接再厲，第一次試驗在一九一五年舉行，日本於時擬以二十一條件大幹一下，是項試驗遭受挫折，半由中國的抵抗，半由歐洲的質問和美國對此事所施的檢查，但是就算日本多少得有所獲——對山東德國租借地得自由與協約國交涉并延長南滿的租借期限——美國仍立即通告保留其一切權利。即在中日交涉未完結前，國務卿布萊恩(Bryan)即已宣言任何破壞中國完整，門戶開放，或美國在華條約權利，美國皆不予承認，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世界大戰，因此在遠東亦不能有所動作，日本至是遂得爲所欲爲，并儘量利用機會，乃大戰突然告終，誠屬日本希望的不幸，在和平會議席上，日本獲得據有山東膠州半島的法律許可，但已到了裁判的時候，美國則做了檢舉者，自那時起一直到現在，遠東國際政治史成了日本一意進取，美國一意阻撓的紀事。

在歐洲集團外交壓力之下，威爾遜總統同意以膠州半島交與日本，但美國則不同意，美國人民即據此立場否認凡爾賽條約。美國人民對於以奧地利的提羅爾割與日本，或匈牙利土

地割與羅馬尼亞——兩者都是最違反理智與公平的事——不起反感，而對於以幾方哩其名稱前此未曾聽過，連首都讀不出來的土地酬給日本，即能受激動，倒是一件頗感興趣且足以發人深省的，拒絕凡爾賽和約并未即此了事。美國大聲疾呼的使世界注意釘住山東不放，且阻止該問題即作爲已成的事實而告結束。在由美國發起召集的華盛頓會議席上，經美國的堅持，強令日本以山東半島交還中國。迫使日本撤退西伯利亞駐兵，也是由於日本的堅持，日美兩軍在該處原已劍拔弩張，日美兩政府對此事並曾有過毫不客氣的外交往還，事實上，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間，日美關係已經是緊張到危險可慮的程度。但是美國猶有在大戰中未用過的軍力，且能得協約各國爲其助力，半因美國握着世界的經濟鎖鑰，半因各國全都還在希望美國爲後盾以保持凡爾賽和會後的形勢。日本祇得屈服，這樣一來，竟將其在大戰中所嚥。嘔出了一大部份。其嘔出是由美國強迫而成的。此事的含義無論美國人民怎樣昧昧，在日人則已甚爲明瞭美國是敵人，是實現計劃的阻力。

爲了上面所略舉的理由，日本在華盛頓會議後，略減其拓張思想。日美兩國的關係，除

由美國立法正式關閉日本移殖入美所產生的影響外，在那個時期內有了顯著的進步。但須附帶說明的，美國對日本的移民的態度，雖然失策，雖然毫無必要的招怨，而且無疑的在道德上說不過去，究竟祇是一番刺戟，而不是緊張的根本原因。此舉予日本軍界以號召國人的口實，給了他們一個對於移民毫不相干的問題，凡欲得民衆反美時，用以敲擊美人的工具。日本的統治階級對美國拒絕數千日本移民入境并不在意。其所在意的，却是美國不許日本在中國暢所欲言。不過除由移民法引起的齟齬外，兩國關係倒已和緩下來。日本對於中國同於此時寬其壓迫，絕非偶然。

爲了上面也已經略敘過大概的理由，當中國民族主義使日本別無他途可走之時，好感的時代遂即終止。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開始軍事行動，結果併吞全滿。事甫發動，美國即出而干涉。國聯與美國同加干涉，但國聯意帶勉強，美國則作敏捷處置。國聯迫於盟約及中國的正式請求，企圖止息中日間正在開展的衝突。國聯雖非出自真心，却也照正規手續辦理，在國聯有取決權的各大國受各小國及美國輿論的刺激而出此。美國因非國聯會員國，故不分

擔義務，美國之與聞此事，其在法律上的惟一根據，係以美國爲凱洛格非戰公約簽字國之一，國聯對於日本以輕狂態度漠視其決議與命令，本願逆來順受，認所發生之事爲強權得勢。但美國則不甘心，美國向日本政府質問，搜尋根底，越來越兇。其觀察與料事的宣言越來越堅定，在其向全世界發表的牒文中，表示欲日本退出，令人不能加以誤解，甚至戰勝不與國聯合作的美國傳統觀念，而派一代表去列席國聯行政院會議。

美國政府一面列席國聯，一面却獨立行動，其行動遠邁國聯。這樣做，居然迫令國聯也行動起來，因爲當國聯尙在籌商，反抗日本藐視國聯命令擴張其佔領區域之時，美國已採取確定的行動，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國務卿史汀生正式通告中日兩國，對於用違反凱洛格公約的方法，所造成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的任何局勢，任何條約，任何協定，美國皆不承認爲合法，此即著名的史汀生主義。

應該打圈的就是一任何局勢。這四個字此四字是史汀生主義與一九一五年布萊恩通牒的地方。在當時美國政府只堅持保障其條約權利，兼維持門戶開放。中國的完整并未受影響，

因為沒有新土地被佔去。所以就未引起直接的問題，當時有一個問題可加辯解的，日本隨時辯可主張說門戶開放未被破壞，其是與否乃一件難以捉摸的法理問題。史汀生主義就可不尋皆解，其所提出的全然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該主義不只聲明拒絕承認滿洲新國。在此種意義上的承認只是一番法律手續。頂多也不過含有不交往的意思。美國可以不承認蘇俄，而於雙方的任一方都沒有危險。美國對蘇俄無所要求，也未索取傷及蘇俄的東西。其所以不承認，只不過表明一種主觀的態度：美國不歡喜共產主義。

不過當美國宣布不承認用武力在滿洲造成的任何局勢為合法之時，并有毫不含忽含有行動意義的作為。因為所造成的局勢是使滿洲脫離中國，并變成稱為滿洲國而實際上是日本殖民地的偽獨立國。美國所不予承認的就是此事，而此事又是不能作些微解釋，或法理狡辯的。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滿洲仍然是中國的一部不是？實際上已顯然不是，但在美國政府的眼光中則仍然是。依仍在美國記錄中的國際法律解釋，日本在滿洲的地位是一個侵犯者的地位。美國聲言滿洲是中國的一部。日本則云不是中國的一部，而是滿洲國。對於不能永

遠躲過的事實有着衝突。因爲照美國的解釋，滿洲國現政府所發涉及外人的法令，全皆無效；所收的捐稅，想舉辦影響到美國利益的國營專賣，爲煤油專賣之類和涉及外人事件的條例的企圖，全都非法。美國政府遲早總得承認這些法令，捐稅，公賣，條例，否則便須採取手段，以使從前嘗稱作滿洲的地方，美國利益和人民不受其管轄。能夠發生效力的手段只有一種，就是武力，這是一個不能妥協的問題。頂多祇能夠延長期限作最後的決定。美國遲早總得屈服，或者日本遲早總得屈服，否則便總得有一場戰爭。由美國承認滿洲已變成滿洲國爲事實，或由日本取消滿洲國，而以領土還給中國——否則美國和日本便要開戰。

這樣美國在遠東絕無挽回的餘地。美國誓守列祖所傳不管外事的誠諭，因此對於歐洲不去過問，但對於地球上一個最爲多事的地方，則又自行投入一個有危險的地位。美國與歐洲血統相親，文化相近，歷史起源與進化情形相同，而且經濟關係密切，維也納一家銀行倒閉，即足以使米蘇里州的工廠關門，并無所有牽涉之事。但當一個亞洲國家的三個省份被另一個亞洲國家奪去，在此三省內，美國物質利益殊無足輕重，而且十個美國人中，有九個找不

出該三省在地圖上的位置，而毫不顧一切的挺身以當其衝，其故究竟何在？爲保全非戰條約的神聖嗎？不錯，美國是凱洛格公約的簽字國；不錯，日本是破壞了盟約。但若意大利吞併了南斯拉夫，或南斯拉夫吞併了意大利，美國也會有同樣的舉動嗎？會以同樣的目的原因來行事嗎？會堅持要日本退出并正式發表通告不承認意大利在貝爾格勒的地位爲合法嗎？這些都是勿庸問的。政府設若想作此企圖，報界一定要雷一般的大起反響，輿論從而附和，政府必不敢這樣做。美國的判斷一定會是讓歐洲「自嚼其汁」。對於史汀生主義則并無反響，反得到美國輿論文字表白得最明白的擁護。

美國在遠東是勢難挽回了，但其間并無一點新的東西，只不過時勢驅迫升至面上，再由日本使終露出來罷了。美國政府在一九三二年的舉動，一九三五年——或一八五一年——在原則上即已有過，而當時并無凱洛格公約。其在一九三二年的舉動，縱無凱洛格存在，也是一樣要做的。關於遠東之事，美國一向都是這樣做。其根據有時爲中國的完整，有時爲門戶開放，有時則爲國際和平機構的神聖尊嚴。舉動雖有變異；舉動則始終爲一，執政的人物雖

有更動；對於遠東的態度則并無二致。無論那一黨當政，抱的是那一種主義，無論誰任總統，他的傾向如何，先例如何，派別如何，對於遠東總是採取同樣政策。威爾遜總統的舉動與麥鐸利總統的相同，胡佛總統的亦與威爾遜總統的相同。美國對遠東的政策首尾一貫至少已歷三十年，而前三十年的政策，則又早在一百年前便已有先兆。

俄國作要關閉遠東以爲己用的威脅時，美國提出反對，日本想作同樣威脅時，美國亦立即反對，日本的企圖將次達到，美國的反對也就愈更直接，愈更強項，且愈無妥協餘地，此問題現已危機日迫，因爲從種種方面看來，日本已快要成功。但若再有一次地震將日本沉入海底，而由俄國代取其前此在遠東的地位，美國也要以同等的強項反對俄國——或英，或法，或暹羅。因爲這是美國政策的中心：不許其他任何一國先得對遠東，尤其對中國施行經濟開發的機會。

這其間是沒有絲毫神祕，而係立於一種明白的，確定的，物質的原則基礎之上。與歐洲不發生關係在美國是視作等閒之事，美國對於歐洲并不關心，因爲美對於歐洲并無所求，置

身於遠東糾紛中并非出於偶然，或失於考慮，或理想主義的義務，美國對於遠東是確有所求的，美國抵抗想閉絕遠東經濟潛能，倘果真絕無轉展的餘地，那是因為想在世界尚可供擴張的惟一地方作經濟擴張——此種思想已由費爾穆總統輕描淡寫的預示其概略，此思想隨國內機會之成細微而日趨急迫。現已到了最急迫的時候，不管目前的經濟衰落是否是過渡，循環的，過此將仍入佳境，美國總是已經到了須得有一個較廣大的地盤，以供經濟活動的程度。倘現在的經濟制度得以繼續，自必要謀對外輸出。其所產多於國內購買力所能銷受，剩餘貨品必須輸出國外，始可保工業財政組織的安定，可供輸出的最有希望的地盤確是中國。因此美國對於中國就有了利害關係，此種利害關係又隨其需要而增加，對於貿易的努力與結果亦以同等的比例而增長。對華的輸出自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業已增加了六倍之多，此種比較美國政府或美國商場并未忘却。企謀增加正是美國前途的希望，斷不容日本或俄國，或其他任何一國將其奪去的。

美國的關心遠東政治，并非出自想獲得領土之心，而自任維護國際和平工具，因為其維

證對世界其他地方并不怎麼令人生忌。也并不是由目前在遠東的利害而有此動機。美國是爲將來着想。在過去很久以前，美國即已着想到遠東的將來。將來既與過去接近，就愈注意及此。現在與將來之間，現已迫得很近，若不於現時下確定的決斷，即不能再想及遠東的將來，而且一定不能加以保障。美國是在下此決斷，美國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的作爲即其明證。而這些決斷是直接與日本所下類似的決斷相反對。具體的說，美國必須斷然放棄其對於遠東的將來，否則便須戰勝日本。美國必須屈服，或者日本必須屈服。前已說過，日本是不肯屈服的。美國也有種種表示不肯屈服。也許爲自保而不能出此，如果屈服，便不能不抑制其活動範圍，幷承認限制其希望，這是美國的氣質上從未有過有承認傾向的。對命運讓步是美國氣質所無。這樣一來，日美之必須衝突，差不多已成了物理定律。我們除非閉了眼睛；不看時間的一切先兆，不看歷史的教訓，總當明白兩國衝突已經是一年比一年迫近。美國的致力於安全，使美國人民相信日美兩國已再無去路，必須採取確定步驟以避免衝突，否則衝突便要發生，爲期已不遠了。

如果眞的發生衝突，其影響或不如一場日俄之戰來得鉅大，但就美國而言，却是一個轉機，與一七七六年和一八六一年有同等的歷史重大性。從一切物理的定律講，美國都要得勝利，因有任何內在的優越地方，而是由土地廣大，人口衆多，富源豐足而戰勝。美國可以支持歲月；日本卻不能夠。一旦走到極端，美國可佈置武力鎮懾日本。不過這場戰爭多半會是一場長期的戰爭，蓋兩國須隔海相擊，即此一點已可斷定其爲長期戰爭，倘在接觸之初，即有一場決勝負的海戰，美國竟將日本艦隊燬滅，戰事便可迅告結束。因爲到那時節，只須用經濟封鎖便可使日本屈服。不過這是違反一切軍事必然性的定律，因接觸之初的一場決勝負的海戰，必定在日本海上交綏，距美國最近的根據地亦有數日之遙，時間與地點均將所由日本艦隊選擇。一切形勢均將有利於日方，美國海軍噸位縱屬優越，以與此等形勢相衡，不免成爲虛有其名。這場戰爭多半會是一場長期的戰爭。要就在接觸之初沒有決勝負的海戰，即或有之，亦屬有利於日本。

倘若這場戰爭是長期的，那麼美國的豪氣將受到從未過的傷害，犧牲金錢，甚或犧牲生

命多於前次世界大戰，常態的戰爭熱情更因異族而愈增其狂熱：那麼無人肯輕信勝利之後，即有和平，勝的肯不獲戰利品即行罷戰。美國或許爲保障和平而開戰，但戰後將據有滿洲平原，美國必不肯舉滿洲還諸中國，恢復一九三一年以前的狀態。倘若這樣做，將重新縮成一九三一年的形勢。美國必不出此，必將自握對滿洲的霸權，也許不是名義上的，而是要名副其實的。美國將不得不有此舉；而且必定想有此一舉。現時日本所受的憤恨，敵視，嫉忌，美國將一一皆承繼之。美國不得不將對抗有民族思想。傾心於收復失土對此新闖入者恨心日增的中國，將與現與日本共疆界的蘇俄對敵，并且久後終將抵抗蘇俄東向的兵力；將成爲滿洲的帝國，有着帝國的一切光榮，但亦有現時威脅而使帝國光榮行自消滅，且將享有此等光榮的帝國的致命傷的種種缺點；將成爲另具面目的美國，一個命中注定要蹈歷史上一切大帝國覆轍的美國。

第十一章 中國的出路

中國從前的不抵抗，那並不是因為缺少抵抗的意志，或因任何哲理，減弱其抵抗力量。實在是不能夠，在社會組織上和技術進步上，中國還在十八世紀，雖有少數通商口岸是有工廠的。就算好武如斯巴達，兼有現在兩倍的人口，對於敵人，能使用坦克車，飛機，機械化部隊，及其他現在戰具的任何敵人，終是無力應付的。現在的武力已不是尚武，有勇或好戰的事；而是技術能力與工業組織的產物，如交通工具，大量生產，或握有可徵集原料等是，極度進化的工業組織乃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這在中國是沒有的。如其不然，如其中國人能憑衝動做事，他們是多年前早就把敵人殲滅了。如有能力之日中國人是要這樣做的。

把眼光放長來看，可以預料到現時遠東所發生的事變，其後果，厥為中國將變成一個有自強的尚武民族，同時也是一個有民族自覺的民族，被人理解為中國的和平主義，勿甯說是

中國的自信，中國與歐洲單獨某一國家都不類比，祇可與整個歐洲或整個北美相比。因此之故，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為西方特色的國家主義高調在中國，就沒有地位，這是一個我們據以作膚淺而謬誤的論斷，謂中國缺乏愛國觀念的事實，還有一層，中國文化高於所接觸的各民族，歷史悠久，可以自高其身價，不須求人認識。或許又因民族老大，精力疲竭，缺乏年富力強的歐洲民族的推進動力。

如此種種理由，中國一向樂於閉關自守，不與人往還，亦不欲人與之往還。其帝國主義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祇有過少數帝王者有謀聲威煊赫私慾的拓張時期。其推行帝國主義的方法，亦係以身作則，而不是以此力，如對朝鮮等，或以僑民任其役，如近時在亞洲各海岸所行者，所以誤被稱為和平主義的，實在是自然的生長，從沒有過要用軍國主義的機會，也無此需要，不過，因有鑒於過於二三十年的種種軍國主義却也成了自然的生長。中國人習知在現代世界中，軍國主義乃是換取生存的代價。現已有了一種自覺的運動，想照歐洲的榜樣，對全國人民施軍事訓練。對於軍備的價值，已有充分理解的信念。中國若得免征服，其

時間長久到夠自謀工業化，或者在國際技術合作下施行工業化後，那就會有一個有四萬萬人口，懷着軍事目的，受過以戰爭爲立國工具的薰陶，兼渴欲報仇雪恥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之前。那時中國便不見得會肯放過別的國家。

這是未來的問題，在目前以及最近的將來，中國因爲軍事力量的薄弱，做了遠東糾紛的起因。其軍事力量薄弱的原由，由於中國從前比其鄰國太強（雖然從前是由異族據有帝位），他方面中國具有一種歷史悠久且富生機力的文化，一種古於任何能傳衍至今的文化，遂以盲從以保守觀念，墨守其遺傳下來的形態，對於凡謂西法或維新態度漠淡，且存有鄙視之心，等到覺知漠視維新所加力量的懲罰，則時機已逝，不能再自作決斷了。已爲西方所威迫。至是惟一的問題就祇有怎樣能逃免民族的滅亡，自一八六〇至民國建國的一九一一年的其自身力量與西方力量的勢力懸殊，不特未嘗減少，抑且還日愈加甚。因爲當西方力求物質的進展之時，中國實際上仍是故步自封，寸步不移。

晚近雖設立工廠銀行和建築道路，從事種種建設，但與列強比較起來，仍然相差太遠。

也許就是因為從事種種建設，所以纔從未有如是之弱，頭一樣，一百年來攻擊壅積起來而壓力即可道出一切，阻止全部崩潰最後一粒石子已經裂壞了。第二件，中國已捐棄漠淡的態度，而力求自作決斷。外國攻擊所發動的，革命正謀使其完成。中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傳統制度業已崩壞，中國自身也在從事破壞，以便掃除殘廢之物，中國終於已決意維新，欲求維新，便不得拋棄對舊制的敬仰心，就舊制度之尙未因已彰明表現不能存在於現世界而失去其受人敬仰者而言，這一點在日常事務上，確已有了具體的結果。

過去內戰之所以發生，係因為沒有能行使威權的政府。政府之所以不能行使威權，又係因為沒有威權的原則。政制組織行之已有兩千年左右，雖曾略有改變，却已不爲人所信任。既不能保護國家免受外敵來侵，復不能應一個正開始向統一路上進展的國家的需要，由考試理學詩畫而來的官員是不能管理鐵路，幣制和公司法的。中國向以家族爲中心，一個由小村鎮組成的國家，各村皆自給自足，幾乎自成一世界，既不需有成文法，也不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施政係用傳統方法，有必要時由會館及家庭施行制裁，調整個人及團體彼此間的關

係，將傾軋齟齬減至最少限度，兼調整全體使適應。實際的環境，這已是其效與現代政府相等且較多數爲優的政府。其他國家其他文明興而復替，盛而復衰，而中國則得以存留，即得力於此，但是環境有變遷，個人及團體彼此間的關係有變遷，政府的功用自亦隨之變遷，古舊的東西已不復夠用了，一個有鐵路，有對外貿易，有工廠售貨千里之外，有股份公司及對外關係的國家，不能永遠靠傳統思想的動力來維持，舊政制業已崩潰，新政制猶未計劃出來，所可視作政府的不能行政府所應行之事。其命令不能使人服從。因是遂缺少團結，這已是一種憾事，還有使團結成爲不可能的，且不去說他。

所有基本的制度也同樣一齊崩潰，會館與家庭已不能再行使其原有的權力，兩者也都是不能再與環境相調和，或能適應環境的要求。一切經濟關係，連同制定并管理商法在內，從前是由同業公會規定的。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爲經濟單位是小城市，現在的農村并不計算在內，這些農村乃是自給自足的。因此生產與分配目所能視，且在伸手可及的範圍之內，同業公會可以規定物價，工值，工作時間，並決定行規與貸借條件，因爲一切往來都是在同業

公會範圍內，同業公會現已不復再有此能力，因為現時市場業已推廣，經濟運轉已伸張至廣大的區域，同業公會不能管理大公司，大公司的所有權是分散而不集中的，用電報交易，遠至千數百里以外。

所以一個家族祇要人人都同居一個大門之內。——兩三代及支房同堂不分家——經營全家共同的事業，無論務農，做手藝或開綢緞店，家庭也可以規定私人的一切關係。當時一家之中，無論何人的舉動行為，都須受家長的稽查。婚姻，職業，產業買進賣出，處置收入，全都由家長來決定或得其允許。現在家中之人多係在外面的東家手下做事領薪，因此便不同堂聚居，舉步行為也不再受稽查，各人也就不受家庭紀律管制，如此一來，中國整個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家族制度就為之動搖。

中國社會比較微妙而不易捉摸的幾方面也是如此。儒教的經典教育，從前原本是智識的綱領，理知的紀律，倫理的典範，現已廢棄，而又沒有新的定出來以為代替，民族的道德全都廢弛，從前憑直覺承認為絕對的真義，現在已為人懷疑，即使尚未至於聲名掃地，一切共

同的信仰，神話，傳說等，雖無明白表現，未經有意承認，却都足以確定一民族的態度，且使其得有團結和延續性的，凡此數項，亦已失去膠合力。容或還有人，加以擁護，即此輩亦未真心信仰，運用更是絕不會有的。

凡此都是說中國的文化已受其所不能有的新力量的分裂作用而發生動搖，此種現象亦并非中國所獨有，可以說是整個現代世界所共有的現象。所有論及中國的一切，在歐美亦復相同，不過轉變較緩，結果爲害亦較少，泰西得有時間來謀抵抗之方，來儲積後備力量，使其對於分裂的震盪，能支持較久，結果崩潰較緩，不過遲早總要崩潰不假，我們所見的在所謂法西斯主義在推移到獨裁政治，大概就是惟一的證據，證明代議政府，也不足以應經濟崩潰及技術複雜的社會的需求。不過，歐洲內戰較少，得有時間養成以有秩序的方法從事政治改革的習慣。雖然如此，這些習慣縱還發生作用，也已不能再成爲反應的因素，現正加以觀察分析，意思即等於說，已不復再是習慣。

經濟的艱困，即我們所稱爲不景氣的，或許也是一種有機病狀的徵象，從重農社會傳襲

下來的經濟制度或許太過嚴格，未含有各大陸互相關連、糧食在世界市場規定價格，一個大陸上某一國幣價跌落在另一大陸的貿易上立即發生反應的經濟組織力量，歐洲社會的其他方面，其病徵正復相似，婚姻關係弛散，反抗親權，對宗教持模稜態度，拋棄舊道德拘束，都不僅是戰後的反響，歐西人也已不再有民俗信仰了，歐西人沒有信念，已不再有直覺的承受，歐西人的傳統思想已不再有拘束力，因為生活的方式已經動搖，在歐西也和在中國一樣，工業革命曾發生後果，影響及整個文化，舊制度已在沒落，不過歐西舊制度的沒落是一種過度的性質，因為革命的進行，至少是由歐西人意志安排的。中國是像飛機從彈射機上彈射出來一樣，被彈射入現代世界，而不是出於自動，甚且未經其同意，其躍入現代世界，沒有經過循次的發動，可與歐西一八二〇、一八七〇、一九一四、一九二九年所經的演進相比，對於一個時代還沒有時間融會，又已進入次一時代了，整個過程在中國是等於用望遠鏡照看一樣，其結果就不得不受猛烈的打擊，這番震撼是關係重大的，自紀元前五〇〇年一貫傳至一九一一年中的中國，至是遂臻分裂，但是中國與西方不同之處，祇不過是中國分裂得快罷

了，西方抵抗力較大，其文化的滅亡或許比較能多延時日。

因此，對於一般所問關於中國民元以後的問題，如中國何以不能團結一致？何以要有內戰？何以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即在有外敵來攻之時，中國人何以還要你爭我奪？像我們所最歡喜問的，中國何以要有離亂？恰如問不景氣到一九三〇年何以還不終止，歐洲在一九一九年以後何以要通貨膨脹，歐洲何以不調和其敵對行爲一樣，對此項問題，便可下一總窳的答復，中國如能團結，便絕不會分裂了，使中國離散成爲如許連接碎片的離心力，正是分裂中國的力量，所以不會分統一，就是因爲沒有統一的原則，而且非至尋獲此一原則，必無統一可言，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說待有了統一所必需的條件時，國家必先已統一了。

中國既不屬於古代世界，也不在現代世界之列，而是吃了兩者的短處的虧，中國受外來經濟力量的打擊很重，有一個時期，美國政府決議提高銀價，使中國商家受到破產的威脅，因爲中國物價猛跌，即從不入國際貿易市場的貨物亦不能倖免，但是中國不夠現代工具，不能自定幣制，中國交通工具夠叛變將領袖變作亂，夠他們集合軍隊割據兩個省區，却没有鐵

路俾政府能派兵恢復秩序，并勦除匪患，沿海新城市從內地吸收資本，伸張勢力到內地市場，摧毀了使國勢均衡的地方經濟自主能力，但却沒有方法以輕微的費用從西部產麥省區運穀麥到口岸來與美國麵粉競爭。中國過去所有的中央集權祇足夠擾亂均勢，却不夠有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國有廣衆的軍隊像蝗患一樣吃空國家，用於替軍隊置備武裝的費用，爲數之鉅，足以傾盡國家資財，而對於捍衛國家，却毫無用處。

中國未具有統一所需的必要條件，而此等條件，又非用命令和列舉綱目可以製造出來，中國已與過去脫離，要想成爲獨立自主的國家，必須成化工業化，更須創立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如其這兩件事不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時代的話對斯二者不能有一而無其他，此即表明是一個起伏不定的循環，中國一日尙因有爭訖軋線，有地方特殊色彩，有半軍人半土匪的小暴君與波作浪而長陷分裂，殊難用鐵路，水道，確立幣制及銀行組織，制頒商法，施行全民教育，扶助農民，教以如此藉科學助力培植土壤——簡單一句話，用盡充份發展全國富源所必需的種種步驟，以使全國團結起來，但是非至有了貫通全國的交通運輸線，非至有了銀行

，工廠，貿易機關，開礦採油，及種種公用事業以增積財富，增積予政府以統治全國方法所需的財富，中國必仍陷於分裂狀態，欲團結並開發一個廣大的國家，需有剩餘的資本，但是惟有國家統一纔會有得剩餘，逃出此永久循環的惟一途徑，就祇有舉借外債，而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舉借外債又是危及國家命脈的，因為每簽立一張借債的契約，便是拿獨立去典質於人，當今之世，弱國的被債等征服，差不多和用槍砲一樣容易。

中國被困於此無始無終的循環內固已有年，不過對於工業化却也有鉅大的進步，中國的潛力絕鉅，以故雖有種種阻難，而在上海，天津，漢口，廣州，等中心地點及其週圍地帶已成立新力量的核心，其勢力四散發布，深入內地，速度與年俱增，雖內戰頻仍，由是產對內地貿易的樊離，雖有遍及全世界的經濟困迫，中國的對外貿易依然節節增加，在經濟上言，中國已開始向前邁進，究能再進步至何等程度，其速度如何，則須以政治前途形勢，尤其以國際前途形勢為條件。

的確，現時尙未見有任何因素，可望能將中國救出污泥潭的，中國一定不能及時擋開現

已臨近的攻擊，不能將其常做遠東國際均勢中舉足輕重的份子，在目前歷史的階段，中國仍將處於被動地位，且多半要變作戰場。

剛纔說過中國現時尙未見有任何因素，可望作爲安定點的，對於這句話，當附加一項修正，對於共產主義運動應加認識，中國有此運動，而且已經發展相當大的程度是無疑的，不過關於此運動的其他一切，却絕無準確可靠的話可說，因爲沒有實證，以傳報作爲事實的同一消息，都是經過選擇的，選擇的標準你憑報告消息的偏好和偏見，外間人沒有能得准許到蘇區去自行觀察，縱有亦屬絕對少數，毀謗共產的話係由一般熱烈反共者發出來，而從遠地如上海甚至紐約表示痛恨，而頌的話，則可係發自忠誠的信徒，通常也是從遠地各上海或紐約發出來，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告且着中國公文布告的特色：目的與成事混淆不分，中國各級政府，各黨各派在過去數年間所宣示於世界，組織大社會的紙上計劃，本可以造成一個理想的宇宙，但無一成爲實事，無一不是紙上空歌，蘇區頒布的法令是一個合理的社會憲章，所貢獻一種比其他華人生活含有詩意的生活，但并無實據證明其中有任何一部會實施出來，所

可得到的實據，却適得其反。

共產區域面積究有多大；內有人若干；共產化究已達到何種程度；其間有多少共產黨；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共區內人民歸順是否係因畏懼紅軍，抑係出自由改善生活狀況而得其効忠；甚至紅軍軍力究有多大，究竟強到何種程度——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回答不出的。惟供作揣測，臆猜，或宣傳的題目而已，從共產主義在中國生長的環境看來，可以假定其并不十分有主義，此種假定，是儘有實證可據的其散布過速過遠，在一個宣傳工具尙有原始性的國家，不能深入人心。用報章，廣告，電影，無線電來傳授主義學說，在德國英國以及美國是一件簡易的事，而在消息言論大都仍須用口述，或憑刺刀威脅灌注的國家，則驟然改信任何主義，多半總是由武力威脅得來的。

當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初期，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頗得知識階級領袖份子的擁護，該主義扶有惟一使中國負聲望的階級的聲望——即知識與學術階級；即在當時，其根基亦并不怎樣堅固，共產的力裏大抵是宣傳的技藝，現在則此階級已變，成冷淡或有反對徵

僕的態度，初次運動的崩潰即使此輩失去幻想，絕望，或表示反對，因為那三年所得的結果，便祇是無用的大舉殘殺，目前的運動係由初期小頭領中殘餘份子組織的，其成功大致係在農民間，其擴張係軍隊打仗得勝，軍隊的編成，半係農民，半係來自離叛的政府軍隊，政府軍隊之所以離叛，是因為少發餉，在城市間則很少有印象留下來，中國雖然是務農國家，却也和他處一樣，新思想恆發源於城市，再從城市傳佈於四方，中國也和他處一樣，城市通常有權力否決農村發動的異樣的運動，過去的揭竿起義，能推倒朝代，主動都是因為城市與鄉村同受壓迫，現時中國的任何運動，若不得都市人民贊助，是否雖獲成功，實成問題。

共產運動在其勢力強大的地方，至少得人民消極的効忠，是絕無疑問的，以其挾有與使中歐信仰法西斯主義同樣的誘致力！世事之壞，沒有比現在更壞的。中國人民近年來受盡種種磨難，此種種磨難，受之者若不是受得慣的民族，必已遭不幸，若為久與自然競爭，不甚相信運命的民族，則必有亂事像火山一樣的爆發，如前所說，中國是農民，其生活接近自然，相信命運的農民佔極大多數，於是然的殘酷，近年的水旱交侵之外，還加上人為的掠奪。社

會一般的解體，使羣衆水深火熱，與到處相同，內戰即交綏於農民胼手胝足以求生活的兩畝地上，或鄉村手藝人的工作場上。盜匪燒殺搶掠。政府軍隊之掠劫，尤甚於盜匪，因為可以明目張胆，不限於作逃亡的模樣，將領較匪首尤無心肝，對於担任保護，防禦匪患的地方，勒取鉅額的保護費，文官徵收錢糧，有預徵至幾十年的，田間，和小城市羣衆的生活，甚至於僅僅衣食兩事，都弄到全絕望，到有一班人來不但許以濟救，且許以得有一個更圓滿的，更容易，非中國人所能夢想的生活——够田耕種，佃田不再收重租，不再有都市購買者盤剝利用，不再有苛捐雜稅——農民有什麼不歡迎得解倒懸的呢？心意中模糊想見的天堂，行將實現於地上，一個作這樣許諾的黨，他有什麼不要去加入的呢？如果他不，那是因為經驗使他有了懷疑；知道好聽的話是使人空歡喜的。

中國共產黨的起源，精神及前途，可以簡論如下：一九三三三半三月四日以後，倘若美國胡佛（前總統），麥倫，密爾斯，費詩（三人先後曾任美國財長），及美國全國製造廠商聯合會會長移居中國，從事一番運動，解釋其黨綱主義，可給中國農民以共產黨人所許的同樣

福利，同樣救濟，中國農民必定投入共和黨，參加永久繁榮和個人主義的黨的行列，又或做了國社黨，法西黨，社會黨，禁酒黨，總之，什麼都可以，主義，理想，哲學，政綱等等，他們都不大去費心思——或許和馬克思哲理不大會令他們費心思一樣，十人之中，難得有一兩人明白馬克思是誰，或是什麼物件。

中國的共產運動是從失望中抓住一線希望，是一起羣衆反叛——不是爲建設一個新社會，而是反抗目前所受的壓迫。以反叛言，倒是率真而有動於衷的；若言建設新社會的政綱，則僅僅有此意識而已，但是各爲真誠反叛，或許產生同樣的效果，還有更壞的，或許僅僅產生一種媒合作用，其未做到這一層，較諸業已做到尤爲可異，如果做到，而且是在共產黨庇護下做到，那麼，中國儘可正式變成一共產國家，不向發源如何，理智上的領悟甚或了解如何，謂中國將成爲真正共產馬克思或列甯對共產二字的見解，或成爲歐美爲人習見習聞的黨治國家，其可能性頗爲渺茫，其範疇不合中國的社會狀況，且與環境不發生關係，思想是外來的，問題也沒有現實性——只不過說出改善生活的一般願望。共產主義在中國人看來化

係出自另一種社會言辭，產生於另一個星球。他們對於共產主義所了解的，乃是多有些田地，多得些糧食，少做些工作。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對於一種新社會哲理的一種新社會制度，一種新的史觀，一套新的價值，以求有新的動機，新的刺激——凡此種種，在他們都是認為毫無意義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縱或能够成功，亦必不會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而是中國化的共產主義。

現時雖爲國際政治問題所掩沒，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在採行西法中，究當經歷西方自一八〇〇年至一九二九年所經歷的循環，抑或一起首便實行社會統制，免法產生西方病態的一切放逸，利用，和浪費，不過此問題，仍須居於一個大問題之後，就是國際危機將如何解決，并將於何時解決。

中國一般抗戰情緒之高、政府中任何有力份子除秘密從事妥協之外，沒有敢冒險去幹的，也不會發生什麼力量，但是密訂條約，對於對方是很少用處的。這種妥協，全體國民必不會誠信履行，也不會有履行的意思，這點它們知道得很透澈。果真因妥協而有利，或者自行

努力，中國反能要它來加盟，那是會履行的，依照中國的道德，在武力挾持下所發生的義務，並無拘束的力量。因為那不是榮譽的義務。中國多半不惟不與它們攜手，而且還會採用其慣用的策略，聯甲以制乙。如謂這也是東方式的狡猾，應該記得一個弱國為人追迫到要亂縱亂跳的時候，實在是捨此別無他途的。此種策略在中國已行之有效，因曾使中國免除嚴重的危機。

這樣，在西方已復活的恐懼，即懼怕又將有一次新的黃禍——野心的，軍國主義者，背後挾着四萬萬中國人，可用之為槍砲靶子和廉價勞工，以在戰場上和市場上壓倒西方，又可以放到別的地方。所謂黃禍現在還是一種幻像，與初次在善變的威廉第二心中發生出來時一樣。其本身即自相矛盾，倘若中國果真的被它陶冶成一件夠危險，可用以對付西方的武器，此武器必先轉而對付它。若果真的有黃禍的話，那便是華禍，日子還隔得很遠，不值得去作杞人憂天。到那時，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形式，中國社會的基礎，都必已完全改換，其禍已不是區別分明的「黃色」的了，其禍必將為一個最大的國家業已變成，有效率社會有力而且強大

的禍，但與俄禍德禍或美禍並沒有兩樣了。若照這個意義說來，自拿破崙戰爭結束到一九一四年，便已有過英禍，它決不會團結整個亞洲以對付白種人亞孫不會在任何盟首之下團結起來，亞洲派別分歧，已陷於四分五裂之局，亞洲之少有團結的基礎，尤其於歐洲。

中國會與它攜手，還另有一種立場。這是出自從歷史上得來的安全意識。中國前此曾被外力征服過，但由低首而征服者，先則將其同化，繼即將其吞併。中國土地廣大，恆能壓縮其侵犯者並加以吸收，而且中國一切思想行為都牢不可破，所以歸根結果不是中國順從了外來的統治者，而是外來統治者反依順了中國。胡金是如此，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也都是如此。他們的後裔現在已淪為北平中產階級的奴僕。

不過這種安全意識現在會要證明靠不住了。中國在過去一向吸收了其征服者，因為這班征服者全都是文化低下的。擊敗中國的這些北方粗野部落，雖然臂力較強，却都是些原始民族。第一次與優越文化接觸，且得過有居室的安定生活，他們就不惜犧牲而尚武精神，以屈從於聲色犬馬之好和提高在文化上的地位，他們對於豪華奢侈，不能毫無所染。至於日本，

以時代標準言，文化並不低下。他們習諳駕駛現代文明工具的本領，比較尤更優越。以二十世紀言，它無所學於中國，在一千年前便已從中國學去了精神上的經邦濟國之道。

中國的廣大往時雖會給以安全，現在也已不能夠了。古時對於被征服的國家，惟有全國各地駐紮充份的軍隊，足以鎮平叛亂，纔能使其屈服。倘若被征服的國家幅員廣大，長時期這樣做便辦不到，現代則僅須把住幾個重要點，如港口，鐵路起點終點，經濟樞紐，被征服的國便不得不俯首帖耳的効順。一隊飛機，可以撲滅遠隔千里外的事變。也不必定要佔據全國纔可駕駛。也不能再由同化而受吞併。不過中國至少有它們五倍以上的人口，人民又都飽受了民族主義的洗禮，所以定必奮起以爭獨立。

不過，在最近的將來，中國雖靠其自身的努力以圖得免被征服，無論如何，其最明顯的地方問題，也都是國際問題。這是中國眼前的悲劇，即在最艱難磨鍊的時候，仍須分其注意力一面應付自身的需要，一面去應付外來的威脅。於艱難困苦中掘發死族的生機，排除一切的桎梏，以求其國家的土地為主權之完整，看能在國際政局中，不得做犧牲者吧？

第十一章 戰爭的實例研究

一開卷便已鄭重聲明過，本書不是一部關於遠東的書，而是論西方在遠東的問題。現在應該看出，一部論西方在遠東的書，在相當限度內，應當是對現代社會機構的分析，和戰爭解剖的研究。對於後一目的，遠東差不多可以拿來做試驗室的實物試驗。從那裏可以看出戰爭如何構成，如何生長，比較從歐洲所看出的更勝一籌。

在歐洲，戰爭的起因是渾沌不明的，因為被長期殺人流血的歷史籠罩住了。——舊的國家仇怨，舊的種族憎恨，朝代嫉忌和宗教派別的痕跡，錯上加錯，冤結不解，報復無已，先是波蘭瓜分，亞爾薩斯羅稜(Alsace-Lorraine)和波士尼亞赫慈哥芬那(Bosnia-Herzegovina)的割讓，繼有波蘭走廊極(Polish Corridor)問題，奧屬提羅爾(Austrian Tyrol)的併入意大利，匈牙利東部諸省的割歸羅馬尼亞等等。感情的作用很大，因為刺激是自呱呱墮地便發

作用的，例如一八七〇年以後，法國兒童自呀呀學語便把仇恨德國注入他們的心裏，一九一八年已後，仇恨法國又注入了德國兒童的心裏。但構成戰爭的東西却到處是一樣的。

戰爭是感情衝動和不合理因素的產物，所以不能以訴於理智和喚起崇高的本能來防止戰爭，這種理論歐洲近數十年來的歷史已將其駁倒無遺了。若謂歐洲有歷史上的世仇，那却不是德法間的或法意間的，而是英法間的，遠在女傑貞總時代便已結下。近至一八九八年間，英將吉青納(Kitchener)統英軍在尼羅河上的法朔達(Fashoda)地方與法將瑪尙德(Marchan)及法軍對峙，英法兩國即幾將以兵戎相見。當時對非洲屬地的競爭正在進行中，列強你攘我奪，各皆儘其速力多佔領土，獲得屬地的方法很爲簡單：任何一國的軍隊足跡所到，便即算是該國所有。對於當地居民是無限徵求其意見的。他們如稍作抗爭，便加以屠殺。英法兩軍在法朔達地方相遇。吉青納命法軍撤退，法軍拒絕，吉即提出哀的美敦書，戰爭似將一觸即發，但法國未有準備，故表示讓步。焉尙率軍退出，蘇丹全境遂歸英有，那是一八九八年之事。過後不到十年，英法即締結友好協約(Entente Cordiale)，又過幾年，便同爲戰友，

共同對德作戰了。

中間這個時期會發生過些什麼事故呢？德國業已崛起以與英國在非洲和遠東的雄霸相抗衡，德國在世界各處都想打破英國的商業獨佔，更因欲得殖民地 and 市場，已在聲言要建立足與英對立的海軍。北非洲本已早為法國所保有的，德國也想在那裏去佔一脚，歷史上的英法世仇竟因比較更急迫的問題而變成次要。這時牽涉了比燒殺貞德更為重要的問題，英法聯合起來要對共同的敵人——當前一時的敵人，威脅到兩國在這個時候都認為是他們的重要利益的敵人。此種仇恨既不是歷史的或種族的，也不是宗教的或文化的。在種族文化，和宗教上言，英國與德國比較法國還要親近些，也不是歷史的，因為英國過去與法國開戰的次數，比與德國交戰的次數還要來得多，的確，英國本朝皇室還是脈出德國的，英國今王的曾祖考尙且生長於德國。德國存心要破壞英國做殖民大帝國，世界金融總樞，工業重心，所以要轉而仇恨德國的野心。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是起因於新的仇恨而不是傳統的。德國之變成了英國人的背道者，英國之又變成了德國人民的背道者，并非由於歷史的記憶，而是出自感情的

衝動。

遠東的問題却並不那麼混亂。在那裏慾望還沒有機會集結，還沒有用到感情。在那裏國界還沒有移來移去的像在德國殖民地內羅入一部法國人，自後法國兒童在學校內只可說法多話。彼此間對於強定而不基於自然的疆界尚無互相敵視的民族互相擠扎。在那裏尚未積有外次嚴重的欺凌行爲，歷史也還沒有當做仇恨史來教。現在只不過是中國人受制於它們，此外，戰爭的危險並不純是中日間的事，而是在中國握有權利的各國間的事。在遠東戰爭的因直接便走向其果，而不需要外來的和偶然的原動力。若要認真努力使人類得免除戰禍，我們當向遠東求之。因為這樣我們可以診斷出其根因，以爲尋求治方的初步。

現在去阻止動力也許已嫌太遲。與遠東有關係的各國在背後所加的重力也許已經太多。就我們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性質而言，想制止根因不發生或許已沒有可能性。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即至比較最近，猶可使最後關頭延緩發生，或用一種代價將其完全免除。遠東的問題大可用作國際診斷學上的實例研究。

世界大戰後會有過一個機會。向使冠冕堂皇宣布的戰爭目的背後稍具誠信，至戰爭終止時，在遠東或許已樹立了一種新制度，成爲全世界新制度的一部份。所謂樹立新制度，在遠東當爲止息國際競爭，美國亦當放棄在遠東所設置的前哨。美國人若有先見之明，爲自身計，應當如此去做。競賽的勝利定屬於它，歷時愈久，它必愈搶在前面，這是不必定要明眼人纔看得出的。它是一年比一年強。而西方則尙在精疲力竭之際，很少有與它並駕齊驅的希望，想重在遠東握有前此曾有過的優越勢力的希望，更是絕對沒有。想重得平等地位的惟一希望，必須從頭另起爐灶，並宣布取消凌駕他國之上的競爭。不過要想辦到此一層，不能僅僅用一紙宣言，必須另取別的方法。對於中國也必須另立新法，使其有平等地位，使其得有一個國家的地位，而不視爲供分贓的地方。換句話說，必須取消外人所加於中國的毀謗而恢復其獨立。外人在中國所獲得的財政和領土讓應予放棄，分成逐步實行的幾個步驟，而不一腳完全踢清，自後外人與中國的關係當爲對等的通商關係。惟有這樣纔可避免使宰治中國的競爭愈趨尖銳化。惟有這樣纔可阻止它的進展，它在中國的便宜，其領袖的人已是看得分明，

懇令其放棄，固未必有此可能。西方列強苟非拿出誠信的證據，更是全無希望。它的動機既
是自衛的，而且是從懼慮中產出生來，除非有實據證明西方業已將在中國張大勢力的希望拋
棄，自是無可改變的。沒有證據能令人滿意，惟有實行退出，於是至少它總不致因放棄權利
而吃虧，於是它便不會像現在振振有詞的有話可說。尤其要緊的，它們軍事當局對其本國人
民便不會說得頭頭是道。它們有少數人本已相信對中國的政策應該是和協政策，倘若毀棄了
自一八四二年以來便已存在於中國的國際制度，反可大壯此少數人的威勢。雖無此一番鼓勵
，此少數人數年後說話亦有過相當力量，且嘗抬頭過一個短時期。若有實在的證據，證明它
是惟一對中國懷有意圖的國家，且不必怕有他國與之爭競，此派人的勢力自不致那樣的如曇
花一現。但當時形勢既如此，它們軍事當局便得以入耳的言詞辯解說無異叫它去與虎分食，
它的心理是一種懼慮和由疑慮生出侵略心的心理，這種心理，本應在它未成爲國際社會中循
規蹈矩的一份子以前，便當加以消除的，却反使其愈發深固。應與它的證據，是使它猶有從
事戰爭的根由。對於它，原可使其陷於孤立，而在全世界上站於被告的地位，此種地位，久

而久之，對於它們輿論自會發生相當影響。其輿論能生力量，或須歷一個長時期，而在這個時期當中，因西方的退出，會得放手向中國行其所欲，但現在事實上還不是在這樣的幹，西方的牢牢把着不肯放手並無所得。却失去了開始從事終止過去曾造成戰爭且將再造成戰爭的國際在遠東競爭帝國的機會。

不過失敗並不在於忽略或看不到。實在是無意從事開始。並且除了持此一例以於及全世界而以此爲向世界努力的一部外，原本也是辦不到的。道義，和平以及國際合作斷不能單謀施之於一洲一國。關於足以造成戰爭的情況，東半球與西半球並無任何區別。勢必要樹立一個新的世界制度，一個拿世界大戰爲教訓，剷除造成世界大戰的情況的制度，但是世人並無此意。所謂戰爭目的是用來反對德國的宣傳武器，而不是拘束戰勝者的宣言。

凡爾賽和約簽字後兩年，華盛頓會議時，曾另有過一次機會。那本是一個較好的機會。第一層，開會的地方並不在耳猶開大炮回聲；目猶睹曝屍未殮的戰場邊上，不受摒絕一切理智和公平判斷的官能精神病空氣阻礙。第二層，並不需要將立一個破碎的世界綴補起來，所

討論的只限於一部地域，若干同屬一類的問題，這兩者當時都在比較安定均勢的狀態之下。並且，凡爾賽所鑄的錯誤，爲各國有識之士所悔歎的，已日漸認識。和平布下了二次戰爭的種，業已明白顯露。後來一九三四年中歐發出的警報，聽覺敏銳的人在一九二一年便已聽到了。

遠東將起風雲，一九二一年時便已顯然或應該顯然的了。它把持膠州半島不肯放手，派兵蹂躪西伯利亞，和擬用金錢操縱中國政府即是其朕兆。當時美國在經濟上新獲優越地位，加緊從事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的發展。前次美國競爭無足重輕的地方，至是突有大批商務參贊，銀行家，製造商代表擁集，以謀推廣營業。尤以在遠東爲然（近東油區及中美亦如之），結果英美之間大起軋轢，尤其是遠東，已有新因素添入，至少須重新加以考察，是顯而易見的。

華盛頓會議確會減除了英美日的海軍競爭，但此外即一無成就。會議當前所有的機會與凡爾賽會議時一樣，不過此時尤爲急迫，因爲中國的民族思想已經勃發了。這時列強競提的

要求須使之調和，外加中國要求完全恢復獨立。於是就有兩項衝突，每一項都威脅着要使遠東陷入大亂。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面固增加了糾紛，同時也開出一條解決之路，這樣或許間接阻止了它的前進。西方列強如其對中國讓步，或許不僅除了遠東戰禍的根因，而且還暫時使它確信彼此皆以平等待遇。無論如何，中國的民族主義已使整個遠東問題甚囂塵上了。

華盛頓會議比凡爾賽會議得了一個更好的印象。這確是一件非常的宣傳偉績，不但是廣大的羣衆，就是消息靈通的人，也都得了一個印象，以爲好事已在萌芽中。但是雖然官方有煌煌的公告，報紙有美好的文辭，稱道着解放中華民族，給中國訂了自由的新憲章等等，實際上却很少施諸實行。根本的局勢還是一仍舊貫。促成召集該會議的事情，依然和開會前一樣。簡直沒有把原來局勢動一動的意思。反之，却是故意力求免避。

列強放棄了在華設立郵政的權利。不再有用的較小租界退還中國，做出絕大人情的樣子。勢力範圍宣布無效。對於放鬆外人管理關稅和重新考慮治外法權作含糊的答應，實行則遙遙無期。類此的諾言前此也就答應過了。至於上海，天津，漢口等租界，外國駐兵於中國領

士上，連首都都在內，外國兵艦航行於中國內河，外人管理中國主要稅源的關稅鹽稅，則並無隻字提及。各國都再度矢言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和完整，——是指自是時以後的中國完整，對於一九二一年以前侵犯過的中國完整，則顯然渺不可期，和天文學上的數字一樣。中國代表提出抗議，則告以回去使政治先上軌道——沒有詳細辦法提出來，且列強得隨意加以改變，列強是一身兼做了裁判者和當事人——自有措置，但將怎樣措置，却沒有定出來。

總之，它是受人指謫而交付審判罷了。但它的被交付審判，不是爲了擾亂和平和危害國際秩序，不是爲了違犯國際良好行爲法則因中國弱而強取毫奪，而是爲了偷步比人走前了一着。在遠東的劫奪原則並未有人提出非難，祇不過它不够體育家的精神濫用了此項原則而已。列強皆各保其所得，它則因取逾其所應得而遭譴，就是美國，表面上痛斥歐洲缺乏政治道德和政治理想，以衆醉獨醒自命，而欲尋覓一忠實之國家，對於在華特權的問題，也並不提起。美國確未曾提起放棄其與其他列強同變其益的權利問題，祇不過反對它獨自跑得太快罷了。

它們所得的印象，却是因取逾其份所應得，苟非有強大兵力以保持其所得，那就不够聰明，使之陷於孤立，使之處於被告地位，和發出公告說全世界皆援助中國獨立不爲利益，這種機會又復錯過了。舊式的帝國主義制度已經正式批准而得繼續延長下去，它已得視其力之所能，放手前進，沒有危險。它近年就是在這樣做，因西方內部政治經濟狀況的不甯，使其得以肆行無忌。

中國所得的印象，是認爲無論道德的曲調唱得怎樣高，總是有強權纔有公理，要想公理伸張，斷不能靠理知或公道。惟有武力纔能發生效力，結果民族主義遂蓬勃怒發，並與蘇俄締結非正式的聯盟，兩者都是直接繼華盛頓會議的態而起的。演成對它在南滿的地位挑戰，和佔領滿洲全境的一串事件，都是晨已注定了的。它們對於挑戰若表示屈服，中國必進一步謀收回上海、天津、漢口等地的租界，並驅逐外國駐軍離開北京。這時西面列強便祇有就下列二者中擇一而行，或照一九三一年它們之所爲或低首屈服。因爲中國一天堅決着要在各國間獲得平等的地位，外國之享有破壞中國主權的屬領和特權的便不得不將其放棄，否則便當

準備壓迫中國，其間絕無折衷辦法。華盛頓會議如對於中國的願望表示相當讓步，固可使中國暫時甯息，而將總解決向後推延，不過遲早總免不了要完全退出。華盛頓會議祇不過在口頭上讓步，日本第一個便來加以試驗。它之所爲，自在意料之中，任何西方國家如有同樣鉅大的利害關係，而又處於同樣順利的地位，料必也會有此一舉。縱使本欲避免出此一着，而舍此又別無他途，除非甘願在國際競賽中落伍。何況又是不想避免的。它們的軍部一向都在渴望着找一個藉口，華盛頓會議便給了他們這個藉口的機會。

對於華盛頓會議最可加以責備的，不是布滿會場的理知上的不誠實和假慈悲，而是其絕頂的愚蠢。西方各國既不肯終止競爭，又不肯抽身退出，反授它以武器，使它用來驅除各國。倘若與中國謀妥協，他們尚可將現狀延長下去，這是於他們有利的。因不肯讓步，致中國求之愈堅，以此遂使它得有所藉口，當遷就中國的民族主義，都自行採取黷武主義，二者必取其一，終於採取了黷武主義，因爲權衡輕重，自然是要以後者爲重的。

還有一層，各國更使它有了在道德上合理的理由。華盛頓會議以前或以後，列強拒絕放

專權在華領土享有權，治外法權，關稅管理等等的根據，是說中國國內情形尚未安定。要中國等到先使國內上了軌道，否則各國所冒的危險未免太大，它們在日內瓦和以後所執之詞，都是說：中國在混亂之中，沒有安定的政府，所以不能將滿洲交還中國政府治理。它的大前提是理由充份的，中國與之辯難是站了動搖的地位。證據就不利於他們。但是它們的結論說因此就可以佔領中國的領土却並非無理由，在邏輯上或平衡法則上都並非無理由，若想像世界上不用戰爭而解決事件，這種結論也是沒有理由的。但是西方列強的結論說因此他們便握着中國關稅，治外法權和中國最富足的商埠不能放手，却也並不無理由。當他們說出弱國內紊亂，強國加以侵犯是合理的時候，他們已給它打下辯護的基礎了。他們也並未說出於他們有利的立場。因為中國國內未臻定便許中國自由無論有多大的危險，使其落在它的手裏，危險也是一樣大的。並且，縱使捨開它不加計論，各國若要派兵去保衛他們的租界，以防範已經振作起來的中國民族主義，用以保護利益的費用，是與利益本身的價值一樣鉅大的。局勢裏面即含有危險，他們並未將其減少，反而將其擴大了。

西方外交家的目光短視，墨守帝國主義舊規，政治上經濟上的貪得無厭，都是它們參謀部的天賜神與，而且還不祇此。還做了遠東戰爭制度的支柱。一九三一年以後所發生的事件，宛知幾何定理一般，一件隨着一件而來。但是那時阻止後來的事件已是太遲了。如果現在摧毀戰爭制已過太遲的話，我們至少可以看出是怎樣造成的。

第十三章 美國能否制止遠東戰爭

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結論：我們又已回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競爭大帝國的時代了。世界政治又已成爲強者併吞弱者的競爭了。

於此又是帝國主義循環中的又一環。帝國主義本是機器工業時代開出了國際活動途徑的制度，先是強者對弱者，使其低首屈服：由征服亞洲，非洲，大洋各島而建立大帝國。繼則強者對於強者，以求獨霸弱而最富的地方：這就是十九世紀後半部迄於一九一四年這一時期內的「外交」。再次則因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蔓延，各附屬國家奮起，又變爲強者對弱者，以使他們低服不能抬頭：印度，中國，土耳其，埃及，摩洛哥，敘利亞及其他各地的離叛，使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這十年間陷入紛爭擾攘之局。現在却仍復是強者對強者，以爭統弱者。附屬國家的民族主義是不能再加容忍的了。時代已經十分嚴重。自不景氣的第一次警報

發出以來，對於屬下民族——印度，中國，埃及及非洲各處——的分離運動，箝制日緊一日，這是極堪注意的。

不但日本可以說牠遠在國外的屬地是牠的生命線，凡國勢強盛足以自謀的，沒有一國肯任該生命線被人割裂。數年前，帝國主義的主要問題是各大帝國是否能用或肯用必需的力量去撲滅殖民地的分離運動。這個問題現在是懸擱起來。如有必要，各大帝國仍然是必要這樣做的，無論英國之於印度，法國之於摩洛哥，它們之於「滿洲國」莫不皆然。目前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是在沉靜中，不過這是目前暫時的事，遲早總還要發動起來的。現在的問題不是各大帝國能否鎮壓屬地的離叛以保持其屬領，而是能否保衛其屬領以防禦彼此間貪得的意圖。一九三四年這一年內棘手的外交，即多與法意對分有北非，尤其突尼斯的不和有關——與世界大戰前使意大利與德國及奧匈帝國攜手的爭執係屬同一問題。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係發動於一九三四年，當時歐洲苦心孤詣的加以調處，引起了一種猜疑，以為這樣即是意大利與法國攜手對付德國的代價。一個強國在與弱國毫不相干的局勢中，為另一強國効力

，而得對弱國放手行事作爲酬勞，這已不是第一次。以弱小的國家供外交上作買賣，早已成了傳統的習慣。

不過新的帝國競爭焦點係以遠東爲主。遠東是惟一尙有爭執的可供征服的廣大區域。他處早已分派停當，祇餘少數比較不甚重要的地方還有爭議。自一九一九年以後，非洲大部已屬英國，門羅主義又保證了中美各國的平衡關係——囊括固所不許，何況美國海軍又是強大的。再則遠東是堪作開拓帝國的最可寶貴的地方，前已一再鄭重說起過。謀加分配的努力業已開始。它強求實行，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則企圖加以抵禦。

有人可以爭辯說，假使它由天賜神力，突然能實行其外務省發言人所定的原則，且一舉而將西方各國逐出——使西方各國完全放手，則爲世界和平計，倒不見得是一件壞事。甚或可以說即使有害，也要留到下一代來受。這樣一來，西方各國便不致被牽入亞洲的戰爭漩渦，縱使他們願意的話。雖然蒙受到無可挽回的損失，像一九二九年紐約銀行界崩潰那樣的無可挽回，仍好想法作必要的調整——如將資產折抵，劃消未來的希望，而自謀出路。倘若到

那時纔昭示。因對外投資和對外貿易無利益，不能照現在的基礎維持經濟制度，何不趁早減低對於資產的慾望或將制度的基礎加以改變俾其能夠照樣進行。或許遲早終要走上這條路的。果真如此，那就愈早實行，則耗費愈少；與其在破壞的戰後被迫出此，不如做成一個在控制下的過渡辦法為佳。

有人可以辯論說，從西方的觀點看來，立即被它排擠到底並沒有什麼分別。西方欲求於遠東者或許一無所得，可是它們欲得之於西方的，也就不會得到。也許列強拚死命所求的大帝國目標就是一個廢樓幻景，它們的極力追求，也只會步入西方各國的覆轍。假定它在遠東能達到經濟獨佔的目的又怎麼呢？時代將證明它將經歷西方在它們所經歷的過程。英國會出售機器與它去設備工廠，奪去英國的對外貿易，它也照樣要售機器與中國。英國曾投資於它以發展工業，日本也要向中國作發展工業的投資。英國要怎樣做，它也要照樣做。要不是這樣，它在中國的經濟獨佔便沒有什麼好處。前已說過，中國的經濟情形如果仍保持着中世時代的面目，必無力購買貨物，購買到足以補償估據的費用，至於吸收它們過剩的出品，且還

不去說他。中國必定沒有購買力。中國自身工業不發達，不能以輸出品換它的輸出品，必不能供其經濟目的。但是它們發展到自給自足的程度後，既不再仰賴英國的輸出品，那麼中國發展同樣程度後，自然也就不會再仰賴它的輸出品，它超過那個程度後既變成英國的競爭者，中國到那時自必也會要起而與它競爭。

它必不會比英國更能阻止經濟定律的運用。且必會和英國一樣加快該定律的速度。它惟有擊敗其目的纔能令其目的成功。所有的大帝國其本身即合得有毀滅的胚種。惟有失敗纔能成功。非至失敗即不能算完全成功。國際的征服在現代世界中就是這樣自己擊敗自己。在時代的任何一個時期中，要求生存必須要有征服，但征服惟使往後有一更兇殘的事件。西方與它們或許將為一個幻景而爭戰。

宿命論或許自有其用處，但是命運並不應理知的徵召而來。我們並不如此處理我們的事情。實際上它現在還沒有力量立即驅逐西方。所以事實可以造成而且不能取消的，抵抗也毫無希望，必將視機會而前進，同時西方也還可抵抗。西方現時是在這樣做，而且必將繼續做

下去，就管制人類羣衆行爲的定律言，也必須這樣做。到歸根結果，限制它或許并不見得有什麼好處，讓它放手自由去幹，或許也不會壞到那裏去。但是放長來看，所見的乃是一個空無實際的光景，在一個并非繼續現在社會而組織的社會中。

如果利益現在將成過去，或者比較近於事實的，如果社會基礎受到危害，則二十五年或五十年間所積獲的益處，即無足輕重。如其工業機關，銀行，政府現在蒙受損失，致有瀕於破產之危，甚或遭遇長期不景氣致逐漸有破產的傾向，則補償現在所受損失的遠期利益，實不足以令人動念。務實的人斥怪理論上的考慮，並不完全歸因他們的識見有限。他們有一半是對的。惟有計劃深遠的社會，過去的儲積可以彌補現在的損失的，纔能作重大的犧牲以保證得一較佳的將來。我們的社會並不是一個這樣的社會。我們是過一年算一年的。帝國主義將自召覆敗，列強中久後將無一國能從開發中國而如願以償，雖已有實例可證，但若開發中國能繁榮數年，或安全數年，已足夠推動對中國的侵略。已足夠推動抵抗任何想據所有開發的利益爲已有的國家，推動美國反對它們的侵略。

現在當已明白，遠東的衝突，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的衝突，不僅僅是外交政策的破裂，不僅僅是利人利益或資本主義的利益的競爭。其產生係發源於工業文明的進化。競爭的帝國主義，為控制未開發地方的民族鬪爭，係因有建立工業社會的需要而產生。又因此工業社會需要維持，故特繼續存在。因維持此社會的困難愈大，遂愈加尖銳化。在十九世紀中，若無國家挾其陸海空軍力實行為經濟目的的政治拓張，歐美的物質進步必大受阻礙。現在則歐美外觀已較為華美，內部亦已較為健全，諒已不致成為悲劇了，西方列強若不為急功近利在全地球上橫行無忌，搜取無一幽谷荒島上的天然富源，而於求進步中稍稍顧及後果，其中的一件好處就是整個東方。今日當不致墮入社會的病態，中國和印度的文明當不致因有外兵侵入，其生產分配的機構中突有新的經濟體驟進而初則渙散解體，繼則崩潰破碎。他們當有時間去從容適應工廠銀行鐵路等新事業，於最容易接受的時候傳輸進去。歐美感受技術上失業的影響不過數年，東方則不敢蒙受技術上失業，且陷於技術全部停頓歷數十年之久，中國或致陷入歐美人假正經的認為遺憾的紛亂局面。若有時間俾其調整，歐美或許也得免去現所遭

受的社會組織的脫離常軌。中國人民當可免受十九世紀工廠，紗廠，礦區的殘害：婦女兒童常不致被以鎖鍊拴入英人所開礦坑中的太車上，就是歐美人或許也不致陷入看自己沒有看中國那麼清楚的紛局亂面。

事實是歐美已經實行從事拓張，若沒有拓張，他們的物質進步當已受到阻礙，若不繼續拓張，又不能再有進步或保持其已有的進步。很少有得免於退後的希望。歐美的整個經濟機構是要希望生長的。將來的生長則已照現有的價值打了折扣。債已負擔起來，臆料還會繼續生長，但是若不繼續，債務必不能履行。歐美的生產效率已經趕在地理之前，用最簡單的話來說，生產已起國內的需要，剩額須謀輸出，否則國內市場便要梗塞，工資不能支付，工人必能停工，於是國內市場愈加塞滯，越發要多有些人停工，銀行的放款便不能應付——是這樣的一個循環，循環的最後一節就是恐慌。剩額須謀輸出，但是輸往那裏去呢？就地理言，機會是已經縮小了，各大洲各大陸都已到遍了。而各大洲各大陸上又差不多到處都工業發達到了要輸出國減少出品的程度。對於現猶碩果僅存的機會，自當爭之愈堅。現猶可供發展的

小數市場，自必成爲爭奪得愈加利害的目標。前面已經說過，是要變成這樣情形的。對於市場的競爭是已經開始了，這底下就藏着現代的國際政治。這就是國際政治注向於遠東的原因——因爲遠東是現猶可供發展的惟一廣大市場。

歐美現若從事爭奪掌握遠東——或阻止它遷入掌握，那倒不是懷有惡意的外交家，軍閥，或傳統的和平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鬼神傳中其他人物所授意。也并不單是出自貪多務得的資本家想多集私財的意念。而是爲要求生存。不爭奪便要危害到經濟制度和社會秩序。自所謂社會生物學的觀點上說，這是不合理的。如要防止爭奪，並防止必有的同伴即戰爭，懲罰惡人或驅神趕鬼是不够的。仲裁條約，安全公約，國際會議，或任何其他機械方法也毫無用處。這些方法自始到現在都是無用的，且將永遠無用，祇不過能診察病徵而已。到生存瀕於危險，要有幾百萬人失業，要濫發紙幣纔够發失業救濟金時，一切口頭的約言便都不能存立了。從任何惟理的或惟實的觀點說，欲其存立總是不合理的。

倘若國際衝突到了要發生戰爭的程度是社會制度中所固有的，那便要有衝突，要有戰爭

。但是衝突為社會制度中所固有這句話，却迥異於說是宇宙中天然生成的，這完全是對於人類的一種咒詛。社會制度既不是萬古不滅的，也不是絕不可更易的。現在的社會制度最多不過纔成立一二百年，而且一定還有改變。對於遠東的任何精密的歷史分拆，皆證明戰爭並不是運命所注定。戰爭是由人造成的，在遠東其造成且可清楚追溯出來。自發軔至現在所達到的階段——完成品正要完工之前，其製造過程是逐步看得見的。製造過程既可追溯出來，也就可以定出防止的方案。

戰爭的問題，無論在遠東或其他地方，總是社會上下兩難問題的一部：迅速的出差滯塞於分銷途徑的要口上。戰爭的問題與社會問題連而不分，而且附屬在其下面。政治侵略的動機是經濟擴張，而經濟擴張又是社會安定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工業極形發達的各國既都有同樣的情態，且有同樣的動因，於是各國便競作侵略行為。衝突在所難免。惟有減除原動力，纔能加以防止。

具體的說，意思就是工業與財政的平衡，絕不能再以輸出過剩資本及過剩貨品為根本要

務。限制流動資財的增積固可實行，而限制貨品出產，縱然可行，也是不能實行的。然則所可另取的途徑，當爲在國內銷盡本國工業機構的出品。這是與經濟國家主義，經濟自給自足的學理很不相合的。所有這些都是實行不通的，除非是作爲非常時際的應急方法。無一國能夠自給自足，除非和慢性不景氣所引起一樣顯著的退步。因爲貨品生產須加限制，除少數人外，生活標準亦須減低，這樣就要構成社會革命，與任何革命黨所提出的一樣澈底。並且也等於文化革命，因爲要推翻哲學的一種服膺已歷百年的根本學說——提高生活標準就是進步。無論如何，經濟自給是無法駕御的，除非將一切經濟活動，全用任何革命黨所提出的緊急方法，施行集中監督和統制。其與革命黨政綱不同之處，只在於實際集中統制而外表仍維持現狀。各國自給的牆壁，已被現代交通運輸工具蕩平，此等工具一日尙存在，永不能重復建築起來。

對於無限制的生產，是沒有可實行的方法保證能由國內盡行吸收的，惟有將財富重加分配，使大多數羣衆够收入以購買生產品。由此而得的推論，即應有集體金融統制，生產統制

，和財富分配統制。貨品生產縱不加限制，亦應分別派定。資本不能任其增積出剩餘，或用以重復投資於生產工具，或輸出國外作對外借款，由是構成既得的利益，而須用陸海軍來保護，又從新開始整個作法自斃的過程。就純理言，這是可以實行而不致干涉到個人主動力和私有財產利益的，但是現代經驗却證明并不如此，從近年間的實據，得到一個結論，即惟有實行社會化纔可以使生產與收入得到適當的平衡，蓋惟有此平衡方可免於重復要在經濟呆滯及採取侵略行爲以免呆滯二者間擇一而從的老花樣。私人利益與平衡經濟已經成了互相排他而獨佔的名詞。集體化已在實行中是不成問題的。使經濟活動成爲集體化的過程是大量生產一發端之時便已開始了。所餘的祇在於是否將由少數人作集中統制而不由公衆負責，任一切造成戰爭的力量發展而不加遏止——每一國得勢的少數人用全國的力量來對付他國，以爭取開拓其他國家的權利——抑或爲保證免除戰爭（縱或再無其他目的）而以全國民衆的名義實行社會統制。二者之間，必須擇一而行。

保證免除戰爭（無論在遠東或其他各地）的方法祇有這一個；即消除起因——經濟拓張，長

略他國，帝國主義競爭以及戰爭的起因。在遠東起因是已在發生作用，其力量與年俱增，愈演愈烈。苟不設法遏止，是沒有理由可以希望其不產生歷史所熟見的果的。距最高點已經不遠了。

亞洲現在的局勢，與一九一四年前數年間歐洲的局勢正復相同。依據一切同類的歷史事實，並就現代文明中一切力量的趨向來看，沒有理由可以希望亞洲不致演出一九一四年歐洲所演的故事。一九一九年時，整個白種人的世界惕於一片瓦礫廢墟，驚問怎樣會發生一九一四年的事而且何以會發生。關於亞洲的事，現在只有一個問題，就是：亞洲是不是一定要有和一九一四年同樣的事，且一定要等到看見與一九一九年同樣的情景時纔問怎樣會發生此事而且何以會發生，能不能彌患於未然。

第十三章 美國能否制止遠東戰爭

一九四〇年四月

戰場在中國

原著：“Must We Fight in Asia?” by N. Peltor

譯作者 鑠 渥

發行者 中美出版公司

經售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0.00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實價每冊)

821937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